思無邪匯寶

貳拾

陳慶浩博士・王秋桂博士 主編

巫山艷史／清・不題撰人

株林野史／清・不題撰人

思無邪滙寶 ㊁㊉ 冊／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巫山艷史]

／清・「不題撰人」

[株林野史]

／清・「不題撰人」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
成易圖書有限公司 編輯製作

《思無邪滙寶》總序

很多中國古籍，因戰亂、政治或其他原因，再加上自然的淘汰，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其中尤以被視爲俗文學的小說、戲劇、唱本等，流失最多。傳統漢文化輕視這些作品，公私書目中極少著錄，公私藏書亦鮮蒐集，且在元明清三代，屢遭禁止，毀版焚書，時有所聞。在各類書中，豔情小說，受害最烈。除了官方明令禁毀外，社會輿論、各階層的社會組織，都極力制止此類書籍之流通。但另一方面，社會的需要又使這些書籍不斷出版，地下流行。不過，在強力壓制下，很多書籍都消失了；遺留下來的亦往往因不能公開發行的關係，印刷極不講究，錯漏甚多。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人，往往從禁毀書目或其他批判資料中，知道這類書籍的存在而無從閱讀，偶然接觸到坊間流行本，卻又質量太差，不僅難以窺見原作的眞面目，也難於作爲研究的對象。

好在自本世紀以來，西方文學思想東漸，使學術界注意到小說的價值，蒐集資料，編寫書目，從事研究的人愈來愈多。豔情小說作爲小說資料，漸漸被發現、介紹。另一方面，不少在本土消失的書籍，因早年流傳到海外，獲得保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俗文學書籍，當然有些是豔情小說。但無論是在海內外，這些資料均非一般研究者所能知，即偶有所知也難得一讀，更不要說作整體研究了。因此，直到目前還是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一個薄弱環節。

叢書總序

中國小說資料本國保存的不全，閱讀條件亦差，因而研究者往往需要飄洋過海，去域外讀這些書。前輩學人如鄭振鐸、孫楷第、王重民、劉修業、王古魯等，當代學人如李田意、柳存仁、吳曉鈴、馬幼垣、胡萬川諸位，皆曾專門去東西洋圖書館訪讀中國古代小說。本人多年來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研究，有緣至世界各地讀書，深知其間艱苦，故發願將中外所藏明清善本小說，匯爲一編，影印出版，供研究者使用。而身在國外，需覓國內合作者。數年前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世德、石昌渝兩位合作，編纂《古本小說叢刊》，原計畫將明清善本通俗小說盡數收入。然限於出版環境，豔情小說未能廁身其中。因此，將這些小說另行刊印，是必要的。但此類書籍原來印刷多極草率，且以保存未精，常有缺文殘頁；且不少書文字已漶漫，即原書亦不易辨識，影印自難卒讀；若干書版本繁多，亦勢難全部印行。故當務之急，乃出校刊排印本；或據別本校勘，務求通讀；有不同版本者，又需一一校勘，作出定本，方能爲研究者使用。將來有條件時再擇其中有價值而清晰者影印。

本叢書計收書五十種，採用版本超過百種，另又收若干附錄。除國內蒐集到部分資料外，大部分資料採自日本、俄羅斯、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等諸國圖書館及私人藏書。其中如全本《姑妄言》、《海陵佚史》及《龍陽逸史》等，皆爲首次面世者。《海陵佚史》爲《醒世恆言》第二十三回〈金海陵縱慾亡身〉的前身，而比此回篇幅大一倍以上，主要是豔情描寫部分，這對我們了解《三言》的來歷大有幫助。《姑妄言》爲雍正庚戌序抄本，長達百萬言，是繼《金瓶梅》後的一部豔情巨著。此書未見記錄，抄本是從莫斯科的俄羅斯國立圖書館引渡回來的。刊本《僧尼孽海》亦初次應用於校刊中。《肉蒲團》爲常見之書，然流行者多爲日本刊本或此刊本

之排印本；偶有用清刊本者，亦未經詳細校勘。本叢書所收之《肉蒲團》，根據有代表性之刊本抄本六種校勘，除錄入各版本書影外，又收各種插圖達百幅。各書之出版說明，既述故事梗概，說明所用版本情況及校勘各類技術問題外，關於作者及該書研究之成果，亦加簡述。此叢書所收諸書中，曾於本世紀排印出版者，不超過三分之一。這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中國豔情小說的大結集，所收的超過現存已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大陸近年來有豔情小說熱，出版了一批所謂明清豔情小說的書，其中大部分是言情小說，少數算得上豔情小說，但只採用一般坊本，整理粗糙，又隨意刪削，可稱劣本。禁錮不能抑制人性的需要，只能產生粗製濫造的劣品來。清代豔情小說屢禁不止，只弄得質量每下愈況，目前的情況亦復如此。

豔情小說有文言有白話，有長篇，亦有中篇、短篇。這批資料為我們展示了明清豔情小說的全景，亦讓我們看到文言小說發展到白話人情小說的若干線索。大致上文言小說到宋元，已漸衰落。明初瞿佑的《剪燈新話》，以及紛紛出現的仿作，可視為文言小說的中興。以後一直要待到《聊齋誌異》問世，文言小說又出現新高潮。但有一個過去少為研究注意的現象是元明時出現文言中篇小說如《嬌紅記》、《鍾情麗集》、《天緣奇遇》、《花神三妙傳》、《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篇幅較過往的文言小說長，能容納更多的故事情節，有較多的細節描寫和對話；文體也由純粹的文言加入白話詞語。這批作品大多為言情之作，亦有豔情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時代早的作品，文體較純；後來者則已雜有白話成份了。此類文言中篇，到萬曆年間發展出白話的才子佳人和豔情小說兩大流。由文言而白話的發展過程，在我們這套書中，也是有跡象可尋的。明清小說研究上常有繁本簡本出現先後問題的爭論，過去多從進化的觀點

來處理這個問題，認爲簡本在前繁本在後。最顯著的例子是馮夢龍將二十回本的《三遂平妖傳》擴充爲四十回本的《新平妖傳》。但研究者也發現有些小說是繁本在前簡本在後。豔情小說同一部小說出現繁簡本的情況甚多，爲我們提供研究這一問題非常豐富的資料。其實繁本簡本雖然情節大致相同，但文字則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是彼此文字大部分相同的，一是彼此文字沒有直接的關係。後者我們還沒有深入研究，印象中似乎都是簡本在前繁本在後的。前者則可肯定是繁本出現在簡本之前，沒有例外。這或可成爲我們判定明清白話小說繁簡本出現先後的通則。其原因並不複雜，在著作權沒得到保護的情況下，書商翻刻別家出版的小說時，爲了爭奪市場，或以降低售價，或以增加故事情節去招徠，有時甚至是兩種手段並用。要降價勢必要減低成本，最省事的方法是減少篇幅；保存原來的故事梗概而刪去細節描寫和詩詞韻文。刪節者爲求省時省力，不會另外寫一本書，而是就手上現成的書加以削減。因而絕大多數的文字是相同的。有的刪節者十分用心，要不是和繁本比較，幾乎找不到刪削的痕跡；也有些甚不用心，使情節斷裂不能通讀。又明清白話小說情節互相因襲情況嚴重，豔情小說更甚，若能分解構成各書相同或相類的故事情節，觀其流變，對了解各書之形成，彼此間的關係及其價值，也是有幫助的。

中國政治史甚發達而社會生活史料較欠缺，明清小說是了解當時社會的重要材料。豔情小說除了提供當時一般社會生活史料外，又特別反映了當時的性風俗、性心理等，爲後人研究此一時期的性文化提供豐富的資料。近年國內外興起性文化研究熱，注意發掘歷代房中著作，目前除考古所獲得資料外，又從醫部整理出不少房中著述，有人還注意到道家和佛家的有關作品，但對明清豔情小說中之資料所知無多。本叢書不單保存了一些房中理論，更重要的是記錄了許

多此方面的具體例證，展現了明清兩代多采多姿的性文化活動。在世界豔情文學史中，中國豔情小說有很特出的地位。比較西洋豔情小說，中國小說起源早，類型多，表現出一種比較健康自然的性觀念，和西洋處在宗教強大壓力下的反抗性的豔情小說，所表現的被扭曲的性觀念大異其趣。日本的豔情小說，則是從翻譯到模仿明清豔情小說再發展出來的。本叢書的出版，不僅有助於我們研究中國豔情文學，亦爲世界豔情文學的比較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

豔情小說或被稱爲風流小說、猥褻小說、穢褻小說、淫蕩小說等，諸家所指內容各不相同。本叢書所收乃是專以敍寫性愛或以敍寫性愛爲重點之一的小說。《天緣奇遇》、《三妙傳》等文言中篇，《空空幻》、《都是幻》等白話小說，皆以敍寫男歡女愛爲主，因直接的性愛描寫較少，故不選入本叢書中。有些書如《三續金瓶梅》、《梧桐影》等，雖亦未有大量直接的性描寫，然前者爲《金瓶梅》續書，屬《金瓶梅》系列之一；後者爲《肉蒲團》仿作，皆有助於全面了解此類著作，故亦收入。《情海緣》、《歡喜緣》兩書，雖爲民國時期所編，但因雜抄自明清豔情小說，故亦收入供比較研究。本叢書亦收入日本漢文豔情小說數種爲附錄，此類資料不多，但亦有參考價值。

西方漢學界較早注意中國性文化研究，五、六十年代，高羅佩就已寫出《中國古代房內考》及《秘戲圖考》兩書。隨著社會開放，性禁忌被打破，中國性文化亦成漢學家注意的焦點之一，豔情小說自然受到重視。有些豔情小說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金瓶梅》、《肉蒲團》、《繡榻野史》等，皆有多種外文譯本。若干學者且寫出豔情小說的論文。本叢書的編輯顧問，都是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權威，無論在資料蒐集翻譯和研究方面，都是出色當行。雷威安的法譯全

本《金瓶梅》，韓南的英譯《肉蒲團》都得到漢學界的讚許。但因為中國豔情小說資料未經全面整理，不論是翻譯還是研究，都只是使用有限的資料。缺乏好的校勘本，自然不能希望有完好的翻譯本；缺乏全面的資料，亦難苛求出現原創性的論文。這套書將過去被禁毀最慘烈、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明清豔情小說，鉅細靡遺，盡數收集，經過校勘整理，匯為一編，這是研究明清豔情小說的堅實基礎。明清豔情小說之欣賞、翻譯和研究都可開始了，我們期待著高水準的翻譯和傑出的研究成果。

陳慶浩

一九九四年八月於台北

編輯凡例

《思無邪滙寶》編輯凡例

一、版本　廣收現存各種版本，了解各版本間之關係，比較其價值，並以最初或最優版本爲底本。

二、文字一般按底本錄入；底本有誤時據別本校改者皆出校記。底本不誤而別本文字可供參考者亦酌量錄入校記。

三、俗體字、簡體字不引起誤會者一般依正體錄入；可能引起誤會者則用校勘符號標出或於校記說明，必要時於出版說明統一交代。

四、本叢書一律以「。」號斷句，原書各種符號皆取消。句讀基本依原書；原書句讀有誤時改正，不一一說明。原書無句讀者補入。

五、校勘符號：

(1)原書誤字誤詞應改正者，於該字或該詞後用（　）標示。

(2)原書文字衍出應刪去者，用〈　〉標出。

(3)原書缺去應補入文字用〔　〕標出。

(4)原書文字漶漫者逐字以□號標出。

(5)原書文字缺去者逐字以○號標出；數量不明者於校記中說明。

六、書影　所用各版本之扉頁、所有揷圖、首回首頁、印記及其他有助了解版本特徵者皆

收；序跋則依其重要性收錄，或全收，或只收首末頁。

七、各書皆有出版說明，述故事梗概，介紹作者資料，記版本情況及校勘有關事項。

八、附錄　各書後人序跋及有助於了解該書之資料，皆酌量附錄入書中供參考。

思無邪滙寶 貳拾 册

目錄

思無邪匯寶 貳拾 冊／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巫山艷史」

清・「不題撰人」

《巫山艷史》出版說明

《巫山艷史》故事梗概如下：

宋欽宗年間，蘇州長州縣書生李芳字悦蘭，父早喪，母新近過世。李生俊美風流，於二月間往郊外賞春射獵，偶入羅家花園，遇小姐翠雲及侍婢小娟，皆有意。射獵時又遇道人廣陽春，贈以九轉金丹以固元陽，錦囊三函以救急難。李芳回家服丹，陽物變大。夜見僕李旺與其妻秋蘭行房，翌日李旺離家，李生遂與秋蘭通。後鄰家失火，生開一錦囊，依法滅之。又遇廣陽春友伍雄，結爲兄弟。再訪翠雲，訂婚約，得與其主婢通。歸家後其表姐聞玉娥來送李母出殯。玉娥嫁徐家，不上一年夫死。李生趁機又通玉娥，玉娥願爲妾，出殯後返徐家。

李生有友梅悦菴，邀彼至家結社讀書。悦菴性喜男色，其繼妻月姬乃與李生通，又拉小姑素英下水。一次李生等相通時悦菴返，乃着之躲入大箱中。適梅家鄰秦仰山及其舅吳茂入府盜去大箱運回家中。秦女飛瑤開箱，見李生，皆驚懼。李生開錦囊，謂男女同歸，即可脱離。乃偕飛瑤返家。秦、吳兩人再出門時被捉入獄，李生乃爲關説救脱之。飛瑤乃托身於李生。

後悦菴邀李生同往南京應考，投寡婦江婉娘飯店。婉娘悦李生與通，願爲姬妾。李生中解元。時翠雲已返揚州，遂請悦菴同往向羅家提親得允。回程船上遇盜，僕李旺被殺。李生開第三錦囊得伍雄之助獲救。伍雄見世事不可爲擬入道，悦菴亦感生命無常棄家隨之。乃將其妻、妹及家産付托李生。李生又向徐家求聘玉娥蒙允婚。於是得羅翠雲、聞玉娥、梅素英、蕭月姬、

秦飛瑤、江婉娘、小娟及秋蘭，妻妾共八人，數年間有子六人。至南宋，廣道人與梅悦菴來找李生，生遂看破紅塵入道，終成正果。

＊　＊　＊

《巫山艷史》又稱《意中情》，十六回，不題撰人，亦無敍跋。就書中多次出現「廣」字，且有版本避「玄」字諱，估計爲康熙年間作品。

此書有下列兩種版本：

㈠六卷本　藏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雙紅堂文庫，二冊六卷十六回。每冊三卷：卷一第一至第二回，卷二第三至第四回，卷三第五至第七回，卷四第八至第十回，卷五第十一至第十三回，卷六第十四至第十六回。雙紅堂本封面題「巫山艷史」，右側中間有「丁酉仲夏下浣」六字，似非原書封面。次「巫山艷史目錄」，上半葉佚去，後人補抄，惟只抄回目中上聯，第七回則只抄下聯。下半葉殘闕，只補抄數字。目錄不分卷。正文首葉首行作「巫山艷史卷之一」，次行回次回目，各卷末又有「巫山艷史卷□終」一行，「□」代表卷次。正文單框，半葉九行行二十四字。版心單魚尾，上作「巫山艷史」下爲卷次葉次。雙紅堂本正文多處殘闕，有後人補抄。又有後人加入之眉批及行間批，如第一回李芳遇翠雲，因思「我李芳若得此女爲偶，不枉人生一世」一節，上有眉批：「舉此意而存此心，人皆有之。」第六回末行下批：「佳人有意郎君俏，紅粉無情浪子林（休）」一類。批書者又偶有圈點，封面之「丁酉仲夏下浣」，或正爲批者所題。此次校刊，即以此書爲底本。台北天一出版社影印的《巫山艷史》即據雙紅堂本。

㈡四卷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嘯花軒刊本。扉頁中題「巫山艷史」，右上方作「意中情」，

左下方署「嘯花軒藏版」。半葉九行，行二十七字。此本未見，以上據侯忠義之記錄。

底本之整理，以校勘符號爲之。至於若干常見俗體、簡體、異體字，如「站」作「跕」，「発」作「橙」，「癱」作「攤」，「攆」作「趲」，「默」作「嘿」，「漢」作「汗」，「咿」作「伊」，「睏」作「困」，「斤」作「觔」，「奶」作「妳」，「親」作「吣」，「瞅」作「揪」，「睬」或作「倸」或作「採」，「鴛」或作「夗」，「鴦」作「央」，「倒」或作「到」，「捨」或作「舍」，「裡」或作「里」，「猶」或作「尤」，「擱」或作「閣」，「晃」或作「愰」，「覆」或作「復」，「夠」或作「勾」，「樁」或作「庄」，「架」或作「駕」；與「挑」、「桃」不分，「已」、「以」不分，「掐」、「掐」不分，「妹」、「妹」不分，「耍」、「要」不分，「到」、「道」不分，「大」、「太」不分，「疆」、「殭」不分，「梢」、「捎」不分，「候」、「侯」不分，「陪」、「賠」不分，「回」、「迴」不分，「諧」、「偕」不分；以及慣用語詞如「麈尾」作「麈尾」，「恣意」作「姿意」，「輝煌」作「煇煌」，「朦朧」作「朦朧」，「豆腐」作「荳腐」，「碼頭」作「馬頭」，「寬敞」作「寬廠」，「看看」或作「堪堪」之類，則依文義統一逕改，不另一一說明。

此書情節，與其他艷情小說頗相似。如李芳偷窺家僕李旺與妻秋蘭行房，翌日李旺外出，即與秋蘭通事，和《桃花影》魏瑢窺僕褚貴與妻山茶交媾，待褚貴外出，即與山茶通事，如出一轍。李芳被月姬鎖入箱中，箱被劫，反得飛瑤一節，又與《濃情快史》武三思與李宜兒偷情，白公子返，避入箱中，箱被劫，反得玉妹相類。至悅菴入道贈李芳妻子及家財一段，《浪史》、《桃花影》及《章臺柳》等，亦有同樣情節。以錦囊脫難，乃爲常見之套數。就全書而論，主人翁到處有艷遇，終擁多嬌，實自文言中篇《天緣奇遇》以次常用之題材。若將此類小說套數

看成情節單元，研究各書如何構成，有何特點？或可觀其流變也。

《巫山艷史》在清代多次遭禁，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蘇郡設局收毀淫書目、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杭州府設局收毀淫書目、同治七年（一八六八）江蘇巡撫丁日昌查禁淫詞小說書目皆有著錄。

巫山豔史

丁酉仲[illegible]

東京大學藏六卷本巫山豔史封面

巫山艷史卷之一

第一回　佳公子尋春遇友　老道人物色贈丹

丈夫嶙峋俠骨肯靡靡繞指醋紅顏青劍掃情魔任笑蠻生酸腐嗤相如綠綺聞挑陋宋玉彩箋偷默須信是予衷素膽不向兒女譜

話說宋運將衰道君皇帝傳位于太子是爲欽宗奸佞秉除兵戈不時入寇天下紛紛難定江南蘇州府長州縣有一個少年文士姓李名芳字悅蘭生得人物秀美風流瀟灑人才出衆原住城中吳趨坊因祖上有功　皇上即位　加恩應改擢嶺南要缺

嬌姿入玉戲好中俗欲蘭分脩旧紆三嗔痴究私脩釋讒遲
鸞衾暖寢細膩而散其夜入素英月姬房中敘了相思第四夜
來到瓊蕊娘房內重整夫婦之情自此挨輪惟叙妻妾和偕
洞房春色飛滿門台真極人生之樂李芳見世道將衰干戈擾
攘遂花家隱逸不求聞達日與幾個美人追歡取樂賽過神仙
后以佳香配與景兒為妻數年之間有子六人過了幾春到了
兩宋廣道人同了梅悅蒼交我李芳孝芳遂將產業均都交與
孔子以付景兒夫婦好為經營竟拜廣道人為師看破紅塵遁
世修道逍遙自在不知去向後來均成正果　巫山艷史卷六終

意中情

巫山艷史

嘯花軒藏板

北京大學藏嘯花軒刊本巫山艷史扉頁

巫山艷史目錄

目終

校記

❶原書目錄右半頁已佚，後人抄補前八回回目上句（第七回例外，改錄下句）；左半頁則嚴重破損。今據正文回目補足，異文另參正文回目校記。

巫山艷史卷之一

第一回　佳公子尋春遇女　癡道人取蘆❶贈丹

丈夫崚嶒俠骨。肯靡靡繞指。酣紅醇青。劍掃情魔。任笑書生酸腐。嗤相如綠綺閒挑。陋宋玉彩箋偷賦。須信是子女柔腸。不向英雄譜。

話說宋運將衰。道君皇帝傳位於太子。是爲欽宗。奸佞未除。北金不時入寇。天下紛紛靡定。江南蘇州府長州縣。有一個少年文士。姓李名芳。字悅蘭。生得人物秀美。風流瀟落。人才出衆。家住城中吳趨坊。因祖上有功。皇上卽位加聖恩。改擢嶺南安撫。此時喪父。已殯先塋。母服雖□○○○葬。已□○○○○○○確期。年登二九。佳偶未諧。銳志○○○□□□□□□○。○○張謝。武賽孫吳。終日在家飲酒賦詩。似吟若□。

不覺魂□歡○。○書童備馬。往郊外射獵取樂。一回時値二月中春。百花開放。桃紅柳綠。觀之不盡。遊蜂對對攜香去。舞蝶雙雙撲面來。那李公子在馬上東觀西望。只見正南上有座莊院。數株楊柳。巉巖崱屴。層層碧氣沖霄。虬幹磥砢。鬱鬱青陰覆地。徐徐策馬前行。迤逦而來。已至莊門。乃下馬離鞍。把馬繫在一株枯楊樹上。着小童看守。獨自步過小橋。行至門邊。伸頭一望。只見園內景致非凡。雕欄曲檻。山石周遮。花花草草。猶若桃源別境。不勝驚訝羨慕。心中暗想。有此佳境。必是文人逸士所居。我李悅蘭此來。不爲虛度。可恨矮垣隔目。園扉緊閉。不能身入其中暢玩片時。正在躊躇之際。忽然一個遊蜂劈面飛來。把身軀靠門一閃。誰知園門是虛掩的。呀的一聲。幾乎撞了一跌。門已半啓。叫聲慚愧。正愁沒處進去。早知門是開的。賞玩亦已多時。遂把衣巾一整。袖中取出名人詩扇。緩步挨身往前行路。搖搖擺擺恣意遊觀。暢快之極。轉

過假山石畔。見一精巧臺子。鋪設得齊齊整整。裡面排烈(列)着香几方杌。器玩支(文)房俱是全備。李公子徘徊瞻眺。不禁心曠神怡。但靜悄悄並無人影。步入亭中觀玩一會。詩興勃勃。遂將身坐下。蘸滿霜毫。復起身題詩於壁。以贊園中景致。

小檻臨流上。疏窗傍竹開。
繁陰依弱柳。清影落長槐。
春色合幽草。卷峰帶古苔。
纖塵飛不到。啼鳥得頻來。

題畢擱筆。反手吟哦。自覺得意。吟完又四圍觀看。只見柱縫中紙角微露。探手取出。展開一看。蠅頭細楷。是一首詩。

老鶯少婦問春愁。幾度留春春不留。
昨日滿天落飛絮。閨人此後懶登樓。

看完。不覺大喜道。此乃閨中所作。竟得才情如此。不知何等人家。容貌佳麗否。我李芳若得此女爲偶。不枉人生一世。正在沈吟。只聽叮噹珮響。又聞蘭麝香飄。恍如鶯囀喬林。喁喁細語道。小姐。我們到亭子上去。玩耍一回。收了筆硯。再到綺春樓看牡丹可曾發蕊。隱隱將近。李公子欲待迎上前去。恐其廻避。即抽身往太湖石邊立着。幸有花枝遮蔽。但見主婢二人。攜手而行。小姐生得面似芙蓉。腰如楊柳。兩眉儼然淡淡春山。雙眸恍若盈盈秋水。金蓮窄窄。玉笋纖纖。風姿飄逸。媚態迎人。就是那侍女。也生得風流出衆。月貌如花。但覺珠鮮玉潤。丰采煥然。不要說別的。只這三寸金蓮。一枝玉笋。與小姐不相上下。年可十五六。正在破瓜之時。種種輕盈綽約。姿態絕世。眞美娃也。李公子看得神魂飄蕩。不覺失聲贊道。美哉。艷麗如斯。雖傾城不足過耳。小姐正與侍兒緩步輕移。手攙着手。剛走到亭邊。猛聽得有人贊美。吃驚回視。早見一個年

少書生。潛立花下。生得面如傅粉。唇若塗硃。風流俊雅。儀表超羣。早已爲之心動。欲前不能。欲後不可。忙把紈扇遮羞。退於侍兒身傍。那侍兒正待發作。見是個文士。便道。郎君何方人氏。無故擅入園中。輒敢偷看俺小姐。是何規矩。快些出去。休討沒趣。李公子就趨上前一步。深深作揖答道。小生乃本郡人氏。先君曾授招討。後贈樞密使。老母聞氏也封一品夫人。去世三年。單養小生一人。並無兄妹。姓李名芳。表字悅蘭。年方十八。尚未受室。因愛春光明媚。射獵郊原。不覺經過貴園。誤入桃源。得逢二位仙子。三生有幸。未知尊姓芳名。乞道其詳。那侍女笑道。原來是一位公子。失敬了。但是一說。又不與你比勢。又不與你做媒。嘮嘮叨叨講這許多何用。快些出去。我們要關園門哩。那小姐見侍兒搶白他。低聲道。小娟。既是他問姓名。你就說也不妨。侍女見小姐留情。遂微笑道。俺家姓羅。老爺單諱一個忠字。乃維揚人氏。曾授本處江寧路提舉。

止生俺一位小姐。名喚翠雲。自幼夫人過世。老爺自己訓授文墨。隨任在此。僑居西莊已有二年了。今老爺往揚州探望內姪還未回來。那李公子聽得無人在家。心中暗暗歡喜。正欲打算挑撥。只見童兒牽了馬匹。一路叫將進來道。相公。天色晚了。恐進城不及。快些回去罷。高聲吆喝而來。那小姐見有人進來。把李公子仔細看了一眼。忙與小娟轉身進內。李公子看他花枝招颭。繡帶飄揚。緩緩而去。又攔阻他不得。只得呆呆立着。險些掉下淚來。正在出神。那安童上前叫一聲。相公去罷。李公子沒處出氣。把安童罵了幾句。洋洋步出園門。臨轉身又望裡邊張張。方跨上雕鞍。揚鞭縱馬。安童在後緊緊跟着。約行四五里之遙。忽見一個雪白的兎兒。在馬前擴過。李公子隨向安童手裡取了弓箭。暗暗禱祝。俺李芳若與羅翠雲該有姻緣之分。此箭射中兎兒。以卜先兆。說時遲。那時快。左手彎弓。右手搭箭。叫聲。着。颼的一聲。不偏不斜。剛剛射

在兎兒左腿上。那兎兒負痛。徑邪剌里望北而走。李公子拍着馬。揮鞭緊趕。那兎兒見人追趕。緊追緊走。慢趕慢行。追有二里之外。看看天晚。心下有些着急。不覺狂風驟起。霎時間這兎兒竟不見了。公子驚疑。回頭看看安童。杳無踪影。正在着忙之際。只見一個老年道人。頭戴七星巾。身穿淡黃衲襖。足履芒鞋。手執麈尾。背負葫蘆。腰繫麻縧。一路口中唱着歌詞。飄然有出世風姿。來到馬前。看見李公子執馬沈吟。乃含笑稽首道。郎君何事沈吟。可得相聞否。李公子即忙下馬。欠身拜道。小生李芳。因射兎錯路。望乞仙師指示。道人呵呵大笑道。郎君心事我已盡知。也是合當有緣。天假之遇。豈爲無故。自後汝之奇遇頗多。我有九轉金丹一粒。與汝飲之。以固後天。不致損元傷身。就在背上取下葫蘆。揭蓋傾出一粒丹藥。還有錦囊三函。急難之際開看。自有妙用。侍汝功成名遂後。我來探望。李公子拜受問道。仙師行踪。何處留雲。更請大名。以

便弟子不時奉祀。聊酬盛意。道人說。若問俺的住處。不在楊柳岸曉風殘月。決在小橋邊杏塢桃溪。俺俗家姓程。江湖上傳說廣陽春即是也。言畢。化陣清風。倏然不見。公子驚訝不定。遲疑半晌。方見安童飛奔尋來。走得汗流脊背。氣喘吁吁。叫道。相公慢走。一徑往前。還不住步。公子見他着忙。遂招呼道。安童。我在這裡。童兒回頭。見主人站在那邊。正要上馬。就立住了。一頭吼氣。便問道。相公方纔射着的兎兒呢。公子遂將遇着道人之事。對他說了。童兒不勝欣喜。隨手將弓接了。笑道。可惜失却一枝雕翎羽箭。主僕遂慢慢轉出塘口。望東策馬而行。但見天色清朗。殘月在樹。一路歸家。未知此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取」原作「助」，「蘆」字原書似作「盧」，據內文情節改。

第二回　困良宵破壁覷人歡　驚好夢牽衣分己愛

人人盡説風流好。風流却逐東風老。情事總憑天。春燈伴雨眠。　多情惟有月。縱冷還如雪。溫柔是故鄉。只愁人斷腸。

話説李公子來到城門。尚未關閉。遂慢慢進城。且喜月色皎潔。到了自己府第。早有管門蒼頭接着。嘓嘓噥噥埋怨小主人。説個不了。公子也不理他。竟到書房中坐下。童兒點上銀燈。廚下家人搬進夜膳。擺在桌上。公子用過了。只見家人李旺走來。稟道。先奶奶下葬日期。定於四月十六日。欲到浙江買辦木石等物。稟知公子。明日起身。公子可有別的吩咐。公子道。既在明日動身。銀子可曾周備。李旺答道。俱已端正的了。公子道。你轉來到嘉興。可順便接了聞家姑娘來。省得又多一番往返。李旺應聲。曉得。他自去收拾起身。不在話下。却説公子坐在書房。喚童

兒烹茶。焚香靜息。尋思日間所遇美人。自言自語道。不要說這小姐。就是那個侍兒。看他含笑倩兮。整鬟自若。態有餘妍。十分可意。不知我李芳有緣得能親近否。想了一會。孤孤悽悽。不覺失聲浩歎。童兒在暗地裡。做了無數鬼臉。笑他着魔。飲畢了茶。叫聲。公子睡去罷。公子回言道。你先去睡。我還要看書。不要在這裡混擾。童兒應聲。自去睡了。公子乃於胸前。拿出道人贈的藥來。望空拜了一拜。一吸而盡。只覺遍體舒暢。下面陽物亦自微微亂跳。心中不勝驚異。復將錦囊三函。結於裡衣胸前。乃回後樓去睡。打從花廳轉過迴廊。一應家人俱已熟睡。靜悄無聲。但見月明如晝。萬籟寂然。信步進內。從李旺房前經過。窗紙尚有亮光。又聽得笑語之聲。遂立住了脚。佈在窗縫裡一張。裡面燈火未滅。看不清楚。把窗紙攔了一個洞。向內細觀。原來李旺與妻子送行。兩個人脫得精赤光光。在床上雲雨。鏖戰興濃。公子看他們弄了一會。聽那李旺

說。心肝。我與你到春凳上頑頑。他妻點一點頭。遂抱到凳上。提起雙足。直搗花房。抽了一二百抽。騷水不住的流將出來。低聲喚道。罷麼。我裡面不知爲何。像蟲鑽的一般。有些難過。快快完了罷。口裡這樣說。下面只管迎將上來。雙手抱住丈夫。玉體全偎。金蓮半墜。斜乜俏眼。嬌聲低喚。十分動興。引得李旺神魂無主。抵住花心。狠狠抽了幾十抽。不覺洩了。遂起身揩抹。喞的一聲。拔出陽物。陰門正朝着外面。且自生得白淨。微微幾根細毛。雞冠直吐。淫水微濡。好不可愛。公子在外看得面紅耳熱。意蕩神迷。按納不住。下面的陽物。如枹杵一般。伸手一摸。吃一大驚。這物竟比前大不相同。長了一寸。大有一圍。青筋暴綻。不住的跳。又驚又喜。喜的是道人丹藥奇驗。驚的是如何處置。雙手捧定。仍往內看。只見李旺抱了婦人。親嘴摸乳。撫弄肉麻。又把一隻白腿兒。架在臂上。捏着金蓮說。我不愛你別的。只愛你這小脚兒。眞正有趣。說罷。淫興復熾。

抱到床邊。放下來橫眠榻上。分開兩隻白腿。又弄將起來。唧唧嘖嘖。不多一回。就歇了。吹燈安睡。不題。豈知小主人看得不亦樂乎。見無動靜了。方一步懶一步。走到房中。和衣睡下。一夜胡思亂想。不得安寢。比及天色微明。反沈沈睡着了。那李旺妻子名喚秋蘭。年止二十三歲。生得妖妖嬈嬈。描眉畫脂。臉襯桃花。腰垂楊柳。脚兒纏得小小的。是一個風流人物。看得小主人美麗。每欲親近。奈有丈夫在家。不得遂心。却好這夜丈夫要往浙江去。兩相嬉嬲之後。安眠未幾。即於五鼓起身。收拾行李。打發丈夫出了後牆門而去。躭躭擱擱已是黎明光景。進房梳洗停當。盛了臉水。送到公子房中。叫道。景兒。臉水在此。立了一會。無人答應。悄步進房一看。只見公子好夢初回。正在翻身。就近前叫道。公子起來淨臉。公子聽喚。連忙坐起身。見秋蘭獨自一人站着。身穿艷服。兩鬢堆鴉。雙眉拂翠。半露櫻桃。微微含笑。賣弄風情。公子便問秋蘭。你丈夫可

曾起身否。秋蘭答道。是五鼓動身的。公子聽了大喜。說道。你這件裡面。可生甚麼舌兒在內。秋蘭不懂。回說。沒有。公子說。既然沒有。怎麼喊叫。想是個痞塊。秋蘭就曉得昨夜被他窺聽了。滿面通紅。秋波斜溜。轉身欲走。公子急跨下床。一把扯住衣襟。叫聲。姐姐那裡去。我與你耍耍兒。秋蘭假意道。公子放手。被童兒看見了。像甚麼樣。那公子摟過來。把手挿入他褲襠。摸着陰戶。早有滑精流出。就伸一個指頭進去探一探。秋蘭把身軀一閃。抱在公子身上。公子見他興發。遂捺倒床上。解其裙褲。秋蘭半推半就。露出雪白的腿兒。公子分開雙股。覷定陰門。將龜頭湊着縫兒。往裡一挺。秃的一聲。容進半根。秋蘭叫聲。阿唷。連忙推住了。蹙雙眉把身體一歪。早已㧞了出來。便說道。有些害痛。可慢慢兒。他丈夫的陽物。大只一圍。長止三寸。那曾試過半尺多長。一手把握不來的這件東西。公子見他如此光景。隨即款款輕入。將陽具在外邊研擦移時。

引得秋蘭淫興大發。騷水直淋。也不管生熟。將雙手在公子屁股上一按。把身子往上一迎。早已稜頭沒腦進去了。公子乘勢一連幾挺。徹底沒根。狠提緊送。約二百餘抽。抽得一片聲響。如魚嚼水相似。秋蘭氣喘吁吁。腰肢亂擺。雙足齊勾。洋洋得意。四肢癱軟。有絲無氣。任憑公子抽送研弄。頂得酥癢難禁。花心□舞亂動。一陣陣丟了。公子乃取帕兒。與他揩拭乾淨。低頭看他陰戶。眞個生得有趣。豐隆突起。如□玉盂。顱上細草茸茸。像饅頭一樣。一條縫兒。微露紅心。乃伸手指進去撥弄花心。秋蘭在下面嬌聲喚道。快些完了罷。恐有人來。羞答答像甚麼。公子興發如狂。乃提起他雙足。捏了一捏。放上肩頭。提着鵝卵大的龜頭。往內一拄。漸漸盡根。大抽小弄。直搗花心。足足抽有千餘。幹的秋蘭津津有味。快活異常。顧不得鬢亂釵橫。恣意兒呼抱接湊。鸞鳳顚狂。正是。花心揉碎渾無主。粉汗沾濡別有香。當下公子初嘗滋味。纔曉得佳人裙帶

下。有此樂地。那秋蘭不但俏麗。又是個風騷班頭。兩下裡何肯住手。被景兒在門縫裡。已看得不耐煩了。兩人綢繆不已。見日上紗窗。方把龜頭頂緊花心。猛抽了一陣。纔一洩如注。公子叫快不絕。停了半晌。起身揩拭。秋蘭整髮穿衣。公子勾了香肩。親個嘴道。心肝。夜間早來。我在此等你。秋蘭帶笑點頭。輕輕推開公子。走出房來。劈頭撞見景兒。那景兒跟着看他只是笑。秋蘭滿面紅羞。把景兒推了一推。飛跑的進去了。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巫山艷史卷一終

第三回　一杯水頓熄鄰烟　百文錢訂交友誼

世事偏生意外。仙機篡定玄中。一番補救拗天公。方顯無窮妙用。　意氣縱横可□。□(胸)懷磊落難同。片時傾蓋各西東。漫道此心不共。

却說秋蘭去遠。景兒方低聲罵道。臭淫婦。你倒幹了歹事。不思量陪個小心。還要得罪我。且叫你認認景大叔着。不防公子已步至門邊。聽得分明。遂叫道。景兒。你說甚麼。安童連忙抵賴道。不曾說甚麼。公子傍門而立。將景兒指着罵道。小奴才。我明明聽得你說認認景大叔。你要人認得。且叫你先認認我着。難道目中竟沒有家主的麼。安童自知無禮。低着頭垂着手。不敢仰視。公子又說道。今日暫且寬恕。下次尚敢如此

不遜。或有妨礙於我的事。輕則家法。重則攆出。童兒默無一言。旋將臉水傾於盆中。請公子淨臉。李芳捲袖。向前盥漱。洗畢拭乾。又向鏡前整髮。叫景兒去喚秋蘭出來篦櫛。景兒答道。篦髮去喚一個待詔來。何必用他。公子瞋目回道。我歡喜他篦髮。不用待詔。你偏要違拗我麼。童兒見怒形於色。不敢怠慢。趦身進內來喚秋蘭。直至廚中。方見秋蘭依於門限。呆呆立着。景兒向前叫道。李旺嫂。公子請你做事哩。秋蘭疑他故意打趣。不覺兩頰暈紅。罵道。小猢猻。公子叫我做何事。景兒恐婦人在公子面前撥嘴。轉口說道。公子要你與他篦髮。我不曾有心取笑。開口便罵。是何道理。秋蘭見他說出眞情。反回答道。公子向來用待詔篦髮的。何用我篦。敢是講謊。童兒道。公子現在散髮等候。你去得遲了。又要罵我。是謊不是謊。你到房中。自然對質得的。秋蘭猶竚立不動。轉是別婦勸他走一遭。不要難爲童兒。秋蘭方洋洋移步。自言自語道。男兒篦

髮。幾曾見用着婦人。故意索落我進出。景兒在後。欲要說句趣話。又轉一念。縮住了口。同秋蘭來至房中。公子一見。遂含笑道。我頭上癢甚。要費你纖手與我篦櫛一番。何故許久方來。景兒接口說。李嫂疑是謊話。竟不肯來。若不是別人相勸。還要延挨哩。秋蘭笑道。從不曾用我篦髮。突然來叫。焉得不疑。公子想要省錢。不怕外人議論嗎。公子笑道。侍巾助櫛。皆汝輩分內之事。議論從何而生。不必遲延。快些篦罷。一面命景兒烹茶。秋蘭微微含笑。將羅袖半捲。款舒纖指。把公子頭髮握在掌中。拈取牙梳。轉向身後。細細篦櫛。花容映入鏡中。與公子之顏互相掩映。恍如一對玉人。彼此凝視而笑。公子反轉手去。欲挿入腰間索趣。秋蘭將身退後。不從其意。低低說道。早間□動。已被景兒撞見。叫我又羞又愁。快不要如此。竟爾旁若無人。公子笑答道。我已曉得了。方才將言語驚唬他。斷不敢敗我之事。秋蘭答道。孩子家的口。有何攔絆的。莫若檢

點些好。公子便縮手不前。秋蘭篦櫛一會。將髮攏起。插上玉釵。公子取過巾來。方欲戴上。只見景兒飛跑進房。大叫道。相公不好了。隔壁王家火着了。公子吃驚。正待舉步出看。回頭見秋蘭面色如灰。身軀抖戰。如翠花搖擺。乃安慰他道。諸事不妨。有我在此。因思廣陽道人錦囊。云有急難時開看。風烟不測。非急難而何。隨手向裡衣探出一函。拆開一看。內有朱符一道。另有寸箋。上寫。急取淨水一杯。將符焚化水中。左手高擎。向起火處一揖潑之。口呼急急如律令三聲。自然可保安寧。公子披頭看。即喚景兒取杯水並掣火來。安童即忙取到。公子把符焚於水杯之內。旋披海青。執杯出房。秋蘭顫顫說道。公子同了我去。李芳一頭走。一頭說道。你自家快來。幾步跑至廳前。已見火焰高出牆頭。拉雜瓦礫之聲震耳。家人紛然。走頭無路。公子鎮定心神。肅然向火一揖。將杯水往上潑去。口中念念有詞。可煞作怪。霎時間大雨傾盆。竟把數丈高火

燄。澆得烟氣俱無。公子退立堂中。猶然執杯在手。秋蘭此時方能止戰。笑逐顏開。說道。全虧這陣大雨澆滅了。不然怎好。回頭看公子執杯竚立。笑道。不把杯兒放在桌上。尚然執着是何故。公子回說。此雨即杯中之水。浸淫洋溢而來。擱杯恐其雨止耳。秋蘭指道。堦前積水半尺之深。火已滅矣。雨止何妨。李公子乃徐徐轉身。放杯於几。果見雨勢漸漸小了。公子心以爲奇。俄而雨住。秋蘭向前細問符水從何得來。只見管門蒼頭呵呵大笑。走進廳來。公子究其所笑何事。蒼頭回道。這雨落得稀奇。只在我家前後左右。不出一箭之外。似乎澆滅此火一般。豈非異事。公子聽了。心中不信。隨叫景兒備馬。欲自出門觀看。以驗眞假。秋蘭阻住道。公子尚未用早膳。不可枵腹而去。請進書房。叫人搬來吃了。再出門去看。公子點頭。秋蘭遂往廚下。着人將早膳搬到書房來。擺在桌上。公子進來。慢慢用畢。又命景兒也吃了。然後將馬牽出門前。滿街精濕

泥濘。公子扳鞍上馬。垂鞭慢行。早出半里之遙。果然街石乾燥。判然不同。李芳方欽敬廣陽眞乃神仙。因想天色尚早。何不仍向西莊一探。倘能再遇主婢。豈非天緣。於是縱馬出城。剛來到城門邊。只見酒鋪門首。衆人圍着一個長大漢子。紛紛攘攘。摩拳擦掌。像要相打的光景。那漢子全無懼色。大聲喝道。你這些狗男女。不怕死的過來。待洒家賞你們幾拳。衆人只是不放他走。也不敢上前打他。李公子有些疑惑。遂下了馬。分開衆人。問他道。漢子。你是何方人氏。爲有甚事。被衆人囉唣。可一一說個明白。我便好與你分處。漢子見有人問他。舉目觀看。見公子生得英姿俊偉。儀表不群。乃答道。洒家山西太原人氏。走慣江湖。遇見廣陽春道人。說起蘇州有一少年俠士。風流慷慨。堪稱義俠。故不遠千里而來。因行路飢渴。往酒肆中沽飲一壺。訪見俠友。就要到廣陵救應別事。恰正吃酒。不知這些狗頭。只管探頭探腦。瞧着洒家。俺便數說了幾

句。那些狗男女圍住了咱嚷鬧。不知何意。公子問道。那少年何姓何名。漢子答道。廣陽道人說。姓李名芳。公子就施禮道。原來是廣陽仙師的盛友。小弟便是李芳。請大駕至舍細談。那漢子大喜。納頭便拜道。俺伍雄今日得會英賢。大慰渴思。廣陽春所言不謬。待酒家會了酒鈔。偕兄登堂一拜可也。李公子笑道。些須酒資。何足介意。令小童清償。就請兄同行。一面吩咐童兒。將伍爺酒錢算還。自己也不騎馬。竟同伍雄攜手步行。衆人見李公子與漢子敍話。大家一哄而散。你道爲何。衆人見他面貌怪異。言語莽撞。疑是歹人。故爾圍繞着。今有本處文人接談。自然放心去了。二人來至府第。相讓登堂。重新見禮。結拜生死之交。伍雄要往揚州幹事。立刻作別。李芳款留不住。只得相留酒飯。贈他盤纏。就此拜別。日已趖西。童兒牽馬回來。回覆主人道。酒錢該一百二十文。已經清還了。公子點頭。因見天色已晚。就不再出。竟往書房靜坐。以待夜來

秋蘭之約。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美玉藏輝人不睬。誰個肯溫存。明珠含媚。俯首把心捫。

凄涼難說非容易。一淚一消魂。悠悠忽忽又黃昏。嗟往事。皺眉痕。

按下公子與秋蘭晚間交歡取樂。却說羅翠雲小姐。年方二九。因他父親爲人古執。又是遠宦他郡。故爾未擇佳偶。自從那日見了李公子風流俊逸。眉眼留情。忽被狂童沖散。心中好生牽掛。到晚間隨小娟出來關鎖園門。又到亭上。早見壁上龍蛇飛舞。一首五言律詩。清新幽韻。出自天然。益發喜悅。又見桌上一個亂紙團。乃是自己所作春怨詩兒。他不言語。等小娟收疊了東西。偕入閨中。坐下暗想。細觀此生。青年美質。舉止幽閒。我羅翠雲若得他配爲夫婦。也不枉我天生這樣才貌。度此

年王。(華)不知我終身如何結局。想到此處。不覺潸然悲切。低垂粉頸。暗暗偷彈珠淚。小娟在旁覺着此意。遂挑一句道。小姐年已及笄。不知老爺的主見。若能招得像園中所遇的這位公子一樣的佳婿。也不負小姐這等才貌。翠雲聽說。長嘆一聲道。自古紅顏薄命。那有這等僥倖。言訖。撲簌簌又掉下淚來。連那小娟也不勝傷感。便說道。小姐且自寬心。吉人自有天相。待小娟去拿棋兒與小姐下一盤。消遣悶懷。乃輕移蓮步。走下樓來。到了中庭。只見一枝雕翎羽箭。端端正正豎插在中間。即回身走到樓上報道。小姐你來看。眞也奇事。翠雲道。有甚奇事。大驚小怪。小娟便道。不知那裡一枝羽箭。插在庭中。我們這裡那得有此物件。可不奇怪。小姐聽說。半信半疑。同下樓來。到庭中一看。果然有一枝箭。插在地上。即伸手拔起看時。不勝駭異。月光下見箭上鐫着李芳名字。對小娟道。眞個奇事。小娟道。小姐看箭上有甚麼在上。翠雲遂將

箭上刻有名字說了。小娟驚喜道。依丫鬟看將起來。小姐的姻緣。決定在此箭上。乃天賜佳兆。日後自有應驗。且免愁煩。不須牽憶。小姐心下亦自暗暗歡喜。對小娟道。你明日到園中去看。若見此生再來。務必問個端的。小娟應聲。曉得。即回樓安歇。到了次日。小娟往園門首探望。不見影響。回覆小姐。翠雲悶悶不樂。雙臉暈紅。黛眉蹙恨。嘆道。鏡花水月。事屬烏有。我羅翠雲好癡念也。煩煩□□。又是黃昏時候。遂和衣而寢。

不表香閨寂寞。且說李公子。其夜與秋蘭歡會。狂蕩終宵。天色微明。秋蘭急起着衣。悄然入內。公子略略安睡。童兒已送進臉水。遂起身梳洗。用過早膳。換了華麗衣巾。也不帶景兒。獨自一人。悄悄然走出府門。一心要到西莊探看美人。低頭急行。一到園門口。早見小娟伸頭觀望。公子上前作揖。叫聲。姐姐。小生渴念貴園景致。遊玩未遍。故爾又來。未請台命。不敢擅入。小娟俏眼含情。淺顰低笑道。郎君來得正好。有一樁奇

事。我家小姐要問個明白。快到中堂去。待奴請小姐出來。遂讓公子進園。掩上園門。同到中堂。請公子坐下。自己轉身入內。公子默想。有何奇事。却要問我。持疑不定。少頃。只聽得環珮珊珊。香風馥郁。舉目看時。小娟在前。翠雲在後。走到屏邊。就立住了。微露半面。使小娟傳話。問說前晚拾箭的情由。公子聽了。也自稱奇。也將路上射兎遇仙之事。講得明明白白。那小娟不勝歡喜。便說道。依小姐看將起來。眞是天緣湊遇。必有夙世情根。何不兩下赤繩永繫。以遂百年締好。也不負神天作合。我小娟就算個月老。可不好麼。公子大悅。深深一揖道。姐姐高論。一點不差。我李芳願服。敢不遵命。翠雲聽見了。含羞微笑。縮了進去。李公子見小姐嬌羞媚態。含情退避。這一種輕盈舉止。丰神飄逸。不覺酥呆了。小娟見小姐害羞退進。即上前扯定衣袂。在背後推着小姐出來道。待我做個古押衙。一頭笑。一頭扯到外邊。小姐斜立屏旁。含情不語。公子上

前施禮道。實出天緣奇遇。望小姐垂愛。許諾姻親。庶不負小生一片誠心。翠雲欠身回禮。低低說道。妾將終身大事托付郎君。宜早善圖。不可日後使妾有白頭之嘆。徒有此一番舉動。豈不貽笑於人。幸諒之。李芳遂立誓道。若負小姐今日之情。神天不佑。言畢。解下碧玉扇墜。送爲定意。小姐伸手接了。叮囑早早央媒來說。不可遲誤。徘徊轉盼。眷戀情深。不忍分手。兩下你看我亭亭獨立。我看你楚楚無言。正在難捨難分之際。不期湊趣的天公。忽而烏雲四起。雷聲隱隱。驟雨盆傾。落個不住。公子暗暗歡喜。只是難爲小姐柔腸寸結。憂心如焚。天色看看黑將下來。公子假作着忙道。怎麼走呢。天將昏黑。又無雨具。怎生是好。小娟與翠雲在背後商量一回。進內端出了五六碗肴饌。都是腌臘美味。一壺桂花酒。端將出來。笑吟吟道。廚下便菜。公子請自飲一盃。日後總是一家人。不要見笑。若走不得。權在書房裡暫就一宵。只是沒有好床鋪。莫嫌

褻瀆。公子見留。喜得心窩裡沒搔癢處。呆呆坐着。看了桌上酒肴。只是不動。小娟道。公子怎不用一杯。李芳笑道。小生自來不喜獨飲。若是一人。再吃不下的。小娟道。你在自家裡呢。公子道。也要人陪的。小娟把眼睃着公子。笑了一笑。轉身入內。請翠雲出陪。小姐不肯。小娟笑道。後來少不得是夫妻。又無外人在此。有何妨礙。翠雲搖頭道。羞答答如何使得。小娟再三攛掇。扯扯拽拽。小姐被勸不過。勉強輕移蓮步。粉臉含羞。出來坐下。小娟在旁斟酒。翠雲天性不會飲酒。吃得一盃。兩頰暈紅。愈加標致。自古云。燈前月下的美人。丰韻百倍。公子見了。心搖目顫。漸漸把持不定。屢以眉目送情。翠雲亦自星眸斜溜。籠鬢默喻。只是低頭不語。公子篩了一盃酒。送至面前道。小姐請再用一盃。翠雲不好推却。又吃了一盃。不覺醉了。此時有一更光景。雲收雨散。皓月當空。映在小姐臉上。異常嬌艷。光彩射人。增無限風流。而翠雲力不勝酒。不能寧坐。起

身看着公子說道。妾因困酒。不得相陪。郎君諒之。公子欠身道。小姐請穩便。翠雲自同小娟進房安置。俄見小娟抱着衾枕。走來對李芳道。公子請睡罷。隨我來。公子執了燈。跟在後面。進了書房。看那房中幽雅精致。把燈放在桌上。看着小娟鋪設被褥。心中歡喜。□飲了□杯酒。有些醉意。走在小娟身邊立着。覷了臉說道。姐姐。我最怕獨睡。你今夜在此陪我睡了罷。小娟含羞。紅了臉。低低說道。你錯認了。我去請來陪你。一頭說。轉身就走。被李芳一把摟在懷裡。小娟力小。那裡掙得脫。嬌聲喚道。公子尊重些。快放了手。不要囉唣。我叫喊了噓。此時李芳慾心如火。那裡肯放。抱到床上。扯落小衣。按定了。捧起兩足。將龜頭醮些津唾。湊在緊緊窄窄粉嫩雪白綿軟的小東西裡面。拄將進去。小娟半推半就。粉臉通紅。柳眉顰蹙。捱了半晌。止進得半個頭兒。李芳只覺裡面緊暖裹住龜頭。十分有趣。淫心大發。乃捉定陽具。用力一頂。小娟叫聲。阿唷。

把身一閃。公子又是一挺。小娟又一閃。已塞進半根在內。陰門裡漲得滿滿的。小娟的毴口急迸。如火烙一般。那裡禁當得起。亂扯亂扭。伸手捏住杵柄。不容再進。嬌聲欲泣。輕喚。公子。小婢熬不起了。你住了。我眞個領你小姐那邊去。饒了我罷。若不抽了出來。定要痛死了。公子堪憐堪愛。遂拔了出來。扶起摟在懷中。溫存他。我的俏心肝。難爲你了。以後慢慢兒□要你了。小娟低頭一看。弄出了許多鮮血。毴門裡還是辣颼颼。合不攏的一般。回頭把公子瞅了一眼。倒在懷中。呻吟不絕。公子一頭與他撫摩。一頭問道。乖肉。如今可領我小姐那處去喲。小娟撒嬌嗔道。你擺佈得我好。還要領你去。再欺負小姐。看了陽物。着實打了一下道。你還要睁着眼。瞧我做甚麼。公子貼在臉上哀求他。小娟只是不肯。公子央懇道。姐姐今夜成就此事。日後把你做個小夫人。只得放開了雙膝。跪將下去。小娟輕輕打一下道。不害羞的饞臉。還不起來。我領便

領你去。不要像方纔這等用強便好。小姐若問。只說我不知道的喲。公子道。這個自然。不須吩咐。自有攀花手段。小娟道。倒是辣手段。於是領了公子。到翠雲臥房邊。道。這裡是了。你悄悄進去。不可造次。公子又與小娟肉麻了一會。小娟道。要去快些進去。不要假撇意兒。誤你工夫。公子一笑。遂自進房。小娟自到外廂。收拾而睡。公子進房。見燈尚未滅。輕輕走到床邊。掀開羅帳一看。小姐睡思正濃。蓋着紅綾繡衾。熏得撲鼻噴香。悄將被兒揭起看時。渾身白玉相似。並無半點瑕疵。一貌如花。却有萬千嬌態。止有小衣不脫。足上穿着大紅平底睡鞋。如紅菱相似。十分有興。那一種嬌媚睡容。香乳纖腰。粉頸朱唇。春彎雲股。色色可人。於是掛起羅帳。脫下衣服。輕輕跨上床來。揭開下面被兒。將手襯起小姐的下身。解開帶結。褪下了褲兒。露出那香馥馥。白鬆鬆。光油油。熱烘烘的妙物。吐些津液。搽在戶口。自己陽物上也抹了些。輕輕的掇開兩隻

小腳。騎上身去。把腿撲着兩邊。抵湊陰戶。將玉莖投入其中。翠雲只因
被酒。醉臥甚濃。不防護持。雖道履艱難。亦不致十分痛楚。公子款款抽
送。比及星眸驚閃之際。已早竊據含葩。只得將被角遮了粉臉。任其侮
弄。公子見翠雲已醒。伸手扯去被角。捧定香腮。親了一個嘴。便說道。我
的心肝。眞愛煞我也。因覩芳姿。情不能禁。故爾唐突。望乞恕罪。小姐嬌
羞滿面。低聲回道。妾素自貞持。足不及外。被君乘醉破我閨軀。不可視
如出牆桃李。願祈留意。幸甚幸甚。公子道。天緣湊合。百歲良姻。永締和
諧。勿以別慮掛心。言訖。挺身狂弄。漸入佳境。小姐亦漸得趣。竟不嬌啼。
津津水流出花間。呼呼氣微從口喘。柳腰輕蕩。鳳眼含斜。須臾繾綣情
濃。溶溶露滴。恍若夢寐。俯臥移時。以白綾帕拭取元紅。公子愛若珍寶。
遂大家相摟相抱。並頭睡下。復將翠雲身體撫摩。滑如羊脂。潤若膩玉。
又摸兩乳頭。更緊小有趣。看看摸到下面。翠雲忙將雙手遮了。公子俙

在嘴上道。心肝。還怕甚麼羞哟。摸摸何妨。翠雲笑笑。就放開了手。公子摸在上面。覺得光滑如絹。並無一根毳毛。生得綿團飽滿。十分有趣。公子淫心頓起。陽物昂然又舉。即翻身跨上。提起金蓮。架於肩頭。從新又幹起來。翠雲也不推阻。兩條手臂勾了公子。仰牝承受。公子放出本領。儘力抽聳。弄得下面唧唧有聲。翠雲嬌聲屢喚。媚態呈妍。其畏避處閃閃縮縮。其貪戀處迎湊不迭。公子知其得趣。深深提頂。將龜頭抓着了花心。研研擦擦。弄得翠雲酥癢異常。淫波滋溢。汩汩其來。頻把玉股掀起。迎湊麈柄。柳腰輕擺。口吐丁香。送於公子口中吮咂。公子見小姐風情脫灑。十分高興。一口氣七八百抽。翠雲氣喘吁吁的道。妾已頭目森眩。郎何馳驅太甚。李芳道。愛卿之至。不覺癡狂耳。於是款款輕輕。兩意綢繆。其樂無極。不覺東方已發白矣。不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巫山艷史卷二終

第五回　褰僕言巧脫良朋　迯母殯喜調表姊

香徑留烟。滯廊籠霧。個是蘇臺春□。翠鈿紅粧。銷得人亡國故。開笑靨夷光何老。泣秦望天涯誰訴。嘆古來傾國傾城。最是蛾眉把人遺誤。

却說李芳正與翠雲行樂。忽見窗紗漸漸明亮。於是匆匆雨散雲收。相偎假寐。不想小娟笑嘻嘻走到床前說道。二位新人恭喜。可起來罷。羞得翠雲忙把被兒遮了面龐。一時沒理會處。公子道。小姐不要怕羞。多是會中人了。翠雲露出粉臉道。你二人也曾有私來嗎。公子把夜來之事。一一說了。小娟亦嬌羞不語。三人遂打了和局。雙雙起身着衣下床。小娟在左右侍事。梳洗已畢。用過早膳。李芳竟不想回家。翠雲也不忍

遽離。二人手攙着手。小娟後隨。同到園中各處遊玩。遇有賞心之處。翠雲未曾題咏過的。公子倡句。小姐和韻。已經翠雲有題咏的。公子步其原韻。情投意合。跬步相隨。到得晚來。用過夜膳之後。掌燈入房。主婢同赴陽台。好不樂極。一連住了三夜。翠雲恐怕父親回家。不敢再留。催促公子歸家。叮囑央媒求親。以定大事。公子應諾。挽手送到亭邊。又令小娟送出園扉。兩下分袂而別。李公子回到家中。老蒼頭李德盤問。那裡住了這三夜。李芳幼時□李德妻子韓氏奶大的。夫人臨終之時。又經遺囑蒼頭照察公子。如今韓氏年邁。在內總持家事。李芳所作所爲。李德倒要不時查究。所以有些懼他。公子見問。勉強支吾道。在梅府會文飲酒。李德道。老奴曾使景兒往問了兩三次。却回說不在他家呢。況且會文止須終日。飲酒不過終宵。那裡有連日連夜不歇的道理。先老爺止生公子一人。宗祧大事。書香一脉。都在公子身上。關係匪輕。當此春

和景明。正宜靜坐書房。潛心誦讀。將來方可博取功名。即使不能寧耐。暫時出門散心。遊玩半日一日。方是文人體統。而今不帶安童。三夜在外不歸家來。不是聚朋賭博。定然挾妓荒淫。廢時失業。蕩檢損身。竟忘却至重至大的擔子在肩頭上。豈非獃景。老奴受先夫人遺命。不惜苦口犯上。公子還該三思。及早改悔。李芳聽他數落一頓。亦有愧心。轉作意微笑道。爾之所言。深爲有理。但我素常自負。不屑與俗人爲伍。又且無錢。那有聚賭之事。至如青樓妓女。塗脂抹粉。情性乖張。亦豈我所留戀之人。不必多心相疑墮行。實在梅府留連詩酒。樂而忘返。他恐小廝混擾。故意回覆不在。以絕來踪。將來我還要住在他家。彼此切磋。以爲秋闈應試之計。斷無他事。公子這一□話。原是搪塞撮空他的。然說來有經有緯。頗堪入耳。蒼頭遂信以爲眞。乃點點頭道。若果如此。老奴也得放心。如今鄉紳子弟。恣意妄行。不堪入大方之目。惟梅府大爺。僅僅

高人一等。但聞得他亦有外好。終不脫紈袴習氣。公子得他相處。也要捨其短而取其長。庶能有益。李芳聽了。默然不答。蒼頭乃洋洋走開去了。公子走進書房靜坐。想起數日與翠雲小娟追歡取樂光景。眞是意外奇遇。未知何時再得相逢。此番雖可掩飾於一時。將來實難逗留於他處。心甚懸懸。殊爲愁悶。在家擔閣數日。欲尋秋蘭遣興。却好他送點心進來。不覺歡從心起。笑逐顏開。叫聲。秋嫂。怎的多日不見你。甚風兒吹得你來。秋蘭慍容回答道。多承記掛。如今已有妙人兒。奴是山花野草。不敢爭妍。料想我自沒緣。以後撇開。公子見他作嗔。一把扯住了道。我何曾有別個沾染。你休要錯怪了我。秋蘭道。前這幾夜。請問你在那裡。公子賴道。我自在好朋友家。連日會文。秋蘭瞅一眼道。哄那一個。遂抽身就走。公子還要招他說話。佯然不睬。竟自去了。公子笑道。婦人吃醋。一至於斯。慢慢覷巧挽回他便了。又過數日。公子正在書房呆呆坐

着。只見小廝飛跑進來報道。聞家小姐到了。公子遂出去迎接姐姐。這聞小姐名喚玉娥。與李芳是姑表姊弟。生得面如滿月。目若朗星。翠黛初舒楊柳。朱唇半吐櫻桃。窈窕輕盈。妖姿逸態。舉世所罕。十六歲上。就嫁在嘉興徐翰林家次子爲室。不上一年。徐公子成了怯症。色慾過度。竟嗚呼哀哉了。玉娥亦不是寡慾的人兒。無奈守了只兩年。玉慘花憔。難捱寂寞。却好李旺買辦灰石等料回來。到徐家報知。玉娥稟過公姑。帶了乳母丫鬟。一同李旺前來送姑娘出殯。到得府中下轎。丫鬟們簇擁進來。李芳接到廳上敍親親之誼。殷勤禮數。大家寒溫半晌。睁眼細看聞家表姊。好標致人兒。含羞帶笑。儀容俊逸。舉止蹁躚。雖則淡淡梳粧。越顯出丰姿俏麗。脚上穿一雙黑羅鳳頭鞋兒。不及三寸。纖小可愛。不覺心遙目蕩。神無所主。左顧右盼。凝睛注目。遙遙寄意。玉娥亦把秋波斜溜。眉黛偷顰。故意送情。二人已各有心。公子遂吩咐僕婦。打掃內

樓與閏小姐安宿。玉娥聞言。同了乳母與丫鬟桂香自進內去。公子料理安葬諸務。忙碌一會。不覺金烏西墜。用過了晚膳。又進去與玉娥一談。玉娥問道。你爲何還未成姻事。中饋無人。豈像宦家體統。不知你甚麼主見。公子道。沒甚主見。只是沒有中意的。所以蹉跎歲月。玉娥道。你要揀怎樣的人家。公子答道。婚姻大事。是朝歡暮樂。終身偎依着的。何可造次。門楣是外面虛風光。粧奩是□外假花哄。何須攀貴棄賤。重富欺貧。我倒一概不論。只是人的容貌是要緊的。若止憑媒人口中誇美爭強。說得十分嬌美。百樣娉婷。就聽信了。一說一成。及至娶到家來。僥倖五官端正。還是中等的規模。也算不幸中之幸。倘或貌似無鹽。容如嫫母。那時節棄之不可。依之不可。難道叫我這樣一個人。竟伴着鳩盤荼過日子。如何使得。所以寧可待遲。不必性急。務須要我親眼見過。中意方成。玉娥聽了笑道。你的主意固然老到。但是有名貌的人家閨女。

如何有得把你相看。寧非自誤大事。且問何等容貌。方能中得你的意思。公子含笑答道。我隨處留心。自有看見的日子。何必等待說親時。方去相看。若論我所中意的。說了這一句。就縮住口。笑而不言。玉娥問道。你所中意的。究竟是那一等。爲何只是笑。不明明白白說出來。却是爲何。公子見玉娥催逼。要他說出來。又見兩眼注在自己身上。面色微紅。愈堪嬌媚。乃帶笑說道。我的素願。只要容貌像得姐姐這般樣標致的。也就心滿意足了。玉娥聽見調起他。不覺粉臉低垂。含笑暗想。原來他也有心撩我。却值秋蘭送茶進房。就不言語。秋蘭說道。公子的茶。已叫景兒送在房中去了。公子回道。何不一並拿到這裡來。秋蘭道。已經送去。又不早說。我是不再去拿進來的喲。公子無奈。只得起身與玉娥作別。前往自己房中安睡。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紅曙卷窗紗。睡起半拖羅袂。何似等閒。直睡到日高還未。
催花陣陣玉樓風。玉樓人難睡。有了人兒一個。在眼前心裡。

却說光陰荏苒。倏忽季春時候。公子一日想起羅小姐。不知他的父親可曾歸來。放心不下。叫景兒備馬。往西莊探聽消息。一路上春色撩人。紅稀綠暗。日暖風和。按轡徐行。不知不覺已到西莊。遙見園門封鎖。不勝驚訝。遂下了馬。步到門邊。只見柱旁貼一條紅柬。寫着細細楷字。上前看時。上寫道。本宅今移居維揚府前韓處。一應人等。不得擅入。細認筆踪。(跡)像小姐寫的。纔知翠雲通知他的線索。呆呆想了一會。無奈上馬歸家。思想翠雲如此深心。欲待往廣陵求親。但母親安葬之期在邇。不能遠出。且待秋間再做區處。又不知他到維揚何幹。難道是他

父親定了姻。到那邊去做親不成。左思右想。憂愁迭至。到了自家門首。下馬進內。呆坐書房。秋蘭送茶點進來。公子見了他。把一腔愁悶都打入爪窪國裡。攜手含笑說道。你錯怪了我。竟置之不瞅不睬。於心何忍。秋蘭道。不是奴撇公子。是公子棄奴。你心忍得。難道我倒不忍得。公子剖白道。我心中實無別人。你不必多疑吃醋。今晚夜間。我在明樓底下等你。秋蘭洒(撒)脫了手。把指頭將公子臉上一撩道。休想。竟佯(揚)長去了。是晚用過夜飯。公子又往房中與玉娥敍話。不覺許久。俄見秋蘭進來。就不言語。公子與秋蘭打個照面。秋蘭只做不見。公子別了玉娥。抽身到明樓下等候。少時梧桐月出。朗如明鏡。等了多時。不見出來。無聊之極。心中又牽憶玉娥。取過瑤琴操弄一回。喻意傳情。淒涼幽雅。公子鼓罷。慾心如火。乃脫開上下衣服。露出那又粗又長的屌兒。兩手揝住。將身眠在醉翁椅上。把他消遣。那玉娥與秋蘭閒話一會。

已有一更天氣。各自歸房安歇。玉娥叫聲。桂香。可有茶麼。喚了幾聲。不見答應。罵道。小賤人。這等好睡。因口燥渴。自拿了燈兒出房。去喚乳母烹茶。打從胡梯下經過。公子只道是秋蘭。舉目一看。却是表姊。假意裝做睡着的。下面陽物。昂然堅舉豎起了。顚頭簸腦的。玉娥一眼睃着。喫一大驚。小小年紀。倒生得好大一副本錢。看看他是睡着的。就立住了想道。他獨自在此做甚麼。必與僕婦私約。在此等候。也未可知。又把燈近身照着。不覺春心蕩漾。慾火愈濃。以前口渴。到此時涎唾亂流出來。暗暗嘆口氣道。空生我一世。這等容貌。不能吟風弄月。竟做了水月鏡花。怎當長夜孤眠。耐盡霜清月冷。有誰憐愛。一頭想。輕移蓮步。走了幾步。心癢難禁。又走轉來照照他。火光裡越發看得愛人。遂想。夜深人靜。有誰知道。這等項大東西放進去。不知怎樣有趣。我就試試他如何滋味。一時按納不定。竟不顧羞恥。吹滅了燈。卸了下衣。跨上身去。就扒着

將花房湊準龜頭。輕輕一頓。已捱進半個。又是一套。奈陽物頗大。不能貶入。研研擦擦。原來玉娥陰戶生得淺小。撐住花心就十分爽快。淫水如注。坐起坐倒套了一陣。柔弱身體。手足戰慄。有些吃力了。又恐驚醒他來。不像模樣。住了手。待要跨落來。公子想。這樣上門生意。若輕放了去。過後倒要費力。就假喚一聲。秋蘭。你幾時來的。伸起兩手。拖牢了下面。撅起臀尖。突地一挺。盡根沒腦。亂頂亂聳。玉娥聽他認做秋蘭。將錯就錯。又不壞自己名頭。落得受用。倒箍定了肩頭。憑他在下一顛一迭。篤得花心發癢。得趣之極。公子在下面終不暢意。拖牢了翻身。把玉娥仰眠在椅上。分開兩股。蹻在兩旁。挺急腰胯。狠狠抽送。玉娥從未經此驍戰。酸癢異常。那裡禁持得定。嬌喘時吁。纖腰頻蕩。公子見他興動。伏在身上叫道。心肝。你今夜分外有趣。又乘起他金蓮來捏。道。心肝。你這雙脚又小了些。我喜歡聞家姐姐的這雙脚。小得有趣。心愛得緊。你今

夜竟活像他的了。玉娥只不回言。又摸他陰戶。生得高高的五樣俱全。把龜頭緊拄在花心裡。只管研磨。連叫。有趣。今夜快活煞我也。玉娥恐怕摹擬出冒名生員來。推開了要去。公子揣其意。也怕秋蘭撞來。各有心緒。就住了。李芳挑一句道。秋嫂。看你今夜不濟事。我不盡興。叫我那裡去另尋主顧。玉娥低聲道。尋你心愛的去。公子假意道。你知道我心愛那個。玉娥放一條門路道。方纔你自說明。愛他脚小的那個人。公子摟了親一個嘴道。乖肉。我依着你。今夜做個賊去偷偷看。於是放了手。玉娥先去。心想。或者他當眞來哩。虛掩房門。脫光了衣服。睡在床上等他。公子慢慢摸到房門口。門是不關上的。全不費力。踅至床邊。伸手進去一摸。赤條條仰臥着。拍開雙足。好像專等的。公子想。他青年美貌。風月性兒。守了幾年寂寞。怕不春心蕩漾。怪不得他猴急。待我與他個甜頭。不要被他賣淸。卸光了身子。鑽進床去。挺陽物插入陰門就弄。輕車

熟路。直抵含葩。架起金蓮。儘力抽頂。玉娥假作驚醒。叫道。阿呀。不好了。那個如此大膽。公子一道幹。答道。是你表弟李芳。玉娥道。你好作怪。趁我睡熟了。公然如此無禮。該得何罪。公子道。我方纔睡熟了。姐姐先無禮。特來效尤。玉娥見他識破。輕輕打一下道。滑賊。怎知方纔是我。李芳道。秋蘭沒有這樣馨香溫雅。怎如得姐姐的風流情趣。玉娥罵道。活油嘴。已知道了。不可露了風聲。以後隱愼些。公子點點頭。扯出繡枕。墊在他腰下。提起了小脚。沒稜沒腦。盡根抽頂。直弄得玉娥那牝蕊酸麻。神魂飛越。不勝痛快。佯佯酥軟。不住的仰牝迎套上來。鸞顚鳳倒。恨不得一口水吞在肚裡。公子捧了嬌滴滴粉臉問道。姐夫前日亦曾有此樂乎。玉娥應不出。搖搖頭。又問道。我幹得好否。玉娥在肩上撲一撲又點點頭。公子道。我既然好。怎不捨得叫我一聲。玉娥把兩條玉臂摟緊了。如鶯囀喬林。叫道。心肝。眞𠕇得好。如今愛煞你了。公子聽了。不覺心窩

搔癢。發猛深提重搗。一口氣數百數抽。狂頓了一陣。陽物跳了幾跳。不覺洩了。玉臂輕勾粉項。朱唇咂吐丁香。恩恩愛愛。交股而睡。以後見量而進。昧爽而出。秋蘭亦微知其事。玉娥弄熱了心腸。枕上海誓山盟。終身不捨。自願爲妾。公子應允相機而行。不覺光陰已是四月中旬。那日出殯。好不熱鬧。說不盡奢華齊整。完子(了)葬事。少不得設席款謝一切親鄰。諸事已畢。玉娥家中公姑來接。也要回去。兩下訂盟。情願做妾。臨別時戀戀不捨。無奈分手登程。正是。流淚眼看流淚眼。斷腸人送斷腸人。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校記

❶「李」原作「季」，據文義改。

第七回　結社談文消寂寞　遊園覩色惹相思

一縷風情天與錯。暮月朝雲。密恨誰堪訴。自掐檀痕臨史籍。

傷心拍遍高千古。　春到溪頭桃夭樹。葉葉翩翩。似流年

先負。淚眼問花花不語。碧紗窗下魂長住。

話說李芳在家無事。鎮日靜坐書房。憶及翠雲遠去。玉娥遄歸。曩時恩愛綢繆。恍如夢寐。未知何日重諧。了却相思夙債。仰首沈吟。淒涼萬狀。忽見安童手中拿一柬帖。遞與公子道。梅相公今晚請公子赴席。可去麼。公子道。可知是甚麼席。景兒回道。却不曾問得明白。公子猜疑不定。待至天晚。打扮齊整。竟到梅家來。閽人報知。梅悅菴恭身笑迎。二人挽手進廳。但見燈燭輝煌。珍羞羅列。止有一席酒筵。並無別客。李芳問道。還有何客。請來拜見。悅菴哈哈大笑道。就是尊兄一位。更有何客。遂請

公子坐於東席。自己西席相陪。飲了數巡。李芳道。請問我兄。此席爲何而設。悅菴笑道。大比伊邇。小弟愚意。欲邀衆友結一個社會考文。以待將來鏖戰。與兄商議。此舉不知可否。公子大喜道。我久欲結社會文。此乃名人才子所爲。有何不可。一應資用。俱是小弟分値便了。悅菴不勝欣躍道。不想吾兄亦有此豪興。眞俠士也。遂彼此歡呼暢飲。不一回。公子聽得堂簾內俏語笑聲。把眼瞟看簾中。見一婦人生得輕盈嬝娜。風流飄逸。猶如仙子臨凡。年約二十以外。又見一個閨女。年將二八。比那婦人更美。幽閒雅意。嬌媚動人。另有一種佳趣。不覺魂飛天外。坐立不安。乃起身告辭。約定了會文日期。悅菴再留少飲。李芳謝別。送出大門。一逕到家。一夜眠思夢想。寤寐不寧。那梅悅菴乃是蘇州望族。他祖曾任山西布政。與李家世代交厚。其妻亡過。續娶昆山蕭主事之女爲斷(繼)室。年止二十二歲。艷麗無雙。杏眼桃腮。描不盡他風流媚致。悅

菴天性不喜女色。酷愛男風。你道把這如花似玉的美人丟在一邊。怎不做出事來。更有一妹。年已十六歲。人物標致。不消說得。又且善於詩賦。兼能剪雪裁冰。會裏能粧。手韻百倍。繼室名喚月姬。妹子名喚素英。自從在簾內瞧見了李芳風流俊雅。貌美非常。兩相稱羨。一個聽知丈夫要結社會文。心中暗暗打算。要思量勾引他來上鈎。一個春心微動。惟願同偕伉儷。方稱才貌佳偶。兩兩擺脫不下。韶光迅駛。不覺已是天中佳節。梅悅菴發帖知會諸人。至期齊集家中。擬題作文。好不高興。文成繼之以酒。雄談濶論。出史入經。盡皆酣然而散。因悅菴尊李芳是個社主。才情又與衆人不同。留於後花園中書院下榻。以便時常講究。公子心中亦有兩個美人縈繫。巴不得藉此稽身。或可邂逅一時。且應前日搪塞蒼頭的謊話。於是打發安童回家說知。遂在園中讀書。悅菴亦不時陪着談今論古。但不能鎮常相伴。或有事他出。未免寂寞無聊。那

月姬起了這個念頭。一時也過不得。悶悶的日捱一日。及至社期過了。曉得丈夫留那妙人兒在園中安歇。心中不勝歡喜。躭延數日。有心打扮得齊齊整整。來到素英房中。含笑說道。小丫鬟對我說。園中榴花盛開。比往年更加繁華。池內荷花也開了無數。我同你去看看。素英道。聞得園內有人讀書。我們怎好去遊玩。月姬笑嘻嘻道。就是你前日贊他美貌的郎君。我還要替姑娘做媒。便與他瞧瞧何妨。素英曉得李生在園中功課。心內癢癢。不能自安。也要借端親近。聽了月姬當面取笑。不覺兩頰暈紅。一頭笑。趁着他打道。你自愛他。把這些無影話兒。加在我身上。嫂嫂。你私下招了你(他)罷。月姬笑道。我實愛他。不像你暗裡相思。於是二人說說笑笑。款那(挪)金蓮。來到園中。果見。柳陰深處。花發笑然文飾。曲徑幽閒。鳥啼自在笙簧。是日。李公子清晨起來。悅菴□□□往。獨自靜坐吟哦。不勝淒涼。乃作詩一首。消遣悶懷。

柔綠侵窗散曉陰。牙籤滿架獨披尋。

飛花落硯參硃色。□韻蕭蕭和短吟。

吟畢。投筆而起。步出書齋。竟至園中散心。舉目一看。早見兩個美人冉冉而來。香風馥郁。繡帶飄颻。金蓮緩款。笑語風流。比那簾內大不相同。公子看得癡癡迷迷。做出許多猷景。踱來擺去。賣弄風情。這兩位美人也不慌不忙。談笑自如。去看池中交頸鴛鴦。又去折一枝榴花。簪在素英鬢上。那月姬風風月月。舉止波俏。愈覺妖嬈。對着李生微微含笑。姑嫂二人指指搠搠。引得書猷魄散魂飛。兩下看來看去。調得火熱。恨不得摟在懷中。說句知心話兒。礙有素英在旁。不好交談。素英恐怕哥哥回來。把月姬推一推道。我們進去罷。在這裡覺得不雅相。遂款移蓮步先行。月姬只得轉身。臨去。回頭向着公子笑了一笑。又把秋波斜睃一眼。方纔移動三寸金蓮。輕盈柔態。猶如花枝招颭。飄飄而去。李芳癡呆

半晌。不覺長嘆一聲。咳。今後相思。須索害殺我也。落落寞寞。轉身回至房中。坐下想道。世間有如此風流美人。叫我如何撇得下。看他顧盼有情。頗屬留意。幾時能遂我之意。摟抱一回。死也甘心。這小婦人定是梅兄妻子。那閨女不知爲梅兄妹子。抑或其妻面上的內親亦未可知。只是在梅兄面上。不好意思。不然。挨那夜深時候。闖將進去。探個消息。未爲不可。左思右想。情不能遏。乃作秋波媚一闋。以紀其事。

一段盈盈。嬌紅膩白多□麗。曉山烟起。兩點眉痕細。斜睥□雲。映得龎兒媚。聲音美。低低俏俏。鶯囀花陰裡。

吟完。朗誦一遍。仍不放心。復出書齋。四圍探頭探腦。希冀又得相通。誰知花陰寂靜。惟聞鳥語啁啾。意興索然。漸漸紅日西沈。方一步懶一步。復進房中。呆呆坐着。無聊無賴。忽忽黃昏。又思人生斯世。奇遇那能多得。旣是他家妻妹。自然曉得我在園讀書。就該裹足不來。知之而復相

偕至園遊嬉。及見我在當前。更不即時迴避。說說笑笑。旁若無人。妖妖嬌嬌。實爲有意。他既傳情。我又何妨順從。古人說得好。行奸賣俏的事。止有兩人得知。不免夜間大着膽。試試我偷花手段。只要探梅兒歸與不歸。俄見童兒送出夜飯來。順口說道。我家相公。今夜自不回來的了。相公請自用罷。李芳知他不回。喜不自勝。連忙吃完了。又候童兒送了茶來。遂吩咐他先睡。假意拿着一本書。咿咿唔唔。吟哦了一會。料想書童熟睡。悄悄竟至園中。尋其樂境。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巫山艷史卷三終

第八回　艷美媛廳前私解珮　小嬌娃簾外暗消魂

有個人人。海棠標韻。飛燕輕盈。酒暈潮紅。羞蛾一笑生春。
爲伊無限關心。更說甚巫山楚雲。斗帳香消。紗窗月冷。着意溫存。

話說月姬見了李生風姿美麗。比前吃酒之夜。分外標致。好不垂涎。那素英終是個閨女。還不十分擱在心上。惟月姬乃是久曠渴思的艷婦。怎生放遣得下。急煎煎十分動火。千番百計。恁般方法勾得他上手。恰好是夜悅菴與小夥兒纏住了。不得歸家。眞乃天從人願。遂同素英吃了夜飯。各自回房安寢。起更之後。獨自一人。悄悄步出蘭房。做那紅拂私奔的故事。此時五月中旬。月明如晝。照得園中無微不見。剛到芍藥

亭邊。遠遠望見一人緩步而來。月姬眼乖。看得親切。正是己所羨慕之人。滿心歡喜。將身閃入花廳。內排一張藤榻在旁邊。心生一計。就睡在榻上假寐。以誘其入彀。你道爲何有藤榻在此。有個緣故。那梅悅菴因天氣炎熱。常在廳內納涼。遇巧即藏匿龍陽。在這廳塊做戰場。誰知自家妻子。今日亦在此誨淫。開門揖盜。可謂□□之報。這李公子走到花廳上。忽見一個佳人睡在榻上。近前細看。原來就是意中的美人。眞是喜從天降。身穿玉色羅衫。映出雪白肌膚。下繫水紅紗裙。手執鵝毛扇。斜掩腹上。一手做了枕頭。托着香腮。百倍風韻。一隻三寸金蓮。擱在榻靠上。穿着大紅高底鞋兒。十分可愛。卸下一幅裙子。露出紅紗袴兒。看得魂不附體。慾火飛騰。下面陽物直舉。硬如鐵杵一般。對了這樣標致婦人。色膽如天。不管三七廿一。跨上榻去。急急扯下小衣。捧起金蓮。挺着陽具。插入就弄。月姬假從夢中驚醒。也不裝腔使勢。含着笑臉道。好

大膽書生。擅敢姦淫良家婦女。三不知闖入轅門。該當何罪。李芳笑嘻嘻答道。因你丰韻多情。雖具釜鑊在前。亦所不畏。何懼罪乎。言訖。大展生平本事。狠抽急頂。深深點着含葩。俄而月上紗窗。照在身體上。光艷潤澤。渾如一團軟玉。有趣之極。慾心愈熾。一口氣疾速數百餘抽。弄得月姬遍體酥慵。心花舒暢。下面的淫水涓涓不絕。帕已三換。月姬把雙足勾緊在腰間。將臂兒掀起。聳身迎湊。一來一往。淫興狂騷。李芳見他百倍風情。異常興趣。故意將龜頭拄緊在花心裡。俯身不動。貼在臉上。吐過舌尖。抵在嘴裡。月姬含接了。吮了幾吮。怎奈玉戶中騷癢不過。狠命將雙手抱住李芳。把屁股亂搖亂迭。鳳眼乜斜。嬌聲低喚。佈在嘴邊道。再作急弄弄。快完了罷。休逗□人。□把金蓮亂蹬。李芳也有些把持不住。覺得龜頭上酸麻無比。儘力攮了百十餘抽。懸空一操。一洩如注。兩下溫存了半晌。撫玩移時。各自抽身。月姬挽手送至亭邊。叮嚀後會。

李芳唯唯。不勝歡喜。分手歸房。嗣後彼來此往。宛如夫婦之情。綢繆倍至。那素英小姐。自從那日與嫂嫂到園中遊玩。遇見李生之後。每夜牽心掛念。倏忽又將半月。適値一夜。黃昏獨坐。甚覺淒涼。不免到嫂嫂房中閒談一會。有何不可。手執羽扇。獨步徘徊。慢慢的走到月姬房邊。但聽得裡面笑聲吟吟。頗甚詫異。又不是哥哥聲音。殊爲可怪。把門推一推。乃是閂的。窗格裡䜌旺的燈光。就布在窗格上。睜睛往房裡一看。駭然心驚意亂。只見月姬脫得精赤條條。拍開兩腿。仰起肚皮。雙手抵在席上。歪着頭閉着眼。任□李生大抽大弄。提了兩足。顚一個不住。左搊右搠。十分高興。那月姬將陰戶迭得高高的。龜頭往左。亦往左迎。龜頭往右。就往右湊。淫聲浪語。好不騷發。那曉得姑娘在外偷視。這些風流解數。多看了去。俄而李公子把陽物禿地拔出。仰身睡着。昂然豎起了五六寸長這件大東西。月姬掇身跨上去。把陰戶湊定着龜頭。一坐下

去。套個進(盡)根。公子捧了他雪白的屁股。一起一落。月姬在上。一蹲一樁。不住的套了一會。李生又一個翻身。將月姬捺在底下。拎起兩隻小脚來。看玩多時。連呼有趣。雙手提得高高的。一眼覷定陰戶掀進拖出。觀其出入之勢。扯得下面唧唧嘖嘖。一片響聲盈耳。月姬只叫爽快不絕。低聲悄語道。心肝。你再弄一會。我眞快活死了。口中哼哼嬌聲喘氣。百般狂蕩。素英看得心癢難熬。暗暗想道。不知他二人幾時已勾搭上手。這等高興。可不肉麻。虧我嫂嫂這樣發騷。可不羞死。心雖如此想。下面亦有些作怪。陰戶裡熱烘烘。把手按住了。再要看時。忽然把燈滅了。靜悄悄絕無聲響。又聽了少頃。不得已方慢慢轉身回房。將燈兒剔明。悠然坐下。呆呆的想道。交媾之事。夫婦固所不免。李生容貌俊雅。體態風流。自是風月場中多情有趣的人兒。奴年已及笄。議婚正當其時。怎奈父亡母逝。惟有哥嫂在堂。全不以阿妹終身繫念。眼目前有如

此才貌雙全的郎君。並不提起議婚一事。反留他在花園中讀書。致令自己嬌妻生心外向。居然中冓之羞。寧不可嘆。吃酒之時。簾中偷覷。看嫂嫂早有垂涎之意。遊園之日。賣弄風情。左顧右盼。復有勾引之象。諺語云。男人偷女隔重山。女人偷男隔重紙。李生日夕在園。哥哥又時常不在家。焉知他不瞞着我。私下又到園中傳情送意。看着無人之際。兩下握雨攜雲。好事既成。日親日近。所以竟引入內房。停眠整宿。有此狂蕩之行。只可惜李生門楣雖舊。人物非凡。曷不尋覓一頭好親事。成室家之好。而乃蹈此淫穢。走入迷魂陣中。日前在園見奴丰采。難道不知道梅氏有美妹在。既已知之見之。自當急急央媒來此求親。美滿恩情。指日可待。又何必敗他人之門風。損自己之陰德。作此無行。嫂嫂也是名門舊族出身。自到我家。舉止固屬輕佻。性情亦爲淑愼。未嘗有些苟且。今日忽然不惜廉恥。置丈夫於度外。摟野漢於懷中。鸞顛鳳倒。雨驟

雲馳。全無一毫羞愧之心。眞個爲人所難料。這也是個孽帳。(障)哥哥日逐在外愛戀龍陽。把一個嬌艷娉婷如花似玉的人兒。丟他在冰窖裡不瞅不睬。如何忍過這花朝月夕。安然孤眠獨宿。絕無一點邪念之理。且令美貌書生鎭常在眼睛邊晃來晃去。乾柴遇着烈火。那裡有不燒着的。我是個黃花閨女。見了他尙然動火。嫂嫂是嘗過滋味的。到口之物。豈忍緘口不用。這也不要怪他。想了一會。冷清清的脫衣欲睡。褪下褲兒一看。襠內濕淋淋滲了一大塊。纔知是方纔流出來的騷水。暗暗笑道。暫(慚)愧我也這樣沒正經。但不知怎樣有趣。看我嫂嫂如此快活。耍弄得狠。翻來覆去。纏個不了。殊爲可笑。將身睡下。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不關愁。非干酒。柳絲搓得鵝兒就。腰肢瘦。時光驟。十三明月
滿弦時候。　拈花嗅。攜花走。花香翠颭銀塘皺。紅光溜。濃
烟透。金鴉待啄。裙籠荳蔻。

却說素英睡在床上。思思想想。終宵無眠。等得天色微明。就起身來梳洗停當。乃款移蓮步。環珮飄揚。竟到月姬房中。見他還睡在床上。因狂了這一夜。送了李芳出去。正在酣睡之際。被素英推醒來道。嫂嫂。你夜裡趁緊做甚生活。這樣好睡。月姬睏眼朦朧。姿態嘹呵。素英道。起來罷。只管睡着像什麼意思。月姬睜開眼睛。叫聲。姑娘。你怎起來的恁早。想是獨睡凄涼不穩。素英笑道。我倒不凄涼。特來與嫂嫂叫喜。夜來可得意否。媒也不消用得。眞正恭喜。月姬羞得滿面通紅。勉強說道。姑娘。喜

從何來。想是我不曾替姑娘做媒。必然嗔我了。素英正色道。你們做得好事。倒把汚言辱我。且待哥哥回來。自有區處。言畢。假意悻悻而去。月姬見他識破私事。已是心慌失錯(措)又見他認起眞來。益發錯愕不寧。呆了半晌。想了一會。必須如此。方能妥適無事。午飯之後。悄悄走到園中。關好了總門。進書房來。把此事對李芳一一說知。公子聽了。一驚不小。吐舌道。這便怎處。若梅兄知道了。使我何顏見面。這片干係不淺。如何是好。月姬附耳道。我家姑娘。看他意思。口雖如此說。心中也是愛你的。我們須得如此如此。恁般恁般。不怕他不入彀中。李芳聽了。鼓掌大笑道。妙計妙計。芳卿不但容貌絕世。抑且智量過人。可稱女中諸葛也。事不宜遲。誠恐梅兄早晚歸家。不當穩便。作速爲妙。二人計畫已定。月姬先去打點。外房有個大箱。移來擺在貼邊。李芳老早吃了晚飯。潛入房中。躲在箱裡。月姬走至素英房裡。甜言蜜語。陪罪懇釋。素英笑

道。我也與你戲謔。你自賊膽心虛。自家人說過就罷了。不須着急。月姬道。姑娘既是取笑話。不怪我。可到我房裡去耍耍。才得放心。素英笑笑道。就去就去。遂同月姬到房中坐下。也恐怕月姬拖他下水。留心防禦。各處觀看。並無破綻。方安心閒話。抹牌下棋。耍了一會。黃昏時候。玉兎朗懸。就同吃夜飯。月姬勸他多吃了兩杯酒。多有些醺意了。素英要回房去。月姬款留不放。說道。今夜你哥哥着小厮來說。有事羈身。還未歸家。你在此歇了。我們談談。消此長夜。庶不負此皓月。素英笑道。哥哥既不回來。我去了。讓你好同那生自在取樂。不要在這裡惹人厭憎。說罷竟走。月姬急急攔住道。我的事諒姑娘雪亮的了。但那生今晚不來。休得疑忌。素英只是搖頭道。我不信。倘然三不知走來。一時躲避不及。倒落你們的圈套。不要哄我。月姬見他留心。識破機關。便着急道。姑娘。省得你不信。同你去關鎖門戶。照看了。再進來何如。難道也不放心。素英

點點頭。遂同出去。一重重門都照看了。關得密層層毫無疑惑。安心回房。解衣卸粧。滅燈同進羅幃。兩個並頭睡下。素英戲道。嫂嫂。你這兩日花星照命。我若也變做了男子。不枉今宵同衾共枕一番。可惜這樣風流情趣的人兒。也是那生福分。該當造化。受用着你這標致美人。一手勾了月姬的粉頸。一手伸去摸他陰戶。但覺光軟如綿。好似出酵饅頭一般。挖個指頭進去探探。緊煖柔膩。素英道。果然有趣。妙得緊。怪不得男子愛他。我也動情起來。月姬笑笑。也伸手摸他小牝兒。素英將手掩定了。不容他摸。月姬頑道。我偏要摸一摸兒。素英被強不過。只得放開手。任他撫摩。月姬嘖嘖稱贊道。好東西。生得豐隆光潤。柔滑如脂。不知那個有福郎君來享用哩。月姬一頭笑。一頭扒上身邊道。我的親小姐。你動也不要動。待我弄你一個爽利。遂腿壓着腿。不住的亂迭。素英笑罵道。好個浪淫貨。這樣騷得緊。口內雖如此說。下面不知不覺也有些

發作。微微流出水來。默默暗𠻳涎唾。月姬知他已動情上鈎。輕輕咳嗽一聲。李芳在箱中。聽得咳嗽暗號。輕輕頂起箱蓋。鑽將出來。悄悄走到床邊跨上去。伏在月姬背後。月姬驀地裡掇起素英兩隻小小金蓮。笑說道。待我做個故事。與姑娘耍一耍。此時素英已調得心內火熱。神魂無主。憑他做作。月姬挽手。扯過李芳。貼近身來。李芳亦興動多時。不管生熟。挺着陽物伸將過去。月姬扠開半邊。扶他湊在素英牝上。說時遲那時快。李芳就是一挂。突地掀進一個龜頭。素英頓閃一唬。不番(審)何物聳入陰門。周圍裂痛。連忙伸手揑住了。乃是熱如火。硬如鐵。五六寸長。酒盃口大這根東西。這驚不小。不覺失聲道。啊呀不好了。被你們算計了。發猛要掙挫。早被月姬壓定在身上。封住雙手。動彈不得。已被李生點掇摧殘矣。月姬貼在臉上。花言巧語慰誘他。素英無奈含忍。任李生恣採花心。怎奈陰戶之中。猶如刀絞一般的疼痛。熬當不

起。見事已如此。也只得低低說道。既已被你們做弄了。也須憐惜我是含花嫩蕊。如何這等用蠻。好狠心人也。嬌啼宛轉。甚覺可憐。公子聽了。堪憐堪愛。於是款款輕輕。淺送輕提。溫存移時。漸漸滑落。已入佳境。公子不及自持。不覺雨潤嬌枝。花飛玉洞。月姬見事已和諧。即抽身起床。重新點起燈來。執在手中。揭開羅帳。笑嘻嘻叫聲。姑娘。你不要見怪。我為你費了一片苦心。這個媒可做得好麼。如今大家一心一意。沒得說了。素英含羞嗔道。通是你葬送我。拖人落水。還要數說。又對李芳道。你還不與我出出氣兒。低頭一看。只見鮮血淋漓。淌了一席。遂把李芳着實打一下道。好狠賊。你自己看看兇不兇。一邊揩拭。李芳接過月姬手裡的燭台。遞與素英執了。不由分說。把月姬拖將過來。掄倒了。高抬雙足。騰身馳驟。挺矛直刺花房。素英執燭在手。喜孜孜在旁觀風。但見。酥胸微露。俏眼半斜。粉臂横施。(拖)鬆抱一彎雪藕。脂香暗竊。輕搖三

寸金蓮。公子儘着本領。弄得月姬如風中捲絮。腰臀搧擺。四肢顛簸。叫快不絕。素英看得春心蕩漾。陰戶內就像蟲鑽一般。把兩隻腿緊緊的夾住。尚然耐不過。伸手將公子身上。着實掐了一把。公子知他動興了。遂發狠頂了一陣。撇了月姬。又接素英的燈與月姬拿了。將素英放倒了。捧起金蓮。看淸了這條細縫兒。挺着陽物。往內一聳。禿得一聲。已進去了。直抵花心。頂緊在牝蕊上。研揉了幾轉。遂淺抽深送。一口氣五落五提。素英纔覺津津有味。俏眼含情。玉臂伸舒。雙手摟抱。不勝愛羨。燈光之下。照得身上尤其嬌嫩。公子十分動興。佳趣倍增。撫捏酥乳。兩峰軟□糯潤。乘起金蓮看玩。穿着大紅繡鞋。小得可愛。伸手下摸陰戶。緊緊箍住麈柄。間不容髮。妙不可言。遂在上面連蹲幾蹲。伏身於他身上。勾了粉頸。臉偎着臉。吐送舌尖過去。素英吮了幾吮。亦以丁香答之。彼此含來吐去一會。李生不禁勃然。佈在嘴上。叫聲。我的親親小姐。好標

致人也。緊緊抱定了。發狠迭了百十餘抽。佯佯洩了。李芳不住叫有趣。於是雨散雲收。兩下摟住了。愛如珍寶。啼緊嘴唇。又將舌尖含咂一會。方纔揩拭。側身交股。月姬就枕。三人一頭並睡。恩愛異常。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人極計生藏春箱內　時窮情急竊寶鄰家

飛花點點飄。幽夢徐徐去。箋函和雨凍難開。心意知何處。
弄月忽成雙。捲絮誰爲主。索教春暖睡糊塗。啼笑憑春住。

話說姑嫂二人。與李芳恩情美滿。如魚得水。嗣後每夜一處交歡。輪流取樂。雖鸞鳳之在雲路。鸂鶒之戲蘭洲。不足喻其珍愛也。一宵。月姬熟睡。素英玉臂枕着李芳之首。低聲說道。郎君名門秀士。賤妾舊族嬌娃。並不若浪子淫娼。忘却禮義。止圖歡樂於目前者可比。妾之元紅既爲君家攫取。此身已屬李家之人。萬無再上他門之理。古人我亂我終。方成兩好。伏冀留心。速覓蹇修。向吾哥議姻。寸絲締約。私醜可揖。幸勿視同露水。索趣有情。尋盟無意。使妾抱恨於九泉也可。公子回道。小生姻事未諧。令兄亦所深悉。央媒說合。諒無不允之理。小姐千嬌百媚。善咏

能吟。眞所謂才貌雙全。鄙衷奚能恝然棄之。竟學元微之之□過。靜俟機會。幸無介懷。素英唯唯。兩相環抱而寢。似此已非一日。三人忘其所以。一宵。也是合當有事。吃過夜膳。正在房中交歡頑耍之時。只聽得外房門叩得甚急。細聽其聲。乃是梅悅菴歸家進來。三人一時無措。驚得面如土色。大家慌做一團。李公子走頭沒路。終是月姬還有智量。叫聲。李郎不要慌。你原到空箱裡去藏躲在內。安心睡着。待他出去了。我來開你出來。豈非神鬼不知。公子點頭。忙忙鑽進去躲了。月姬用鎖鎖着。然後出來開門。悅菴醉眼糊塗。問道。怎累我等了半日。纔來開門。月姬答道。我與姑娘在房下棋。你這幾日在那裡。幹甚勾當。撇我在家孤形冷靜。甚麼時候了。吃得這樣爛醉回來。悅菴也不回言。踉踉蹌蹌走到床邊。和衣睡倒了。素英見哥哥醉了。竟自回房。不表。月姬虛心來伏侍丈夫脫衣服。悅菴有些酒意。乘興勾了月姬粉頸。親親嘴道。我今夜愛

得你緊。必須一樂。就伸手摸他後庭。月姬把眼瞅着道。你胡邪了。誰容你幹那把刀兒。悅菴不由分說。剝得他赤條條。挺着陽物要弄。月姬一心兩頭要安頓他。無奈俯伏着。向起雪白的屁股。把丈夫捧着。吐些津唾抹在孔上。將龜頭湊準了。一支一搠。頂了幾頂。又搽些津唾在龜頭上。攮將進去。月姬只得熬耐了。憑他陸陸續續弄進去。抽拽了一陣。引得陰戶內酸癢異常。渾身痲木。遂一個翻身。擯出陽物。仰天睡着。把脚蹻得高高的。雙手捧牢毛都魯。將陰戶湊準了。縱身一迎。禿地滑了進去。亂顛亂套上來。悅菴已覺高興。挺身亂搗。不夠一歇。就完事了。抱定月姬。交頸而睡。不想梅氏花園之外。有個鄰人。姓秦。做漆匠生意。號喚仰山。一生專好的是賭。妻子吳氏每每諫阻。不時吵鬧。因成氣嗝而死。止有一女。小字飛瑤。生得溫柔妍雅。俏麗輕盈。不但容顏美艷。抑且性格聰明。女工針指。以及烹調諸事。無不精妙。惟是筆墨一道。無人傳授。

所以茫然。最愛淸趣。焚香煮茗。是其所好。其父見女不凡。自思相女配夫。往往有求親的。概不輕許。故年十七尙未受茶。這也不必冗敍。仰山自從妻亡之後。益發肆行無忌。終日三朋四友。聚集一堂。呼么喝六。抹牌□□。孶孶不倦。看看家私蕩的罄盡。飛瑤亦嘗苦勸。古云。江山易改。秉性難移。如何就肯聽女兒話。忽一日。有個人走進門來喚道。可在家麼。仰山伸頭出來一看。原來是舅子吳茂。忙笑臉相迎道。連日貴忙。原何再不見來走走。吳茂伸手一攤道。甚麼貴幹。這兩日竟不濟。幾乎連身子都輸了去。特來與你商量。有一注大財香。弄得來。便好翻本。要你做個幫手。若得穩取。確與你平分。仰山大喜道。那裡有個酒頭。帶了大大稍錢來。你要扎局。吃他的銅嗎。我就幫你何妨。吳茂道。不是這個道路。別有一樁生發。說着回頭看看。見沒有人。附耳低低道。自己旣沒本錢。只好做沒本錢的經紀。我看你們隔壁梅家。錢財廣有。人人曉得的。

其人常常纏住小夥兒在外飲酒宿歇。十日之中。倒有七八日不歸家業。內堂祇有他妻子妹子兩個婦人。容易防備。其餘家人僕婦。我打聽得分散各居群房。晚間即把堂門關斷。不容入內閒走。進去甚爲容易。我舉心要去偷竊他家。你是緊鄰。出了你的門就進他的屋。殊爲近便。又甚省力。你道如何。若肯助我一臂之力。所得東西當面均分。機會不可錯過。我與你後半世的受用。全在此一舉。仰山聽了。沈吟半晌。乃悄悄答道。老舅主見甚高。與其將本覓利。毋寧白手求財。一夜的工夫。可博半世安享。何樂而不爲。梅家貼在隔牆。也曉得他家私厚實。我不善於這一路。常常丟在半邊。毫不念及。耳內也聽人說他鎭夜在外胡纏。不歸家業。這都是實在消息。我們的好機會。若由大門入去。主人雖然不在。門上自有管門的。設有響動。就先有蹭蹬。倘能僥倖進得去。他的廳堂偏多。群房就在兩旁。夜深寂靜。保得竟沒有聲息。倘或聽見叫喊

起來。跑得快還能無事。如若稍慢片刻。內外夾攻。小則白白捱打。大則送官究治。如何是好。我想他的花園。離我家咫尺。園門自沒人管的。撬將進去。更爲省力。園中自然有路可通內室。走正路不如走捷路穩便。除了這一着。更無妙着了。吳茂拍手大笑道。算無遺策。此事穩諧矣。但不知何日可行。仰山笑道。你方纔說連身子幾乎都輸了。我也不必說冠冕話兒。實不相瞞。今朝晚飯米尙不知在那裡。要行這事。早一日。好一日。又說得好。揀日不如撞日。竟是今夜發利市。何須躭待。吳茂點頭道。說得是。我有錢在這裡。快去沽兩壺酒。買幾斤熟肉來。再切幾文豆腐。順便量了米來。安排停當。我們先吃一杯。壯膽行事。隨在腰間摸出百十文錢。交與仰山出門買辦。自己與飛瑤閒話。飛瑤說道。父親好賭。全然不能改悔。如今弄得一敗塗地。朝不保暮。不知將來作何結局。吳茂笑道。你不要惱。我們商量做一件事。不愁沒飯吃。說話之間。仰山已

買了酒肉回家來了。飛瑤盤問道。要做何事。被仰山喝住道。你女孩兒家。誰要你多管閒事。還不快些煮飯。飛瑤含着一汪眼淚。起身燒鍋作飯。郎舅二人相對坐下。歡呼暢飲。飯已炊熟。飛瑤獨自回房。心下已猜着八九。想起終身。珠淚盈腮。悶悶不悅。猜疑無定。和衣而睡。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❶

巫山艷史卷四終

校記

❶ 自「事」至「解」凡九字，原書漫漶，據文義補。

巫山艷史卷之五

第十一回　蠢偷兒開門揖盜　巧吉士接木移花

今宵何夕。月痕初照。等閒間一見猶難。平白地兩邊湊巧。向燈前見他。向燈前見他。一似夢中來到。何曾心料。他怕人瞧。驚臉兒紅還白。熱心兒火樣燒。

却說秦仰山與吳茂說說笑笑。不一時酒已告罄。隨立起身來。到廚下引火點燈。揭開鍋蓋一看。見飯已煮好。就盛將起來。擔至桌上。二人用大碗吃一個飽。然後下筯。仰山呼喚飛瑤來吃夜飯。飛瑤回覆睡了。不要吃。遂將餘飯劃起。收拾碗盞。洗滌乾淨。兩人復自整備應用家伙。耽耽閣閣。約已二更將近。吳茂道。好動身哩。街上久已無人行走。不要捱過功夫。仰山應諾。將燈火藏好。兩人後先出門。把門拄好。竟望梅家花

園而來。到了園門邊。吳茂使出本事。輕輕把門掇落。挨身而入。拔去門穿。仍將門兒掩上。拄好。李公子既不在園讀書。小廝自去安睡。莫說二人進來。即使再多幾個。也沒人曉得。一路彎彎曲曲。尋着通到內室的門。又是公子進來的時節做就活絡的。不費一毫氣力。就弄開了。當下無巧不成話。却好這夜悅菴歸家。夜深醉酒。又兼月姬心中懷着鬼胎。出來開門。被丈夫啯噥他開得遲了。就將言語支吾過去。隨了悅菴入房。竟失檢點。不曾把總門謹愼關閉。他二人一些兒不費力。如入無人之境。暗暗歡喜。吳茂在前。仰山在後。直入內房。悄悄窺覷。見房中桌上燈火不明不滅。靜觀床中。鼾聲如雷。羅幃低垂。悄若無人。只得大着膽子。躡足入內。把燈兒撲滅。細細一摸。那一樣不是值錢的。二人附耳商量。要揀頂大極重的東西。不可見貨便着。左掏右摸。有個大箱甚是沈重。上面用鎖鎖着。諒必收藏財貨珍寶之物。耳語。且抬了去。再來撈摸

別樣。兩人動手抬起。輕輕趦出門戶。繇園內急急舞到家中。扛進內室放下。復回身出門。仍舊把門掩上。匆匆又去了。飛瑤在睡夢之中。忽然驚覺。好是(似)父親聲音。霎時間不聽見響動。惟聞閉門之聲。滿腹疑心。遂起來一看。見當路橫着一隻大箱。知是二人所爲。乃悄悄尋取母親遺下的幾個匙鑰。開開看是什麼東西在內。恰好湊巧。一湊就中。揭起蓋兒一看。吃一大驚。忙退縮幾步。持疑不定。却原來扛了藏李公子這隻箱來。可不奇事。這隻箱若不用鎖的。他二人也揭開來摸摸看。或者李生早早頂起箱蓋。走出去了。你說月姬爲何用鎖。也是貪慾之故。他丈夫每酒醉回來。進房頑耍一回。就出去在外房安宿的時節多。或者有龍陽小廝在外。他進房來轉一轉。竟出去了。月姬捉着性兒慣的。指望丈夫仍出去了。開放李郎出來。再好取樂。所以鎖了。豈知是夜悅菴幹洩之後。竟抱定在身邊睡了。睡未長久。就被兩個偷兒把箱子

抬了去。李芳起初躲進去。唬得身子酥軟。後來聽得交媾之聲。便安然眠伏在內。只是這條孽根作怪。也在下面暴跳作威。捧了捏弄一陣。隨即沈沈的睡熟了。不知不覺被他們扛了來。隨等飛瑤開鎖聲響。揭起蓋來。方纔驚醒。跳出來定睛一看。全不是梅家內室。亦不見月姬素英兩個意中人。另是一位絕色佳人。遠遠立着。也在那邊端詳。正在四顧猜疑。那飛瑤開言道。請問郎君是何姓氏。細審尊度。諒非匪流。匿此箱中何意。公子遂將姓名家世一一說了。適遇急緒。暫避嫌疑。躲此箱內。不識移我至此何意。亦望小娘子說個明白。飛瑤即將父親娘舅所爲。從頭說了一遍。如今怎生是好。公子驚訝半晌。漫無良策。記起廣陽道人所贈錦囊。或有指出脫身之計。亦未可知。隨手胸前解下一函。就燈火拆開一看。一個小小柬帖上寫着。男女同歸。可保無患。看畢。藏於袖中。乃對飛瑤說道。事在兩難。可惜小娘子芳容秀質。屈陷於此。我若竟

自去了。他們回來。見箱中空空如也。必然向小娘子追究。縱使實說我藏在內。難道人家深房內室裡面。放着的箱子豈是藏人的。即使有曖昧之事。一時撞着人來。沒處躲避。偶爾借此隱身。又何須鎖着。作此謹密之事。況鎖是小娘子開的。此中不知有多少金銀財寶。公然藏匿過了。造此瞞天的大謊。騙着自己骨肉。是何道理。且箱是鎖的。女孩兒家就不該大膽私自開看。內中果係是人。又如何私自放走了去。種種疑竇。於小娘子大有不便。若令我仍然入此箱內。以待他們回來。小娘子固可安然無事。使他二人見我。滿肚皮奢望化爲冰消瓦解。必要在我身上出氣。而我以宦家子弟。豈肯默受無辜毒棒。略施小計。兩命直如螻蟻耳。即或緣小娘子起見。且返衷有愧。不與他們計較。而汝父如此作爲。一時偷不着。必思復趁於他時。一家偷不着。必思復移於他家。漸漸手熟。無所不至。失主控告衙門。捕役密訪搜拿。一有敗露。捉到當官。

嚴行拷打。不怕不招。打招之後。追起贓來。勢必有花銷無抵者。那時嚴嚴追究。無處設措。終必貽累及汝。賣身完贓。必然之事。此固日後的貽害。且慢商量。只說此刻。小娘子開鎖放我出來。又令我入此箱內。洗脫自己身子。一出一入。殊難爲情。不識有何高見。望明以教我。飛瑤聽了公子這一席話。要叫他脫身而去。何以發付父親娘舅。若叫他仍舊入此箱內。看了李芳人品軒昂。風姿俊雅。又不忍逼令復入。左思右想。計無所出。又轉到日後事發。賣身完贓的地步。空生我這般才貌。將來終身不知如何結局。不覺潸然淚下。公子道。此時哭也無益。快些設一個兩全法兒方好。飛瑤只是低頭不語。公子含笑道。小生倒有一個愚見。若能允從。可保永無後患。飛瑤低問。何策。公子答道。小生固不敢自居爲才子。小娘子實無忝於佳人。如不嫌區區庸劣。願結絲羅。一同偕往。遁於舍下隱藏。一者可免目前禍患。二來小娘子終身有托。尊意以爲

何如。請自思之。飛瑤細聽此言。甚是有理。況且公子風流俊逸。相對已覺心醉。又且宦家子弟。安富尊榮。心中怎不樂從。只是不好啓齒。紅了臉。默默不答。公子催促道。事不宜退。(遲)可否早爲定奪。若荷見允。即請同行。如鴻飛冥冥。弋人亦何慕之有。倘以婚姻非兒女所可主持。禮之所在。斷不敢違。我亦決不能爲小娘子而罹害。即從此逝矣。毋貽後悔。飛瑤不得已。方低低說道。既蒙公子不棄寒微。只是貌陋。幸充侍下陳足矣。公子大喜。遂上前手挽着手。走出門來。仍把門兒來掩上。方才舉步。那飛瑤未出閨門之女。脚小伶仃。心中又恐懼。如何行走得快。事在情急耽驚。公子無奈。只得背了他。大踏步竟望自家一路奔來。到了門首放落。急急敲門。蒼頭在睡夢中驚醒。聽得叩門甚急。不及點燈。披衣出來開門。公子挽了飛瑤的手。走了進門。蒼頭問道。公子在梅府讀書。爲甚到這時候同人回家。李芳置之不答。竟同飛瑤直入內房。喚

起秋蘭。將飛瑤托他安頓宿處。隨又出來。見管門蒼頭已經閉門復睡。遂自進房而睡。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憐情爲了他人事　愛色旋移別處歡

新涼睡起。蘭湯試浴郎偷覷。去曾嗔怒。來便生歡喜。　女道無心。郎道奴如此。情如水。易開難斷。若個知生死。

却說秦仰山郎舅二人。復出門來。不隄防被夜巡捉住了。究出偷竊情事。到了天明。稟知本官。立刻帶到衙門。坐堂審問。招了偷出一隻箱子。各打三十板。差押出門取贓。仰山同到家中一看。空空如也。僅存一隻舊箱。連女兒也不見了。又苦又惱。差人起不出贓。仍復押去回覆官府。將情稟上。官府如何肯信。各人又加一夾棍。仰山哀哀稟道。昨夜扛箱回家的時節。箱子是鎖着的。因想復到他家。再偷些別項東西。不及開看。就同走出門。遂被拿獲。家中止有一個女兒。名喚飛瑤。年已十七歲。如今押回取贓。箱子開着。女兒不知去向。求老爺把小的女兒緝拿到

案。審問的實。就有贓了。此時夾死小的們。也招不出什麼贓來。官府知是眞情。卸了夾棒。將二人收監。遂即差捕緝拿飛瑤究奪。李芳次日絕早起身。詭言飛瑤之父犯了官司。住家恰在花園之外。與園內書院相去不遠。夜深人靜。只聽哭得可憐。因而出門情由。殊堪憐憫。家中獨自一人。不便起居。我所以同他歸家。自己甘心做妾。你們不許在外張揚。有人洩漏其事。必然處死。家人各自領命。自古道。吃黑飯。依黑柱。那個再敢招搖。公子復打發家人往縣中探聽當日審問的事。人人知道。一問即曉得備細。回家一五一十回復公子。李芳聽了。進來對飛瑤說知緣故。飛瑤又苦又驚。不覺痛哭起來。苦的是父親娘舅並受官刑。驚的是自己又要緝拿。兩兩關心。淚出痛腸。公子遂安慰他。且自寬心。不必煩惱。自家身子保重爲要。飛瑤遂哀求公子道。奴家父親娘舅。俱是有年紀的人。從未受過刑杖。今朝又打又夾。其苦如何說得出。雖是自作

之孽。仔細思來。一半也爲奴家逸出之故。萬般要看奴家薄面。還求公子設法救他二人方好。禁在監中。毫無親人探望。莫說那禁子逼錢受苦。飯也沒人送一碗。餓也要餓死了。奴家身在此地。自然緝不着的。日復一日。拖延下去。如何是了。叫奴家身心不能兩安。望作急商量。救濟性命。不惟奴家一人感恩也。公子看飛瑤說得可憐。遂應許了。挽個人出去。買囑了鄰里。先把幾兩碎銀子。打點監中上下。使二人在監有得飯吃。不致受苦。又慢慢打算一張辯保呈子。說秦吳二人。原屬郎舅至親。素來各安生理。並無纖毫過犯。著於鄉里。只因家貧愚見。誤羅法網。其女向遵閨範。雖貼鄰亦罕見其面。斷無盜贓私逃之事。揆厥情由。必於見箱之後。揣知父與舅作爲不端。勢將遺害於己。預先遠出自盡。守家無人。他賊得乘其隙。此之以竊而得者。彼復竊之而去。理所固然。伏乞原情援法。網開一面。超釋愚氓。免斃獄底等情。揑出一段理之所有

的情節。欺瞞官府。庶幾可保二人性命。公子籌畫停當。走進內房。細細告知飛瑤。令他放心。飛瑤聽了。忻然改容感謝。公子一邊說話。兩隻眼睛只管釘住在飛瑤身上。越看越標致。不言不語。癡癡迷迷。只自立着看。那飛瑤含羞斂袂。兩臉通紅。便說道。公子沒甚吩咐了。請出去罷。公子腼腆道。我有句話。要對娘子說。不好啓齒。飛瑤道。有話請說何妨。公子笑嘻嘻道。今晚先與娘子結百年之良姻。望祈依諾。不負小生一片私慕之心。飛瑤不覺粉臉微紅。嬌羞輕說道。夫妻百年大事。豈可苟合。貽笑於人。公子三思。自爲珍重。公子見他厲言正色。不可再強。只得告退。飛瑤看了這樣美貌郎君。豈不動情。猶恐婦女們知道。不好意思。所以諄諄推辭。見公子沒趣轉身。負他一片深情。心中悒怏。反覺過意不去。正在暗想。却好秋蘭笑嘻嘻提浴湯進來。那秋蘭倒也和氣。一見如故。兩下頗甚相合。送進浴湯放下。笑容可掬。說聲。請洗澡罷。就去了。飛

瑤把門掩上。自去解衣淨浴。那公子心醉。念念放不落。又回轉來。劈頭撞着秋蘭。秋蘭識得他貓兒捕食。在此磨來磨去。扮個笑靨。搠一個指頭。對着臉兒識破他。公子見左右無人。勾住粉頸。親一個嘴道。好姐姐。你那裡來。我時刻想念你。秋蘭道。誰信你這些虛情。可可的想我在心上。我自送浴湯與你心愛人。公子道。生受你了。就摟進空房裡。公子拄上門。秋蘭已與公子間隔多時。見公子尙來尋他。也自要的。遂褪出一隻褲子脚。仰在春櫈上。兩個弄將起來。公子替他掀。秋蘭一頭問道。我知你毛病。在此磨來磨去。要嘗嘗新滋味。可得到口不曾。公子搖搖頭。只是替他掀。秋蘭道。這樣口邊食。沒用去吃。專會欺侮得我。公子弄得高興。超他一隻脚起來。奢稜沒腦。一味亂搗。抽得秋蘭爽快異常。偏生廚下有事。心裡急沈沈。便推推公子道。我沒工夫。夜裡來就你。你弄新人去。趁他洗澡未罷。又不消解衣服。好不省力。你掀門進去。怕他飛到

天上去了。好意教導你。快些去。公子聽說。拔出陽物。開門一笑就走。秋蘭忙繫裙褲。一溜烟也去了。公子走到房前。門是掩的。先在窗格裡一張。那飛瑤脫得精光。正在洗浴。止有淩波小襪與繡鞋不脫。蹻在兩邊浴盆之外。愈覺風流。分外雅趣。玉體光潤如脂。紅白爭妍。無不可意。從那桃腮粉頸。酥乳纖腰。烏雲雪股。春彎妙牝。件件絕佳。眞個驚人刮目。意滿心迷。公子看得十分動興。儘力把門掀撥開了。挨身而入。仍然拄緊了門。急急卸光衣服。飛瑤一見欲起。怎奈身子又濕又光。起來不得。只得□在水裡。被他擠入盆中。忙把兩手遮掩着陰戶。已被公子摟在懷裡。親嘴捏乳。無所不至。甜言蜜語。調得火熱。急待求歡。飛瑤料已不免。羞而不答。心亦微允。公子撥開他兩隻玉筍。把陽物抵將過去。飛瑤一眼瞟着。吃一大驚。唬得香汗如珠。緊蹙雙眉。搖頭道。偌大東西。怎生容得進去。再使不得。公子多方哄懇。再三解騙。掀他轉去。仰撲了。划開

兩腿。覷着細細這條縫兒。如櫻桃迸裂。鮮紅可愛。遂湊合着。趁水帶滑。孜孜的舞弄進去。雖覺艱窄。一連幾推。已滑進龜稜。飛瑤香肌戰慄。鎖眉忍受。被公子研研塞塞。已挺進大半。恰好擱着花心。像雞啄食的一般。連頂亂抽。飛瑤那裡承受得起。伸手一摸。還有二寸多一段在外。□覺粗大。飛瑤心慌。不容再進。扯過裙帶。纏住爲根。不許多進。此時公子淫興愈熾。把他兩隻小脚。蹻在旁邊。帶水抽送。公子頂一頂。兩隻小脚頓動。一晃一晃。增無限佳趣。水聲唧唧。響得有興。低頭一看。盆內水色微紅。公子尤覺高興。暗自解掉裙帶。挺身一拄。飛瑤失聲叫道。阿唷。連忙伸手□□。已被公子摟緊了。一連幾聳。早已盡根。飛瑤嬌聲宛轉。哀鳴不勝。公子甚是珍惜。遂不敢盡興。徐徐將飛瑤扶起。二人各自抹身穿衣。雲雨一番。已成恩愛。就在房中歇了。以後夜夜歡娛。秋蘭亦成一窩。說不盡許多風流之處。其父與舅果如李芳畫策。脫批末減遜境。仰

山同舅子收拾家伙。搬到別處去了。公子回覆飛瑤。未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花星照旅邸　文福捷南宮

夜深遙見迎歡至。□□□去令人醉。艷質本天成。恍惚從天降。秋風儘解風流意。丹桂也將嫦娥暱。相見各殷勤。歡逞千般媚。

却說梅悅菴家中。其夜失盜。一些也不知覺。次日清晨起來。聞知這事。檢點內外。止沒了一隻空箱子。遂丟過一邊。惟有姑嫂兩個。好像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心中懷着鬼胎。憂念李郎。未知下落。放心不下。悅菴問起李芳。月姬回說。他日前已回去了。倏忽過了旬餘。竟不見李芳來。悅菴就到他家。與李芳相會。敘了寒溫。說起試期將近。特來訂一吉日。一同起程。二人定議了日子。悅菴到家即吩咐妻子收拾行李。至期偕往。月姬方知李郎沒事。安然在家。悄悄說與素英得知。二人方纔放

心。李芳也在家中打點。各樣漸次停當。與飛瑤話別。止帶家人李旺與景兒去伏侍。梅悅菴也帶一個書童。與李芳同行。一路上說說笑笑。日逐盤桓。十分熱鬧。不覺已到南京。尋訪主人家作寓。一路抓覓。見一個大大的酒飯鋪。甚是齊整。興頭異常。公子就說。竟進此店安歇。這方家積祖開飯店。歇客商往來。東西南北之人各皆留宿。掙有千金產業。傳至方茂林手中。更加興旺。其妻江氏。名喚婉娘。花容月貌。窈窕輕盈。丰姿綽約。妖妖嬈嬈。上畫的人兒。也沒有這樣風流。不期方茂林一病身亡。單單撇了一個少年妻子。好不淒涼。那江氏不止才貌出衆。且才幹伶俐。他見店中利息甚好。不捨歇下此業。做個女中丈夫。自家掌管。一應寫算出入。俱是自己把持。往來買賣的人。見這樣美貌婦人在店中主事。益發比前熱鬧。那江氏却也正氣。一味厲言正色。威不可犯。這日正坐在店中。見幾個僕從。挑着行李。擁進店來。兩個書生隨後跟着。江

氏舉目一看。一個生得五短身材。儀容不俗。年約三旬之外。又見一位年少。生得風流無比。俊雅非常。不覺令人心醉。江氏看得心迷意蕩。連忙起身招接。問是應考相公。留在內堂安宿。已有顧盼之意。李公子聽得耳邊嬌滴滴的聲音。微心舉目。乃是一個標致婦人。眼光如水。臉帶桃花。嬌容絕色。眞佳麗也。公子立在一壁廂。童僕自去安頓行李。公子不住的徘徊扳仰。眉目傳情。那江氏生得色色動人。心花怒放。數載的操守。已丟在東洋大海去了。和顏悅色。與李芳問答。江氏是夜接風款待。俱在內堂設席。童僕在外酒飯。止是梅李二人。悅菴在路上受了風寒。又兼連日辛苦。飲了此杯酒。一時狼狽。坐身不穩。先去睡了。正合江氏情懷。重新另換一席。排在側房。發遣開了從婢。止留一個小鬟斟酒。公子亦遣李旺景兒去睡。江氏親自來陪。兩人入席。摘角坐下。彼此留心勸飲。各自寓意。三盃落肚。眉眼撩人。自古道。酒是色媒。江氏飲了幾

杯。春心蕩漾。淫情畢露。公子笑問道。尙未請教娘子芳名。韶華多少。令夫君何症而亡。良宵清淨。使小生爲娘子抱恨不淺。江氏長嘆道。多感郎君憐憫。妾年二十四歲。小字婉娘。先夫患瘵症早□。說到此處。把公子看上兩眼。含笑勸酒。公子的慾心早動。假意失筯。丢在江氏脚邊。蹲下去拾。把他金蓮輕輕捏了一把。江氏不禁春心搖曳。花魂無主。勾定公子親一個嘴道。裡邊去罷。自己先行。公子隨起身。一路捏奶親嘴。相摟相偎。同進臥房。脫衣上床。江氏仰臥。向起花房受射。公子挺着傢伙。望陰門裡逐漸挿將進去。婉娘淫風勃發。不顧騷狂。水流氾濫。一任擷迎。約有一個時辰。歡合已畢。婉娘喜愛異常。如膠似漆。就留在自己房中。一同安睡。一心要嫁公子。海誓山盟。願爲姬妾。公子不好推辭。只得應允。自此晝則在外廂攻書。夜則悄進內房。與婉娘追歡。非止一日。繾綣倍深。將及試期已到。婉娘周備食用等類。色色精致。收拾同悅菴進

場。十分得意。三場文字。篇篇錦繡。字字珠璣。心中滿擬得第。益發怡情行樂。等至龍虎日放榜。高高中了第一名解元。報錄的報至寓所。好不興頭。公子倒也隨常。喜得婉娘快活無比。一切俱是他應□料理。李芳甚不過意。笑道。小生之事。多勞娘子費神費鈔。叫我何以爲報。江氏笑道。既蒙收納爲妾。自應料理一切。何忽出此見外之言。公子道。我何敢外娘子。但諸凡累你一人。此心實不安耳。婉娘秋波一瞟。說道。沒得說。

公子飲過鹿鳴宴。就見過房考回來。因梅悅菴遺落孫山之外。置酒解慰。托婉娘備辦酒肴。同他暢飲。直至酩酊方休。嗣後若無要事。即同他各處遊玩。或移樽。或歸飲。不時與他散悶。悅菴倒也瀟灑。毫無介意。過了旬日。李芳公事已畢。就與婉娘商量起程。江氏道。妾身業已屬郎。自當同歸鄉里。但店乃方氏之業。一應賒欠賬目。必要交割明白。還須躭遲十日半月。方可動身。公子道。我還要到揚州去做一件要事。往返也

有躭閣。留景兒在此等着。你把店業清楚。即叫船起程。在揚州界口相會。省得兩下裡費却工夫。婉娘點頭道。如此甚好。於是李芳同悅菴收拾起程。要知後事。下回分解。

巫山艷史卷五終

第十四回　園中憶偶對月共談心　堂上聯姻扁舟相論古

不寒不暖。無風無雨。秋色平分佳節。桂花蕊放夜涼生。小樓上朱簾高揭。　多病多愁。聞憂聞悶。綠鬢綠綠成雪。平生不作負心人。忍孤（辜）負連宵明月。

話說李芳別了婉娘。留下景兒。帶同李旺。與悅菴起身。竟到揚州。路上無事。對悅菴說起羅提舉有一女兒。才貌雙全。意欲求親。始因其父探親來揚。不能通問。初夏時。探聽得連其女復又來揚。室邇人遠。無可奈何。躭待至今。聞說他住在府前姓韓的家裡。此去打聽的實。要煩吾兄做個冰人。與小弟玉成其事。不知可否。悅菴聽了。心中想道。吾妹素英尚未有配。才貌也不落人之後。久已注意於他。只緣沒有的當媒人。不

曾啓齒。詎料他意中先已有人。又要央我做媒。妹子姻事。只好擱起了。於是隨口回道。婚姻大事。當得效勞。公子大喜。這且不題。却說那翠雲小姐同小娟在韓家半載有餘。因母舅款留不放。終日愁眉不展。面帶憂容。想念李郎。厭厭憔悴。時正三秋。黃花初放。夜月正圓。一宵傍着紗窗。手托香腮。呆呆仰望月光皎潔。暗想。嫦娥獨處廣寒。枉有清光照臨人世。猶如奴家有這般才貌。不得與良人相偎相傍。鎮常獨宿孤眠。其淒涼恰似一般。不覺珠淚涔涔而下。却好小娟送茶進房。見了勸道。小姐何事愁煩。又在這裡墮淚。玉體要保重爲主。不可過傷。翠雲拭淚說道。我的心事。你是曉得的。自別李郎之後。倏忽半年。音信杳然。園門上帖(貼)的柬兒。不知他曾到西莊看見與否。我們又久羈於此。不能即返蘇州。當日叮囑他速速央媒說合。以定大事。如今絕無消息。不識爲着遠隔兩地。無便人可來說親。故爾信息不通呢。又不識他別戀紅

裙。把我們置之度外。負心背盟而不來的。亦不識他家中有事。未及重訪桃源。連我們來揚的信。尚不曉得呢。今歲是大比之年。又不知他可進場應試。中與不中。前日不曾買一張題名錄看。諸事縈繫心頭。一刻也放不下。叫我那裡快活得來。小娟笑道。小姐也忒多心。有這若干愁憂。我看李公子風流倜儻。自是多情種子。斷不把小姐撇在一邊。背却前盟。別締姻緣的。當日住在我家。依依不捨。不是小姐打發他還未必肯去哩。隔了六七個月。自然到過西莊。看了門上貼的柬兒。知是小姐親筆寫的。早已參透暗通的消息。諒來爲着遠隔兩地。沒有一個的當媒人。不能來此求親。既然無人。如何又得有信寄來。我料他必然進場。可恨那一日不曾買題名錄。看老爺也不久就要回蘇州去。那時悄悄叫人打聽。自可知道。中了固然妙。萬一不中。催他先來相求親事。這樣才貌世家。老爺決肯相對的。且請放開懷抱。不要愁愁悶悶。致令花容

消瘦。玉體不寧。小娟□得穩的斷斷無誤。翠雲聽了。微微作笑道。你又不是他肚裡的蛔蟲。如何猜得恁透。拿得恁穩。我的事就是你的事。女孩兒家已經此身有染。不可把自己的癡心當做了他人的實意。躭擱過了日子。萬一另有人來求親。老爺居然應允了。那時如何是好。以節爲重。則違父命而失其孝。以孝爲重。則已破之身那有再上他門之理。你自家想一想。只怕也要愁起來。還把橘皮湯來暖我的肚。小娟笑嘻嘻說道。我是想過的。決然不錯。即使天不佑人。亦有一個挽回的法兒。不消憂慮。斷不誤小姐的。翠雲悄問。何法挽回。小娟道。不曾到那個境界。小姐亦不須先問。夜已深了。請安置罷。小姐笑了一笑說道。我總睡不着。這樣好月色。怎忍就去睡了。可取過楸枰。同你下一盤碁。消遣片時也好。小娟取過碁盤。與小姐下碁。將及三更。方收拾就寢。且說李芳同悅菴到了揚州。覓寓住下。訪着韓衙。托悅菴去拜羅老。特此作伐。悅

菴不便推辭。一口應承。次日整頓衣巾。寫了一個名帖。叫童兒拿着。竟往韓家來拜羅老。對閽人說知備細。進去通報了。羅老即忙出來迎接。迎至堂中。敍禮坐下。羅老因想。悅菴在蘇州時。是好走聲氣的。所以與我時常往來。如今不在本地。忽然來拜。未免心中鶻突。乃開口說道。相離貴處已經多月。兄因何事遠適廣陵。乃荷憶及衰慵。有勞枉駕。感愧無既。悅菴含笑回道。近緣應試京畿。才疎點額。本應掩面回鄉。緣有一事奉瀆。所以竭誠晉謁。羅老說。有事不妨請教。悅菴遂道。敝同社有李兄諱芳者。新中南元。青年尚未受室。諗知閨中有弱質待字。特浼不才踵門相求。故敢斗膽瀆擾。未知可能俯允否。羅老亦素知李公子家世才名。今日又簇新中了解元。肯來與他窮提舉聯姻。怎不樂從。遂笑一笑道。李兄乃金閶閥閱名楣。弟不過一窮提舉。相較不啻天淵。況新經發解。玉顏之女。書中諒自不少。何乃俯擇寒門之陋質耶。愧不敢當。希

爲婉謝。悅菴再三笑懇。羅老隨寫年庚致送。一口應承。悅菴忻然告別。翠雲在內聞知有人來求親。心下十分着急。急使小娟暗暗探聽。方知就是心上人兒。又知中了解元。好生歡喜。其父送了悅菴出門。入內說知其事。甚誇李生世家烜赫。人品軒昂。近又領解南宮。才貌兼全。將來自是皇家棟粱。得此佳婿。女兒終身有托。我之老年亦可快然矣。遂擇日帶了翠雲。別過韓家親族。買舟回蘇。一路上無甚躭延。恰與李生的船不期而遇。悅菴又爲介紹。就請過船。翁婿相會。羅老好不歡喜。於是兩舟相並而行。時常過船聚談。羅老有心要試李芳才情。因論及時事。和與戰。究竟何者爲勝。公子笑道。夷狄侵凌之患。自古有之。非獨我朝爲然。特上與下無善策以禦之。卒使彼得以鴟張。而民人卒受其苦。夫和以結其心。而尤必倚乎力。戰恃乎力。而尤必服其心。未有相離而可能倖其功者。漢之和親。歷朝皆所不免。幸賴霍衛之智勇。運籌於帷幄。

決勝於疆場。稍能輯洽以自安。典午之季。叢(崇)尚清談。遂至五胡亂華。僭據不可勝道。隋以詐取天下。亦將義成公主。下嫁啓民。其時楊素。賀若弼。韓擒虎。俱能將兵服遠。阿麼慨然慕秦皇漢武之功。甘心通西域。略四夷。諸胡往來相繼。郡縣疲於送迎。靡費以萬萬計。卒令中國疲弊。以至於亡。洎乎石晉認爲義子。而猶不免於內訌。我朝定鼎以來。澶淵之役。惟恃寇公爲北門鎖鑰。而若范若韓。咸足以懾服虜心。如郭汾陽單騎出見之神勇。則可戰可安。而天下咸賴以寧。胡人之欲無厭也。得其十。望其倍。小不如意。輒興兵相犯。苟無大將以禦之。彼將視中原爲可啖。此時若欲求和。勢必重加歲幣而後可。及至往獻之時。又生格外之求。如數予之則已。否即加之以兵。是和之一策。爲南人之偷安。而北人之利藪也。和則不必戰。而能戰之將。又不可無其人。虜如背議。六師所向。心膽皆寒。自然著信而不敢蠢動。倘徒恃殺戮。不能脅制其

心。征伐連年。亦非柔懷之道。故必以和濟之。二者缺一不可。當今之世。良將既無其人。而徒恃和親以苟安。非計之得也。將見庫藏竭而民力疲。天下無寧息之日矣。可爲長太息者以此。羅老深嘉其論之明卓。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淡粧多態。更的的頻回盼睞。便認得琴心。先許與綰合歡雙帶。記華堂風月逢迎。輕嚬淺笑嬌無奈。向睡鴨爐邊。翔鸞屏裡。暗把香羅偷解。

話說李芳與羅老之船。相傍而行。稱便閒談。一日將出界口。往來船隻錯雜。遂擇閒曠之處。彎船過宿。同悅菴吃了晚飯。敍談一會。收拾就寢。不料至半夜間。一夥強人。搶上船來行劫。船上人多在睡夢中驚醒。李旺大喊。不好了。衝先趕出艙來。早被賊人一刀劈下水去了。李芳急忙中。記起廣陽道人贈的錦囊。尙剩一封。前兩函皆有奇驗。這封或爲此而設。也未可知。遂於胸前裡衣探取出來。此時火光照耀。急急一看。上寫。大叫伍雄。內外夾攻。方免此難。公子遂手執雙錘搶將出來。早看見

梅悅菴被強人拖倒。正欲行兇。公子恐傷他命。大喝一聲。飛身搶近。當頭一錘。那賊人措手不及。腦漿迸裂。公子大叫數聲。伍雄快來。賊人爭先圍住廝殺。公子舉錘招架。只見岸上旁邊一株枯楊樹上。從空跳下一人。應聲。俺伍雄來也。舉起朴刀便砍。強徒見有接應。勇不可當。不敢戀戰。一聲唿哨。各自逃命而散。公子接見大喜。問道。伍兄原何在此。得救小弟。眞萬幸也。伍雄答道。自別我弟之後。就到揚州薄幹。後遇廣道人見託。說起賢弟應在此地有驚。命我來此接應。已經相候多時。昨晚苗(瞄)着一夥歹人。尾跡至此。遂權在樹頭棲宿。適聞叫俺的名字。不想就是我弟。可惜來得遲了片刻。不曾救得尊价。死於非命。亦是大數。李芳亦把道人錦囊之言說了。伍雄拍手稱奇。二人挽手同入艙中。公子見悅菴還蹲着抖做一堆。上前扶他起來。坐了半晌。方向公子稱謝救命之恩。李芳笑道。諺云。同船合命。弟與兄誼屬一體。焉能坐視不

救。猶幸廣道人仙機。預指得伍兄相援於局外。方得使賊人望風而靡。

閧然散去。否則獨力難支。尙未知作何光景。遂將賊人屍首推入水中。

吩咐梢公即刻開船遠避。大家坐定。李芳問起伍雄行藏。將來作何事

業。伍雄道。近來天下紛更。不是俺置身之時。已訂廣道人入山修鍊。做

個逍遙散人。平生受用足矣。公子笑道。伍兄膂力過人。自是將材。若肯

效用皇家。何愁不手握虎頭金印。而乃甘心遯跡林泉。爲世外之人耶。

伍雄道。古人說得好。權臣在內。未聞有大將能立功於外者。俺此身如

何肯送入死囚牢裡。不若偕廣道人在勝水名山之區。結個茅菴。修心

煉性。學長生之術。避却塵氛。優閒自在。多少是好。公子笑而不言。悅菴

聽着暗想。我在死裡逃生。若沒李兄救取。已作無頭之鬼。不可不自驚

醒。尙貪戀着家業。不肯回頭。心中亦有超塵之念。欲與伍雄作伴同行。

遂默默打算棄家結局。那羅提舉船上聽得有盜。合船驚恐。在窗格中

望見公子被圍。尤恐失手。好生着急。後見一人空中飛下救應。即時把強人趕散。方得放心。一同都開了船。次日清晨。見景兒在後船。婉娘也來了。忙忙招呼。把船傍攏。公子因有悅菴在船。遂吩咐送到翠雲船中。二人相見。甚是和睦。一路盤桓。猶如姊妹一般。數日之間。已到蘇州。悅菴對李芳道。小弟奉屈伍兄先同上岸。到舍一敍。候兄回府。穩逸了貴冗。只在早晚。小弟竭誠踵府叩謝。一同□兄恭候。言畢。挽了伍雄登岸而去。李芳命手下放船在碼頭上停泊了。上岸。羅老意欲領了女兒。仍然僑居西莊。公子再三□懇。權在家中同住。羅老應允。遂差人迎接翠雲。小娟。婉娘。並羅老到家。擇期花燭。內裡只有飛瑤相伴。婉娘飛瑤同宿一處。俱遜重翠雲一籌。不必細說。次日早晨。公子方出堂。吩咐家人辦理要事。只見梅悅菴。同了伍雄。後面二乘女轎歇下。走出兩位娉婷仙子。一看乃是素英月姬。公子驚疑不定。悅菴對李芳道。小弟出於九

死一生之際。蒙兄救全性命。自思富貴直如浮雲。胡可迷而不悟。今已立心從伍俠士訪道。特送小妹附結絲蘿。劣姬亦乞收兄下陳。一謝活命之恩。二使眷屬有賴。不使飄零。三全弟之堅心。免得掛牽。此身倘得物外逍遙。皆吾兄再生之恩也。其餘薄薄家產。弟已派撥於族人。特偕伍兄來與吾兄訣別。萬勿他却。公子聽了。笑道。兄何不經之甚。同舟遇難相救。何足爲恩。兄正壯年。才華見推於時口。今茲一蹶。尚可復振以騰霄。胡遽以兇殘之餘。竟萌出世之想。棄妻與妹而長往耶。弟實不才。婚姻已有多人。又何敢辱世妹。至於老嫂。乃閥閱名姝。烏忍令其身再有所玷。修仙學道。固有本根之人。方能毅然爲之。吾兄書香一脉。既列儒門。而復棄而就道。不幾爲知者所竊笑。兄斷不可行。弟亦不敢受。請回玉人之駕。悅菴道。生死人之所不免者。設若前日弟已就戮於強人之手。此時骸骨尚不能歸葬首坵。又何有於妻妹哉。今得使弱妹附鴛

鶯之譜。劣姬得侍巾櫛之列。咸就弟親自發遣。亦爲不幸中之大幸。富貴功名。恩愛逸樂。皆可作瞑目後之空觀。弟已覷破。此志已堅。兄毋固辭。李芳笑道。人事以現在爲斷。已過者業爲陳迹。不必仍繫於此心。未來者咸屬渺茫。亦無庸拘泥於此念。兄而果罹兇鋒。則已死不可復生。諸當棄之度外。今猶爲既生之身。當念先人嗣胤之重。胡可以玄渺之情。作一例觀。世妹關乎一脉。老嫂係乎後昆。萬不可以生而不死之身。竟視爲死而不生之身。急欲留此生而必死之身。爲他年不死而生之身。令弟受無名之貺也可。悅菴道。兄素多情。弟固敢以情動。且賜我以餘生。曷可仍蹈於死地。觀已往之局。悟未來之因。實同一例。小妹爲先人所遺留。使之偕婚吉士。終身亦可有托。劣姬爲我身所匹配。使之附侍巾櫛。終身不致失所。此身之累既除。則生可也。死可也。生而不死亦可也。二人既來。五(必)無再回之理。弟即從茲相別也。亦無他往之

理。弟固從今不見也。兄無費辭。李芳尚欲推却。悅菴雙膝一跪。主意無二。伍雄道。大丈夫遇事明決。慷慨承當。何必效迂腐之人。咬文嚼字。徒多口舌。李芳無奈。只得允受。三人就在堂前拜別。悅菴與伍雄相牽出門。公子問道。伍兄此別。未知何日再得相逢。伍雄道。有緣自能相會。那裡定得行踪。舉手一拱。飄然而去。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舊約不忘遣蹇修而卜鳳　良緣輻輳借花燭以乘龍

瀟灑佳人。風流才子。天然分付成雙。蘭堂綺席。燭影耀熒煌。數幅紅羅錦繡粧。寶篆金鴨焚香。分明是芙蕖浪裡。對對鴛鴦。

話說素英月姬。得知悦菴把他二人贈與李郎。喜之不勝。堂前下轎。雙雙竟自入內。與翠雲飛瑤婉娘相見。敍過禮。各自坐下。翠雲問及姓氏。月姬一一說了。尙未知道來意。兩下互覷。各自驚美誇嬌。月姬亦問翠雲三人姓氏。飛瑤笑答道。此位乃公子之正配羅小姐。閨字翠雲。指江氏說。這位姓江。字稱婉娘。奴家姓秦。小字飛瑤。皆備位小星。月姬心中暗想。原來李郎先有三位佳人。站却高枝。飛瑤暗使秋蘭到堂前探聽。秋蘭悄伏屏後。聽二人你辭我讓。方曉得兩個亦屬會中人。含笑回覆

飛瑤。飛瑤暗想。此必藏匿箱中之禍水也。亦不敢說破。李芳送了二人出門。復到堂中。自思素英之姻。尚可委曲相求。月姬現爲有夫之婦。這段相思。只索望梅止渴。不意天作之合。竟雙雙而來。誠所難料。獨是聞家姐姐。當日一片誠心。誓願相附。我已應許娶他。如今這幾位佳人。都完聚一處。單單忘却關親的人。他在背後。豈不罵我薄倖。斷斷不可。一頭想。一頭走入內房。與素英月姬見過了禮。因笑對翠雲。把梅悅菴送來之意。細細說了。翠雲含笑點首。李芳又將素英二人。看了兩眼。回身出外。托了兩位嫡族長親。備辦千金厚聘。命家人李德僱了船。隨着到嘉興徐翰林家求親。聘取玉娥。徐翰林慨然應允。因長媳僅有一孫。不能立繼小房。次媳尙無所出。若欲留以有待。想玉娥青年美貌。斷不是個之死靡他的人。與其做出曖昧不明之事。有玷閨門。毋寧正大光明。昭然遺嫁。猶爲得體。況聞得李芳才貌兼全。從前送葬時未必無染。所

以敢於求娶。兼之新中解元。前程更未可量。樂得做個人情。故爾一說就允。打發媒人先回通知。留下李德。又差自己家人帶了乳母。並小鬟桂香。伴着玉娥。將聞家陪的粧奩。盡行裝載船中。送到蘇州來。與公子成親。玉娥已知公子發解。日日望着消息。如今托人求親。公姑允從。又將自己嫁資。全絜而來。好生快活。公子得了媒人回信。姻事有成。即令家人選擇成親吉日。恰在仲冬十有二日。玉娥先到。公子差人接到家中。與表姐先在堂前敍禮。公子問道。姐姐一向玉體安去（泰）否。玉娥笑答道。托賴粗安。恭喜戰捷南宮。桂枝高折。諄諄念及舊人。妾之幸也。公子笑道。僅可從昔日之命。房中先有佳人在。莫詈愚弟爲薄情儂也可。玉娥笑而不答。公子相引入內。與諸美相見。秋蘭含笑前來。一一指名道姓。說與玉娥知道。各敍禮畢。你看我貌勝嫦娥。我看你容如仙子。心中暗自驚喜。婚期已屆。李芳排定次序。第一羅翠雲。第二是聞玉

娥。第三梅素英。第四蕭月姬。第五秦飛瑤。第六江婉娘。又把小娟充了第七位。秋蘭因丈夫被害死了。解元也收在身邊。做了第八位姬妾。臥房皆仍各人所居之處。派翠雲與小娟爲一房。玉娥與秋蘭爲一房。素英與月姬一房。飛瑤與婉娘同房。分撥四房。到了吉日良時。八位仙子拂奩以修眉。開鏡而調粉。春山舒美。花貌煥然。一個個打扮得齊齊整整。大衆婦女簇擁出來。站在兩邊。解元居中。參拜了天地。回到內廳。已排下合巹喜筵。大家依次坐下。好不風流快意。公子左顧。見翠雲。素英。飛瑤。小娟。俱屬閨嬌弱質。回憶定情之時。各有一種堪憐堪愛景況。令人得意消魂。右盼玉娥。月姬。婉娘。秋蘭。皆爲窈窕美媛。想起逐樂之際。別有一種知心知趣綢繆。令人情鍾神往。眞個美豔齊列。佳麗滿前。一個賽一個。風風月月。恍如廣寒宮一隊姮娥下降。喜得那解元手舞足蹈。滿面笑容。樂不勝言。俄而縱霓裳之妙舞。飛玉樹之淸聲。不減天上

所有。人間難聞。少頃。席散歸房。李芳恐各人皆自各歸己房。要自己向各房索趣溫存。未免勞而難遍。若竟入輪宿的房中。置諸美於不問。又未免此情難舒。故預先收拾一所寬敞房間。晚來群會八人於內。列坐笑談。以及琴棋絲竹。無不具備。兩旁排列書架。將古今文籍。貯於其間。鑪罇卷軸。玩器文房。各項皆有。任各人性情之所好。取來娛樂。以消夜景。興盡然後各自回房。己身隨輪宿之人而俱去。庶幾群情浹洽。不致有親近疏遠之嫌。當晚散後。八人咸聚此室。只見月上重樓。清光皎潔。照滿室中。解元挽着翠雲纖手。步至簾前。仰玩月色。公子笑說道。卿猶憶並肩遊玩花園之樂乎。曾幾何時。而暑往寒來。又早臘催梅信。雪凍花枝。韶光眞爲迅駛也。翠雲含笑不語。忽見玉娥緩步至前。以一手憑於公子肩頭。說道。冬月蕭索。不若春月融和。夏月澄淨。秋月清涼。四時之景不同。而東坡之妻王夫人。獨以春月勝於秋月。未免有取此失彼

之誚。公子笑道。玩月因乎人情。假如今夜之月。寒氣嚴凝。而吾輩喜色繽紛。見之亦不覺其冷淡。而祇愛其清華。又何必拘泥於時耶。倘以羈旅無眠之身。對此一輪皓魄。雖值春和之候。亦增凄涼無數。□蘇之妻。道其常耳。翠雲深以爲然。公子忽聞子聲丁丁。回頭一看。見素英與飛瑤對局。遂左攙翠雲。右挽玉娥。相將入室。惟月姬傍几而立。其婉娘與小娟秋蘭。各皆逸去。公子輕撲月姬香肩說道。曷不坐以審局。令此一兩小鞋兒。靠几立地乎。月姬□然一笑。遂移過小杌。請翠雲玉娥共坐。公子問道。秋蘭何處去了。飛瑤答道。往廚下催茶。將待來也。言未畢。只見小娟秋蘭聯袂而至。後有僕婦捧着一盤香茶。送到面前。公子先取一杯。諸美陸續取飲。素英正在審子。擱於半邊。婉娘亦來。公子問他何往。婉娘回道。往房中去來。亦攙茶而飲。有頃。李德之婦走來說。今宵乃好合吉日。自宜早歸洞房安寢。作此不急之務。錯過良時。豈不可惜。素

英聞言。推枰而起。笑道。是我輩惹厭了。快送大姐姐入房。於是大家起身。月姬秋蘭將公子簇擁。飛瑤婉娘將翠雲攙扶。素英執燭。小娟含笑隨後。一齊擁入房中。翠雲請諸美再坐。玉娥笑道。鵲橋已架。何可再誤良時。我們不必坐了。各自回房去罷。衆人皆以爲然。逐相辭而出。翠雲送之於門。返步。小娟鍵戶。三人解衣上床。明正歡悰。以蓋前愆。說不盡許多快活。次夜。入玉娥房中。偕秋蘭各修舊好。三日□□禮成。拜謝羅提舉。設筵敍歡而散。其夜入素英月姬房中。以了相思。第四夜。來到飛瑤婉娘房內。重整夫婦之情。自此族輪歡敍。妻妾和諧。洞房春色。飛滿陽台。眞極人生之樂。李芳見世運將衰。干戈擾攘。遂在家隱逸。不求聞達。日與八個美人追歡取樂。賽過神仙。後以桂香配與景兒爲妻。數年之間。有子六人。❶過了幾春。到了南宋。廣道人同了梅悅菴來找李芳。李芳遂將產業均都交與□子。吩咐景兒夫婦。好爲經管。當拜廣道人

爲師。看破紅塵。遯世偕隱。逍遙自在。不知去向。後來均成正果。

巫山艷史卷六終

校記

❶ 以下直迄文末，原書漫漶不堪，有後人墨筆書補，今據之。

思無邪滙寶 ㊇㊈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株林野史」

清・「不題撰人」

《株林野史》出版說明

《株林野史》故事梗概如下：

春秋時鄭穆公有女素娥爲絕色，十五歲已思春，夢與仙人花月，號普化眞人者交。仙人先令其服開牝丸，後又賜緊牝丸，又教以素女採戰之法，能採陽補陰，卻老還少。陳國大夫夏御叔遣孔甯求婚，穆公許以二年後來娶。其叔兄子蠻通素娥及婢荷花，終因淫蕩過度而死。

素娥十八歲時嫁御叔，名夏姬，荷花亦陪嫁。二年後生子徵舒，御叔亦以荒淫病死，死前托孔甯照顧徵舒。孔甯賄荷花與夏姬通。夏姬令徵舒出外從師讀書，彼則移居株林。孔甯偶與其友儀行父言及夏姬事，行父亦因荷花之介爲入幕之賓。孔甯又引靈公至株林交夏姬。三人常與夏姬同樂。忠臣泄冶諫靈公，孔甯等令死囚張黑夜謀殺之。至徵舒十八歲，靈公欲悅夏姬，使爲司馬掌兵權，徵舒知靈公等事，射殺靈公，立成公。

孔甯、行父逃至楚國，楚王伐陳，車裂徵舒，獲夏姬，荷花逃逸。楚王欲納夏姬，屈巫諫之，乃賜夏姬於連尹襄老爲妻。孔、儀兩人返陳，爲徵舒等冤魂纏死，入地獄中受苦。後襄老死於戰陣，其子黑對烝淫夏姬。黑對病，夏姬以收襄老屍爲名歸鄭國。

楚臣屈巫以計至鄭娶夏姬，又同逃至晉國。晉拜屈巫爲大夫，遂改名巫臣，夏姬易名芸香。巫臣善彭祖房術又有老子三陽丹春藥，與芸香相得，婢女小娟偷窺兩人房事，亦與僕李福通。夏姬許兩人成婚。

荷花逃離株林，嫁羅愛奇。後羅家遭盜，全家被殺。荷花聞舊主在晉，遂往依之，亦嫁巫臣。

晉公主與芸香、荷花交往，聞巫臣善房術，擬與通。其夫欒書則悅芸香貌，巫臣、芸香亦愛公主及欒書，乃交換夫妻。事發，晉君捕欒書、巫臣，芸香、荷花及公主三人則爲浪遊神救去。

* * *

《株林野史》十六回，現存者爲近代石印本、排印本及抄本。各本或署編者名或不署名。所署名稱亦不統一：或稱「艷春居士編」或稱「癡道人編輯」。估計原不署名，名字爲書商隨意加上者。又紅豆書屋排印《玲瓏本聚珍小叢書》十種中有《株林鏡》，亦即此書。上海中西書局之《中國民間傳說愛情小說大系・中國戀愛的故事》第二種《繡榻野史》提要，其故事實指此書。又有若干版本之《株林野史》，實爲《繡榻野史》（參阿英《小說三談・小說搜奇錄》）。嘉慶十五年（一八一〇）御史伯依保奏禁小說中列《株林野史》，書之作，當在此之前。又此書述夏姬與黑對夜間偷情一節，實採自《巫山艷史》中李芳與表姐聞玉娥相通故事，不只情節相同，連文字亦大同小異。且《株林野史》芸香婢小娟，亦與《巫山艷史》中翠雲婢同名，其受《巫山艷史》之影響可知。《巫山艷史》既爲康熙年間之作品，《株林野史》應在此之後。此書第二回提及「時憲書」，稱「時憲曆」爲「時憲書」者，乃避清高宗弘曆諱，是知此書當成於乾隆（一七三六—一七九五）年間或稍後，可能爲十八世紀後半期之作品。此次用下列兩種本子校勘：

㈠四卷本　此爲石印本，高羅佩原藏，現存荷蘭萊敦大學漢學研究院圖書館，南京圖書館

亦有藏。此書不著撰者及出版者名，前有牌記謂「此書得於內庭秘本，刊印非易，同業幸勿翻刻」。首「艷情小說株林野史目錄」，分四卷十六回，卷一第一至第三回，卷二第四至第八回，卷三第九至第十二回，卷四第十三至第十六回。次插圖一葉兩面，似與正文無甚關連者。接下正文，首葉首行作「繪圖株林野史卷之一」，次詞及回目。單欄，半葉十四行，行三十二字。版心上魚尾處爲二平畫，下魚尾處爲一平畫。中間書卷次、葉次。各卷另葉起，葉次亦按卷獨立計算。此本有錯簡及佚失處，於校記中說明之。又此本「寧」皆作「甯」，避宣宗旻寧諱，可知此本或其底本，刊於道光或稍後。此次校勘，用作底本。

㈡六卷本　所見最早爲民國六年上海小說社排印本，題「癡道人編輯」。以後翻印本甚多。首「艷情小說株林野史」目錄，十六回不分卷，下編葉次，已爲當代書之作法。正文首葉「株林野史卷之一」，次詞及回目。以下之卷次或排或不排，卷末又或有「株林野史卷□終」之字樣。四週雙欄，外粗內細。半葉十二行，行三十字，版心單魚尾，上作「株林野史」，下卷次、葉次。卷一第一、二回，卷二第三至第五回，卷三第六至第八回，卷四第九、十回，卷五第十一至第十三回，卷六第十四至第十六回。全書葉次連計。此本與四卷本皆避宣宗諱，知其底本刊於道光或稍後。此次用作參校本。

底本與參校本之比勘情形，詳見各回校記。底本訛誤而參校本未能校改者，悉以校勘符號於內文標示。至於底本常見俗體、簡體、異體字，如「妒」作「妬」，「褪」作「退」，「裝」作「粧」，「嬌」作「姣」，「敞」作「廠」，「彎」作「灣」，「倒」作「到」，「睬」作「採」，「瞧」作「睄」，「夠」作「勾」，「干」作「桿」，「紮」作「扎」，「磨」作「礳」，「頃」作「傾」，「像」

作「象」，「癱」作「攤」，「架」或作「駕」，「戴」或作「帶」，「副」或作「付」，「晃」或作「愰」或作「恍」；與「理」、「禮」不分，「牆」、「檣」不分，「迴」、「回」不分，「剌」、「刺」不分，「撅」、「橛」不分，「很」、「狠」不分，「戌」、「戍」不分，「贏」、「嬴」不分，「拘」、「拘」不分，「大」、「太」不分，「徑」、「逕」不分，「台」、「合」不分，「掐」、「掐」不分，「巳」、「已」不分，「遊」、「游」不分，「鋼」、「剛」不分；以及慣用語詞如「譙樓」作「樵樓」，「春檮」或作「椿檮」之類，則依文義統一逕改，不另一一說明。

此書第五回末引《詩經·陳風·株林》詩：「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朱熹註云：「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徵舒字也。靈公淫於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此書評〈株林〉詩曰：「徵舒字是子南，詩人忠厚，不曰夏姬，而曰夏南而來也。」夏姬事，《春秋》、《左傳》、《國語》皆言及之，小說《列國志》、《新列國志》及《東周列國志》亦有演述，皆於此書有影響。而直接有關者爲《巫山艷史》，已如上述，不贅。

《株林野史》在清代多次遭禁，除列入嘉慶十五年（一八一〇）御史伯依保奏禁小說目外，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蘇郡設局收毀淫書目、道光二十四（一八四四）杭州府設局收毀淫書目、同治七年（一八六八）江蘇巡撫丁日昌查禁淫詞小說書目皆有著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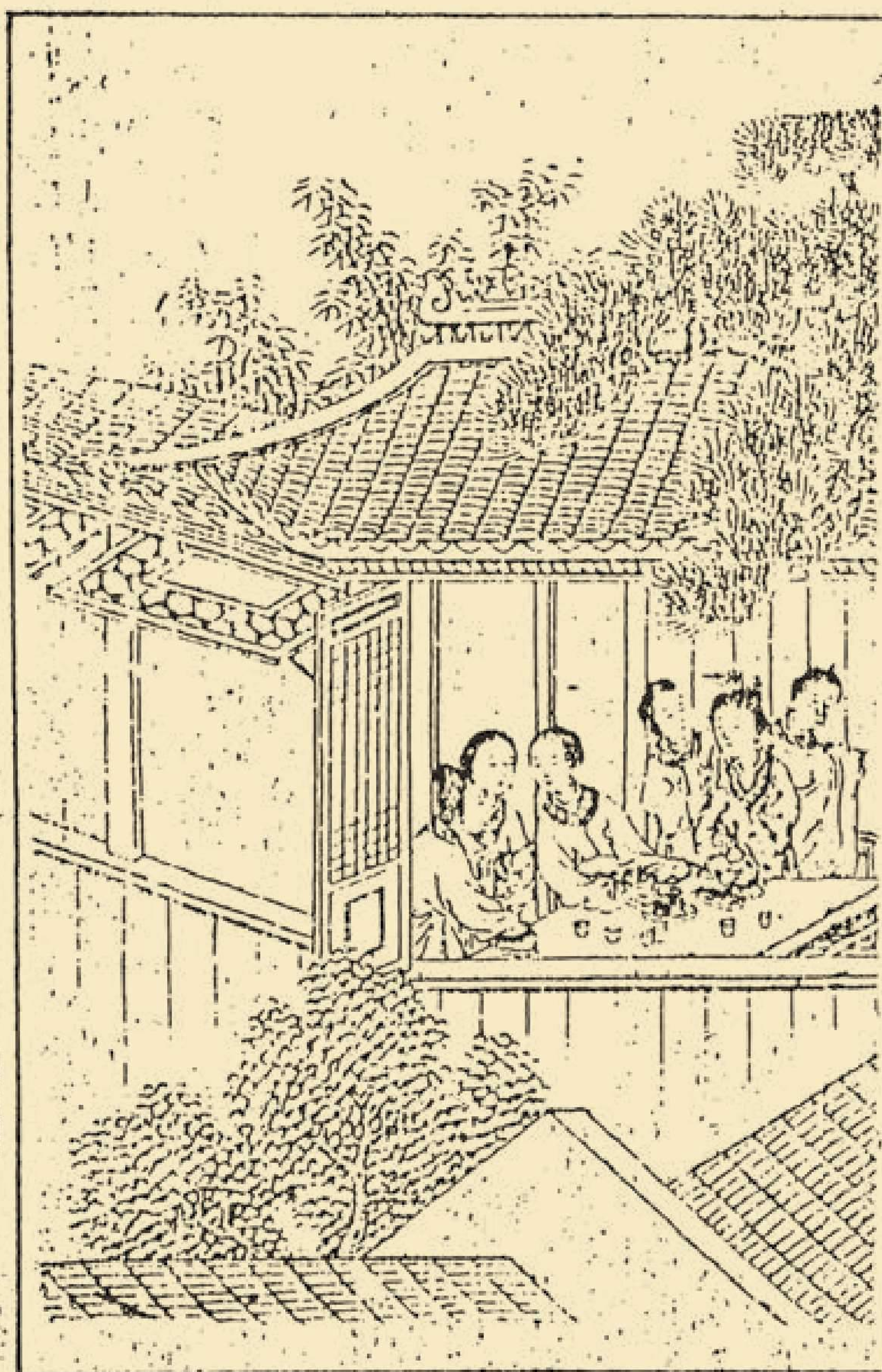
此書得於內庭
秘本刊印非易
同業幸勿翻刻

每部定價洋壹元陸角

四卷本株林野史封面裡頁



四卷本株林野史插圖之一



四卷本株林野史插圖之二

繡圖株林野史卷之一

詞曰

自古青春有几。更偏國內婚恣。荒淫只怕沒休時。慾海沉淪無底。共說鄭家妖女。曾傳陳國夏姬。嫁過三夫生一兒。半老貪歡未已。　右調西江月

第一回　夢南柯神人授法　結國好陳鄭聯姻

話說春秋列國分爭。恃強欺弱。所以小邦。依附大國不必多述。那時各國善政最少。淫風偏多。單說的鄭邦穆公在位。夫人張氏。生下一女。名喚素娥。百般珍愛。及長到十五歲。上身材窈窕。異樣風流。蛾眉鳳眼。杏臉桃腮。有驪姬息嬀之容貌。果妲己夏姬之妖淫。玉骨冰肌。揮雲而揭雪。花容月貌。傾國以傾城。蓮步輕移。恍如飛燕之舞蘭室靜坐。疑是仙娥之居。窺見少年。挑作鸞鳳之配。惜彼青春。欲作燕爾之交。只因婚姻未就。所以暫守香閨。房中有兩個丫環。一名荷花。一名菊英。那時正當五月。天氣暑熱。使女荷花收拾涼床玉枕伺候。到了晚間。脫了香汗衫。解去羅裙帶。命菊英掩了房門。赤身露體。睡在床上。叫荷花打扇。一時甚覺快樂。忽然顧容顏非凡。花貌少有。祇是孤枕獨眠。不由淒涼。心中顛顛倒倒。胡思亂想。合着眼朦朧睡去。忽夢見

繡閣株林野史卷之四

第十三回　援故主大假機緣　結姊妹同享富貴



話說那一夥強盜殺了羅彥遂將他老婆荷花綁起雙奇的門又將門一刀劈開賊人進去只見他兩小口。在那裡睡覺將雙奇一把提起問道你兒對我們說你家銀子究在何處我便饒你。雙奇嚇得不能說出話來。賊人只道他不肯說又一刀結果了性命。荷花見他行凶。恐怕殺害自己遂壯著膽道。銀子的去處我知道賊人問在何處。荷花道在樓梯邊。眾賊聞言叫他領着去找荷花渾身精光抱着一床綾被披在身上慌忙之中。不把白生生的陰戶露出。荷花也顧不得羞恥。跑到樓上指着樓梯下櫃子。眾賊一齊打開。見是雪花的銀子即將銀搬了。加上杠子抬了就走荷花見他們去了方才到房中。穿上衣服喊叫起來眾位鄉鄰都跑到羅家來看見羅家四口。只落一个在那裡啼哭眾人忙問道小娘子這是怎的。荷花應道夜間來了一夥賊人。把銀子拿去。將合家殺了。才須有眾人去看尸首。原來荷花口甜眾人俱憐他遂一齊道。傳我們與你伸冤于是叫了地方。遞上報單。官府親自來驗了。今荷花具稿求。將他三人成殮。眾人幫他治辦喪具。官府回衙着捕役四外緝訪不提且說

株林野史卷之一

詞曰

自古青春有幾更憐國內嬌姿荒淫只怕沒休時慾海沉淪先底共說鄭家妖女曾傳陳國夏姬嫁過三夫生一兒半老貪歡未已　右調西江月

第一回　夢南柯神人授法　結國好陳鄭聯姻

話說春秋列國分爭恃強壓弱所以小邦依附大國不必多述那時各國莽政最少淫風偏多單說的鄭邦穆公在位夫人張氏生下一女名喚素娥百般珍愛及長到十五歲上身材窈窕異樣風流蛾眉鳳眼杏臉桃腮有驪姬息媯之容貌兼妲己夏姬之妖淫玉骨冰肌揮雲而揭雪花容月貌傾國以傾城蓮步輕移恍如飛燕之舞蘭室靜坐疑是仙姬之居窺見少年堪作鴛鴦之配惜彼青春竊作鸞鳳之交只因婚姻未就所以暫守香閨房中有兩個丫環一名荷花一名菊英那時正當五月天氣暑熱使女荷花收拾涼床玉枕伺候到了晚

艷情小說株林野史目錄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校記

❶「國」原作「團」，據正文回目改。

❷「國」原作「周」，據正文回目改。

❸「杜」原作「社」，據正文回目改。

❹「荷花」原作「芸香」，據正文回目改。

❺「嬌」原作「喬」，據正文回目改。

繪圖株林野史卷之一

詞曰(曰)

自古青春有幾。更憐國内嬌恣。荒淫只怕没休時。慾海沈淪無底。共説鄭家妖女。曾傳陳國夏姬。嫁過三夫生一兒。半老貪歡未已。

右調西江月

第一回　夢南柯神人授法　結國好陳鄭聯姻

話説春秋列國分爭。恃強厭弱。所以小邦依附大國。不必多述。那時各國善政最少。淫風偏多。單説的鄭邦穆公在位。夫人張氏生下一女。名喚素娥。百般珍愛。及長到十五歲上。身材窈窕。異樣風流。蛾眉鳳眼。杏臉桃腮。有驪(驪)姬息嬀之容貌。果妲己夏姬之妖淫。玉骨冰肌。揮

雲而揭雪。花容月貌。傾國以傾城。蓮步輕移。恍如飛燕之舞。蘭室靜坐。疑是仙姬之居。窺見少年。堪作鴛鴦之配。惜彼青春。竊作鸞鳳之交。只因婚姻未就。所以暫守香閨(閨)房中有兩個丫鬟。一名荷花。一名菊英。那時正當五月。天氣暑熱。使女荷花收拾涼床玉枕。伺候到了晚間。脫了香汗衫。解去羅裙帶。命菊英掩了房門。赤身露體。睡在床上。叫荷花打扇。一時甚覺快樂。忽然顧容顏非凡。花貌少有。祇是孤枕獨眠。不由淒涼。心中顛顛倒倒。胡思亂想。合着眼朦朧睡去。忽夢見到一花園。園中百花爭芳。群葩競秀。趁着柳綠桃紅。走向前去。只聽得兩邊鳥語齊喧。步到一松林之下。見前面有亭子。遂走進亭去。見亭內有竹床一張。石案兩架。石椅四把。石杌二個。大是仙家景況。又見中間掛着一張古字。遠遠望着是跡。眞龍蛇飛舞。上寫一首七言絕倒詩。素娥走進前去念道。

垂陽面面草萋萋。　曲掩迴汀復幾重。
莫道無情春日鳥。　花前直欲作先容。

素娥讀罷。方欲出亭。忽見一偉丈夫。身穿羽毛衣。手執鵝翎大扇。飄然有仙家之氣象。走進亭來。見了素娥。深深一揖道。小仙久候多時了。素娥只得還禮。那人道。小仙久慕芳卿美容。今特來一會。幸勿見阻。素娥笑而不答。那人手抱香肩。先親了一個嘴。便把素娥汗衫褪去。綾褲解開。抱在床上。然後自己褪去衣服。摟住素娥。此時身不由己。半推半就。早播動雲情雨意。放開意馬心猿。檀口揾香腮。似魏生之到藍橋。柳腰擺花心。如牛郎之會織女。尖尖玉笋。輕抱阮郎之腰。小小金蓮。高搭宋玉之肩。如雨濕旱處。情甚暢快。似魚入水。樂何如也。素娥原是一個處女。初經破瓜。未免有些疼痛難忍的光景。那人見他如此。遂將袋中取出紅藥一丸。叫素娥吃了。素娥吃着丸藥。自覺陰中滑順。疼痛全無。遂

問那仙。此丸何名。那仙道。此名開牝丸。小仙還有一丸名緊牝丸。吞下數粒。牝戶再不寬放。終身只如女子。就是❶生子後三日。仍復如舊。因又遞數丸與素娥。素娥吃了。覺得牝緊如初。那仙從新分開兩腿。插入牝中。往來抽送。只弄得素娥遍體酸麻。心花都開。其中滋味。難以言傳。須臾雲散雨收。二人共枕而睡。素娥想道。我自幼以來。未知這事如此之妙。但不知仙郎姓名。遂問道。仙長尊姓貴名。說知奴家。好圖後會。那仙道。我姓花名月。在終南山修煉一千五百年成仙。道號普化眞人。風流生成。陽亦不洩。我還有一術。能吸精導氣。與人交媾。曲盡其歡。又能採陽補陰。却老還少。名素女採戰之法。今也當教與芳卿。素娥道。快快教我。那仙郎一一傳授。毫無剩遺。正然講話。忽見荷花菊英手拿燈籠。走到亭內。叫道。娘娘久等宮(公)主說話。公主却在此處。素娥聽見。唬了一身冷汗而醒。醒來汗如水洗。看了看荷花菊英俱睡着。譙樓方

打四鼓。暗自道。此事有些奇怪。每夜也有神馳之時。却不像今夜分明。又手摸牝中。濕濕的若交媾一般。細想採戰之法。都能記得。此事眞大奇了。顚顚倒倒。獨自思想。不覺雞聲報曉。東方漸明。素娥遂披衣起來梳洗。不提。陳國有個大夫。姓夏名御叔。其父公子少西。乃陳定公之子。少西字是子夏。故御叔以夏爲字。又曰少西氏。年至二十。尚未婚娶。當時靈公平國在位。陳鄭和好。遂命泄治❷往聘於鄭。又使大夫孔甯求好。久聞穆公有一女。年已及笄。遂已擬約婚。託孔甯一並應承。及到鄭國。行了聘問之禮。穆公遂命送至館驛安歇。到了次日。見了穆公。遂將御叔求婚之事。說了一遍。穆公說。此事甚好。但小女年幼。到司馬家。不知能侍箕箒否。孔甯道。此事只求金諾。君王不必過謙。若是不好。微臣也不敢來提。穆公道。還須商議。大夫就館。容日復命。孔甯遂作別就館。穆公回到後宮。見了夫人張氏。將孔甯約婚之事。說了一遍。夫人道。素

娥年已及笄。夏司馬又係定公之後。此事甚妥。待奴去向女兒商酌。看他意下如何。遂移蓮步。走到素娥房中。見他手拿一雙小鞋。在那裡剌繡。見夫人來。即忙站起身來。侍立於側。夫人坐在上面。向素娥說道。陳國大夫泄冶孔甯來聘。向咱國說。他國陳司馬之官。姓夏名御叔。年至二十。尚未婚娶。意欲求你爲妻。特來與你商議。素娥低頭不語。半天答應一聲道。憑父母主張。遂以袖掩面。裝個羞慚光景。夫人坐了一回。遂出繡室。走到前廳。對穆公說道。女兒年幼。不肯離父母。不如與孔甯說。他年紀尚幼。雖然允了。叫他多住二年來娶方妥。穆公道。夫人說得有理。遂出外廳。着人請孔大夫來。須臾孔甯來到。未知穆公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校記

❶「就是」原作一「兑」字，據下文（第十五回）改。

❷「治」原作「治」，據《左傳》改。下同。

第二回　亂倫常子蠻喪命　貪好色御叔亡身

話說穆公見孔甯來。忙下御坐。迎接上堂。孔甯急走打躬。分賓主坐下。穆公向孔甯道。大夫昨言之事。寡人已與夫人議定。但小女尚幼。雖然允下。尙乞大夫轉達司馬。叫他少遲二三春來娶方好。孔甯道。這個使得。待臣與司馬說知。遲幾年亦無妨。又說了些閒話。辭別回館。到了次日。辭別了鄭國君臣。登程而去。不數日到了陳國。復完聘問之命。各回私第。是日夏御叔看泄冶回來。又到了孔甯家。各敍寒溫。說了些濶別的話頭。提起了親事。孔甯遂向御叔道。恭喜了。昨日兄言之事。弟已與兄辦妥。不知兄當何以謝我。御叔道。怎樣說來。孔甯道。先是我將兄求婚之事。說與鄭君。鄭君道。此事好極。但須與夫人商議。容日復命。到了次日。即着人來請。我即隨來人去見了穆公。穆公說。此事雖然允了。但

小女尚幼。少遲二年來娶方妥。御叔那時聽見應允。心中歡喜。遂道。何以應之。❶孔甯道。我說蒙君金諾。待臣與司馬說知。即遲幾春亦無妨。御叔問他年紀幾何。孔甯道。十五歲了。我常聽他內侍說。容色極佳。有傾國傾城之貌。吾兄豈不大喜。二人說笑了一會。御叔辭別而去。回到家中。即將美錦十匹。白玉一雙。送至鄭國爲聘禮。且言感謝不盡之意。此話暫且不提。却說素娥。自從與神仙交媾之後。容顏愈加嬌美。一日。聞爹娘與他連會婚姻。喜不自勝。又聞說他年幼。再住幾年纔娶。未免有些不遂意處。一日。在樓下竹林內納涼。兩個使女。素娥命他採花去了。他叔兄子蠻從外進來。見他妹妹在竹林納涼。遂問。妹妹。此處可涼麼。素娥道。此處涼得。哥哥也在這裡來涼爽何如。子蠻道。坐位不便。素娥道。兄妹不比外人。同在此坐坐也不妨。這子蠻年方二九。身材俊秀。本是風月爲懷。酒色迷性的。見了他妹妹似天仙一般。且又叫同坐。早

已神魂飄蕩。忘了兄妹倫理。下邊那話勃勃欲動。心內思想起。此時無人。何不拿話引他。遂偎在一塊坐下。笑吟吟的說道。妹妹你見你婆婆家送來的彩禮沒有。素娥乃神人交媾過的。不甚害羞。遂回道。送來甚麼。我未看見。子蠻遂道。來的美錦十匹。白玉一雙。想來伯父必與妹妹看看。素娥道。與我看做甚。此時素娥亦覺有些春興。天下的愚夫。皆看的出來。況子蠻係好色之輩。愈覺動心。因素娥只穿香羅汗衫。乳峯透露。遂說道。妹妹一雙好乳。素娥臉紅了一紅。遂笑道。哥哥你吃個罷。子蠻就把嘴一伸。素娥照臉打了一手掌。道。小賊殺的。你眞個吃麼。子蠻道。我眞個吃。遂向前扯開羅衫。露出一對乳峯。又白又嫩。如新蒸的雞頭子。乳尖一點嬌紅。眞是令人愛殺。遂用口吮住不放。下邊却露出陽物。如❷金鎗一般。緊湊着素娥褲當(襠)硬角角的。素娥故意問道。那是甚麼東西。子蠻道。是件好東西。你是閨女家。那裡見過。素娥笑了一

笑。子蠻順手將素娥褲子❸扯開。推倒床上。高架金蓮。瞧見白馥馥鼓蓬蓬小饅頭一個。略有微毛。就向縫中一點紅處。用陽物一頂。雖有淫水。那裡進的去。用力一聳。儘進龜頭。又用十分力量。總覺有半截光景。極力抽送。才得到根。淺抽深入。覺裡邊似雞冠。知是花心所在。緊靠那處往裡揉擦。美不可言。又欣（掀）動素娥採戰之法。吸精導氣。緊緩（煖）異常。弄得子蠻如在雲霧裡一般。快活已極。又怕人來。把身一挺。遂即洩了。子蠻忙整衣服。素娥整亂髮。穿好衣褲。仍舊同坐。子蠻道。妹妹今日吃着甜頭了。何時可以再會。素娥道。常來走動。有空便可相會。二人方說話間。只見荷花菊英手捧一枝榴花。笑嘻嘻的道。公主看這❹枝榴花。接過來插在兩鬢邊。向菊英說道。這花戴的好麽。菊英道。公主本是好容顏。被這榴花一襯。更覺嬌美。主婢三人說笑。不提。却說子蠻自從得了素娥。時時念念。有一素娥在心裡。得空❺便走到素娥

樓下。托言玩花。有時無人。便與素娥勾搭。那日又與素娥樓上正在鸞顛鳳倒之時。忽然被荷花撞見。這荷花原❻是伶俐丫頭。見了此事。抽身就走。那時早被素娥看見。說聲。不好。有人來了。子蠻問道。是誰。素娥說。荷花剛才他看見。就抽身去了。子蠻道。此事當如何擺佈。倘或他言語出來。如何是好。素娥道。不妨。待我引他入馬。便不肯說了。子蠻道。妙妙。遂披衣出門而去。到了晚間。遂命菊英道。你到前邊。與他說要幾個點心來。就說我餓了。菊英奉命而去。只有荷花在側。素娥道。我的私事已被你看見。你曾向旁人說麼。荷花道。小婢服事公主。公主之事。如何敢向外人言。素娥道。好一個伶俐丫頭。又問道。此事可也願麼。荷花道。小婢年已二八。如何不願。但無此美事到婢人耳。素娥道。你既有心。即能如願。待你狎千歲來時。咱三人同歡便了。荷花❼微聲而應。說着。菊英取點心來了。素娥少用一二。遂脫衣寢。自此以後。俱是荷花傳言。荷

花看人。三人朝朝共寢。夜夜歡娛。這子蠻本是個瘦弱人子。怎經的二人纏擾。又加素娥採戰之法。借陽補陰。素娥色愈媚。子蠻顏色愈枯。到二載有餘。遂得了一個色癆。服藥不痊。又兼慾火屢動。漸漸飲食不下。吐血不止。到了七八個月上。嗚呼哀哉死了。客中之人。也有聞其風信的。也有知道與素娥有事的。但皇[8]家公主。誰敢輕言。只好啞然便了。正是。

自古紅顏多薄命。　誰知好事不到頭。

按下子蠻喪命不表。却說那陳國司馬夏御叔。自約親之後。又是三春。男女之情。勃勃難已。想素娥年已二九。可以婚娶。遂央孔甯到鄭國。見了穆公。說些和好的話頭。遂說起完姻之事。孔甯道。公主年已長成。司馬內助無人。今使臣來說。要求迎娶公主。不知大王意下如何。穆公道。從前尚幼。今年已長成。理宜婚娶。任憑司馬揀擇吉日來娶可也。孔甯

遂呈上一份紅金簡。道。司馬已看吉日。就是三月初三日。穆公接來一看。上寫着。謹遵時憲書。擇娶吉期。三月初三日。諸事無忌。大吉大利。穆公遂命侍人送於宮內。又向孔甯道。今已二月初八了。到三月初三。止有半月之期。少不得又煩大夫往返勞駕了。孔甯說是理應效力。又閒談了幾句話。辭別就館。到了次日起身。百官送出城外。飲餞而去。回到陳國。見了御叔說知。御叔道。爲弟之事。兄往返受勞。何以安。孔甯原是戲鬼。遂口道。少不得娶到家來。咱二人同用罷了。御叔道。若要同用。也少不得叫孔嫂先與我用了。二人耍笑一回。各自回家。光陰似箭。轉眼之間。就是三月一日。御叔約同孔甯。見過靈公回來。命家丁僕夫。收拾轎馬。伺候御叔。即日同孔甯往鄭國而來。一路旌旗蔽天。車馬聲喧。不日之間。來到鄭國交界。只見鄭國文武官員。俱在十里長亭等候。御叔孔甯一齊下馬。飲過接風酒。與百官一同入城。就館驛歇了。穆公即來

拜謁。翁婿二人握手言歡。獻酒進飲。至初更方散。穆公回宮見了夫人。說道。女婿眞眞標致。人材出衆。決不擇嫌於他。夫人聞聽。心中喜歡。不題。到了初三日。御叔揷花披紅。孔甯朝服相陪。來到午門外。穆公迎接上堂。揖讓之禮。不必說。飲酒饌已畢。遂迎請公主上轎。一路鼓樂喧天。好不熱鬧。來到館驛。下轎拜過天地。二人同入洞房。吃了合巹。挑開蓋頭。御叔擧目一看。見新人宮粧環珮。恰是月裡嫦娥一般。心裡說。夏御叔那世修的。配這樣美人。到了晚間。衆賓散去。二人解衣就寢。素娥暗將緊牝丸吞下一粒。御叔靠到素娥身邊。覺得玉骨冰肌。柔軟非常。慾火大動。遂將玉莖向花心上一頂。絲毫莫進。只當素娥是個處女。初經人事。恐怕用力太猛。令他疼痛。緩緩投入半截。覺得裡面火熱。四扇夾的甚緊。精神發作。極力抽送。方才至根。心中快樂。洩了又洩。一夜數回。到了天明起來。梳洗已畢。遂向孔甯謝❾過了親。辭別穆公。上了轎馬。

同孔甯回陳國而去。一路之事。不必多述。回到家中。見過靈公。回到私第。素娥除去宮粧。換上便服。愈見嬌美可羨。御叔十分鍾情。到了晚間。便歡狎無度。這且不提。却說荷花菊英兩個使女。陪嫁素娥來了。是夜菊英大聲喊。慌的荷花提燈一照。說道。不好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心中歡喜，遂道：何以應之」原作「心中遂喜道：何必歡喜」，據六卷本改。

❷「如」原作「之」，據六卷本改。

❸「子」字原無，據六卷本加。

❹「這」原作「只」，據六卷本改。

❺「空」字原無，據六卷本加。

❻「原」原作「便」，據六卷本改。

❼「花」原作「聲」，據六卷本改。

❽「皇」原作「我」，據六卷本改。

❾「謝」原作「說」，據六卷本改。

第三回　弔故交閨閣間❶意　遊竹林二士爭風

話說荷花拿燈一照。只見菊英面如土色。牙齒緊咬。說道。不好了。妹妹你是怎的。叫了半日。菊英方才略好些。睜目看見荷花在側。眼目流淚。說道。姐姐。吾命休矣。荷花說。你覺的怎樣。菊英道。方才吾見一個鬼。手提繩鎖。來索吾命。想來不可復生。言畢。哽咽。荷花遂將此事。告於主母。素娥也覺悽慘。到次日。菊英遂氣絕而死。素娥命人買棺木葬埋。不提。

這素娥因嫁了夏姓。遂命姬。住了二載有餘。遂生一子。名喚徵舒。字子南。只因御叔是好色之徒。朝朝相狎。夜夜歡淫。又加素娥有採戰之法。精力漸漸損耗。容顏漸漸枯槁。又住了數日。一病不起。那日見姬在旁。遂含淚道。卿有這等容顏。日後必不寂寞。但恨孩兒年幼。無人照管。恐不能獨力成人。言畢。伏枕而泣。遂命夫人叫了孩兒來。夏姬命人叫到。

御叔囑咐了言語。又向夫人說。此兒氣宇非凡。日後要將此兒托於契友孔甯。使他照管他成人。至卿能守則守。不能守。任卿所爲便了。夏姬道。相公放心。相公萬有不虞。奴家決不再嫁。以玷門風。常言說。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奴決不作負義之人。御叔聞言。不勝欣悅。夏姬遂請名醫給御叔調治。忽一日。醫生診脈道。此病不可治矣。遂辭別而去。夫人聞之。號泣半晌。到了次日午時病故。夫人穿孝服。治辦喪具。一面報靈公。一面報於各衙門。孔甯得了報。又暗自喜悅道。夏姬每日見我。常有戀戀之意。只因他丈夫在。未敢啓齒。今御叔❷已死。少不得這肥肉是我口裡的了。遂即換了素服。去夏家弔喪。一路走來。進了大門。直哭到內室。夫人亦哭。哭罷。夫人遂向孔甯道。丈夫臨終之時。曾向奴家說過。說他終身契友惟大夫一人。小兒徵舒年幼。全仗大夫照管他成人。❸一切喪具。亦仗大夫料理。說罷。遂磕下頭去。孔甯忙還了禮。就

道。吾嫂放心。此事全在小弟身上。說罷。遂出外代理喪事。到了日落西山的時。就在夏家住下。夏姬聞之。就命荷花送出一鋪蓋茶酒來。這孔甯留心已久。坐在書齋。正思勾搭夏姬之計。忽然荷花送茶酒出來。孔甯見他有一段風流體態。遂滿心歡喜。迎着荷花笑嘻嘻的道。誰叫你送來的茶酒。荷花本是個伶俐風騷。慣與主母做脚線。攬主顧的。遂笑容可掬。說道。主母叫我送來的。那時又將秋波一轉。頗帶着送情的光景。惹的個孔甯慾火上升。且喜四顧無人。遂趕上荷花。抱到懷中。親了一個嘴。那荷花恐怕人來不好看。就抽身去了。孔甯此時悵悵。如有所失。是夜一宿不寐。想出一條巧計來。自己笑道。呀。可訪着一條妙計。自古說的好。人不圖財。誰肯早起。我明日與荷花些財物。他自然依從我了。我何愁他主母不到我手。主意已定。到了次日。絕早起來。走到家中。取了些簪環首飾回來。仍舊替他辦事。到了晚間人靜時候。荷花又送

出茶來。孔甯喜的抓耳撓腮的笑道。我的荷花姐姐。荷花道。叫我又吩咐何事。孔甯道。你服侍殷勤。無物可贈。我見你頭上首飾稀少。特取些來與你。可好麼。荷花道。理當服侍。怎敢要老爺的東西。孔甯遂拿一個金漆盒。遞給荷花。接來打開一看。見有許多金珠東西。遂帶笑說道。大夫賜賤妾如許東西。多謝了。孔甯道。不須謝。你進前來與我說話。荷花往前走了幾步。孔甯摟到❹懷裡欲求雲雨。荷花道。此事等賤妾打發主母睡下。方敢私出。孔甯遂放他去了。果然到了初更時候。荷花黑夜走來。孔甯遂迎他進去。掩上房門。俱脫了衣褲。就在椅上。分開兩腿。燈光之下。看見陰戶高聳肥白。夾縫中淫水浸浸。孔甯用手拿玉莖照裡一聳。這荷花經過人事的。但未曾生育。雖不甚緊。亦不甚鬆。三抽兩送。必欲到根。漸漸深入。一連抽了數百餘下。覺得荷花裡邊雞冠兜裡(裹)龜頭。如吞吮之妙。花心亂動。又緊抱孔甯之腰。不住哼哼。孔甯

只得按定那處。左擺右揉。弄的荷花淫聲浪語。無所不至。覺得渾身酸麻。連着數次。又將嫩舌送過。孔甯吮之。舌尖一點冰涼。便知荷花盡興。自己暢美。也就洩了。荷花將帶的綾帕。彼此擦抹乾淨。及看椅下。淫精浪水。流於滿地。二人起來。從新睡在綾被中。共枕偎抱。孔甯才託轉於主母入馬之事。荷花一併應承。孔甯道。若要事成。重重的謝你。荷花道。我與主母情形說知。到起更時候。我來叫你。說完。天已五鼓。荷花說。賤妾不敢久留。我要去也。遂披衣開門。人不知。鬼不覺。回到自己房中去了。到了次日。果然將孔甯私通之事。告訴主母。夏姬問道。你曾與他交媾否。荷花遂將晚間之事。說了一遍。又將孔甯送他之物。與夏姬看了。夏姬本是風流女子。那有不應允的。遂點頭應諾。到了日落。孔甯仍舊住在書房。至起更以後。荷花果然出來。引他到繡房以上。夏姬恐人知覺。並未點燈。荷花引他床邊。孔甯手一摸時。知夏姬臥於床上。不覺淫

興大動。玉莖昂然。即刻脱去衣服。翻身上床。夏姬用手摟抱。孔甯即將玉莖偎到牝口。覺得緊湊難入。如處女一般。半天方才進去一半。孔甯道。奇怪。此人年已四十。又生過兒子。如何這等緊法。向夏姬問道。嬌嬌。你是什麼牝戶。這等緊湊。宛如處女。夏姬道。神人傳的法。孔甯暗着驚訝。説着。就將自己玉莖全入。夏姬迎湊得法。直弄了一夜方歇。夏姬向孔甯道。徵舒已長成。做事不便。不如郎領他在外。從師讀書。我回居竹林。咱二人方可長遠。孔甯連聲應諾。到了天明。竊繡褲而穿。又住了幾天。喪事已畢。孔甯遂將徵舒領去。從師讀書。夏姬退歸竹林。二人常相往來。無一人知覺。一日見了同事官儀行父。飲酒中間。遂將夏姬之事告訴於他。又將所竊繡褲釋示於他。儀行〔父〕與孔甯。都是兩個幸臣。素事靈公。躭於酒色。隨主遊戲。原是個酒色隊裡打鑼鼓的。當日聞聽此言。不覺心癢意亂。回到家中。費了一片心機。以厚幣結交荷花。求

其先容。夏姬平日窺見儀行父身材長大。像貌偉豐。也夙有其心。遂遣荷花約他私會。儀行父厰來助戰春藥。以媚夏姬。故夏姬愛之倍於孔甯。儀行父向夏姬道。孔大夫有繡褌之賜。亦欲求一物爲表記。以見均愛。夏姬笑道。繡褌彼自竊去。非妾贈。因附耳說。雖在同床。豈無厚薄。乃自解所穿碧雞襦。送於行父。儀行父大悅。自此行父往來甚密。孔甯不免少踈矣。有古詩爲證。

鄭風何其淫。桓武化自渺。
士女競私奔。里巷失婚姻。
仲子牆欲踰。子充性偏狡。
東門憶茹藘。野外生蔓草。
青衿縈我心。駕車去何杳。
風雨雞鳴時。相會密乃巧。

揚水流束薪。　讒言莫相擾。
習氣多感人。　安能有美好。

這儀行父得了碧雞襦。也誇示於孔甯。孔甯私叩荷花。知夏姬與儀行父相好甚密。心懷妒忌。無計拆散。忽一日。偶在夏姬花園中閒步。想出一妙策來。未知想出何計。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間」原作「問」，據書前目錄改。

❷「叔」字原無，據六卷本加。

❸「成人」原作一「於」字，據上文及六卷本加改。

❹「到」字原無，據六卷本加。

第四回　梨花園使女作媒　棲鳳樓佳人增美

話說孔甯忽然想出一條妙策來。說道。有了。我想靈公性貪淫樂。久聞夏姬之美。屢次言之。相慕甚切。恨不到手。不如引他入馬。陳侯必然感我。況陳有個暗疾。醫書上名曰狐臭。黠曰腋氣。夏姬定不喜歡。我去做個貼身幫閒。樂得從中調情。討些便宜。少得儀大夫不便常來。出了我這點燃（撚）酸的惡氣。好計好計。遂獨見靈公閒話。說及夏姬之美。天下絕無。靈公道。寡人亦久聞其名。但年紀已近四旬。恐三月桃花。未免改色矣。孔甯道。夏姬熟曉房中之術。容顏鮮嫩。如十七八歲好女子一般。靈公聞之。不覺慾火上升。遂問孔甯。卿有何術。使寡人與夏姬相見。孔甯又奏道。夏氏所居竹林。是幽雅茂密。可以遊玩。主公明早只說

幸株林。夏氏必然出來相迎。夏姬有婢。名荷花。頗知情事。臣當以主公之意達之。萬無不諧之理。靈公笑道。全仗愛卿作成。次日傳示。駕車遊株林。只叫大夫孔甯相隨。孔甯遂送信於夏姬。叫他珍饈相候。又露其意與荷花。使之專(傳)達。那邊夏姬也是個不怕事的主顧。此時預備停當。靈公一心貪慕夏姬。把遊玩當個名頭。正是。

竊玉偷香眞有意。　觀山玩水❶本無心。

不多時候。來到夏家。夏姬穿禮服相迎於廳前。拜謁致詞道。妾兒徵舒。出就外傅。不知主公駕臨。有失迎候。其聲如新鶯巧語。嚦嚦可聽。靈公視其容貌。眞天仙一般。六宮妃嬪。罕有其匹。遂向夏姬道。寡人偶爾閒遊。輕造尊府。幸勿驚訝。夏姬斂衽對道。主公玉趾下臨。株林增色。賤妾備有蔬酒。未敢獻上。靈公道。既費庖廚。不須禮席。聞尊府園亭幽雅。梨花正茂。願一觀之。主人盛饌。就在園亭相擾可也。夏姬道。自亡夫去世。

荒園久廢掃除。恐屈聖駕。賤妾預先告罪。夏姬應對有序。靈公心上愈加敬重。命夏姬換去禮服。引寡人園中遊玩。夏姬遂卸了禮服。露出一身淡裝。如月下梨花。雪中梅蕊。别是一種雅致。夏姬引至後園。却有喬松秀柏。奇石名葩。池沼一方。花亭幾座。中間有一高軒。朱欄繡房。甚是潤敞。此乃宴客之所。左右俱有迴廊。軒後曲房數層。迴廊周折。直通內院。園外有馬廐。乃是養馬之處。園西空地一片。俱是梨花。馥郁繽紛。香氣襲人。正一所好花園也。靈公觀看了一回。軒中筵席已備。夏姬執盞。定席。靈公賜坐於旁。夏姬謙讓不敢。靈公道。主人豈可不坐。命孔甯坐左。夏姬坐右。今日略去君臣之分。便好盡歡。飲酒中間。靈公目不轉睛。夏姬亦秋波送盼。靈公酒興帶了風情。又有孔大夫從旁打和鼓。酒能暢懷。不覺其多。轉瞬日落西山。左右進燈。洗盞便(更)酌。靈公大醉。臥於床上。鼾鼾睡去。孔甯私罣夏姬說。主公久慕容色。今日此來。立要

求歡。不可執謬。夏姬微笑不答。孔甯由他便宜行事。出外安置。隨衆歇宿。夏姬整備緞衾繡枕。假意送於軒中。自己却香湯沐浴。以備召幸。只留荷花侍駕。少許靈公醒來。張目問是何人。荷花跪而應曰。賤婢乃荷花也。奉主母之命。服侍千歲爺爺。因持酸梅醒酒湯以進。靈公道。此湯能爲寡人作媒否。荷花道。賤婢不會爲媒典。頗能效奔走。但不知千歲爺爺屬意何人。靈公道。寡人爲汝主母。神魂俱亂矣。汝能成就。吾當厚賜汝。荷花道。主母賤體。恐不足當貴人。倘蒙不棄。賤婢即當引入。靈公大喜。即命荷花掌燈引路。曲曲彎彎。直入內室。夏姬明燈獨坐。如有所待。忽聞脚步之聲。方欲啓問。靈公入房。荷花將銀燈攜出。靈公便擁抱入帷。解衣共寢。只覺夏姬肌膚柔膩。着體欲融。歡會之時。宛如處女。靈公怪而問之。夏姬道。妾有傳法耳。生子之後。不過三日。花房充滿如故。靈公便道。寡人雖遇天仙。亦不過如此矣。論起❷靈公陽物。本不及

孔儀二大夫。況有狐臭之氣。更沒甚好。只因他是一國之君。夏氏也未免懼三分勢力。不敢擇嫌於他。枕席上百般獻媚。虛意奉承。恐怕靈公氣弱。叫靈公仰臥。自己騎在靈公❸身上。將兩股夾緊。一起一落。就如小兒口吃櫻桃的一般。弄得靈公渾身痲癢。一洩如注。二人抱頭共寢。須臾。靈公淫興復作。挺鎗又戰。一夜之間。雲雨七次。靈公渾身如散。四肢難擧。力倦而睡。睡至雞鳴。夏姬推靈公起身。靈公道。寡人得交愛卿。回視六宮。猶如糞土。但不知愛卿有分毫及寡人否。夏姬恐靈公知孔儀二人往來之事。乃對靈公道。賤妾實不敢欺君。自喪先夫。不能自制。未免失身他人。今既得侍君侯。從此當永謝外交。不敢復有二心。以取罪戾。靈公道。愛卿平日所交。係何富貴。願愛卿悉述不隱諱。夏姬道。孔儀二大夫。因撫遺孤。遂至於亂。他實未有也。靈公笑曰。怪的孔甯說卿交接之物大異尋常。若非親試。❹何以知之。但既告寡人。卿其無疑。惟

願與卿常常而見。此情不絕。其他任卿所爲。不汝禁也。夏姬道。主公能源源而來。何愁不常常而見乎。須臾。靈公起身下床。夏姬抽自己貼身汗衫。與靈公穿到身上。道。主公見此汗衫。如見賤妾矣。荷花遂由舊路。送至軒下。天明。後廳上已備早膳。孔甯率衆車駕伺候。夏姬請靈公登堂。登車問安。庖人進膳。從人俱有酒食犒勞。孔甯爲靈公御車回朝。百官知陳侯野宿。於是俱集朝門外伺候。靈公傳令。免其朝參。逕入後宮去了。忽然從宮中閃出一員官來。叫了一聲。孔兄遠來。我有話與你講。孔甯回頭一看道。呀。原來是你。要知此人爲誰。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觀山玩水」原作「觀水玩山」，據六卷本改。

❷「起」原作「其」，據六卷本改。

❸「公」字原無，據六卷本加。

❹「試」字原無，據六卷本加。

話說孔甯認的是儀行父。見孔甯走來。遂一手拉住孔甯。走到隱僻之處。附耳問道。主公在何處射獵。今夜在何處住下。當以實情告我。勿得隱瞞。孔甯見不能諱。只●得直言。儀行父知是孔甯薦。頓足說道。如此好事。如何讓你去做。孔甯道。主公十分得意。第二次讓你做好事便了。二人大笑而散。到了次日。靈公早朝禮畢。百官俱散。召孔甯至前。謝其薦舉夏姬之事成。召儀行父問道。如此樂事。何不早奏寡人。你二人却占先頭。是何道理。孔儀二人奏道。臣等並無此事。靈公道。是美人親口說的。卿等不必諱矣。孔甯道。譬如君有味。臣先嘗之。若嘗而不美。不敢薦於君也。靈公笑曰。譬如熊掌奇味。就讓寡人先嘗也不妨。孔儀二人俱大笑不止。靈公又道。你二人雖然入馬。他偏有物送我。乃脫下襯衣

示之。你二人可有麼。孔甯曰。臣亦有之。孔甯遂撩衣現其繡襠。道。此非美人所賜乎。不但臣有。行父亦有。靈公問行父是何物。行父解下碧雞襦。與靈公觀看。靈公見之。大笑道。我三❷人隨身俱有證見。異日同往株林。可作連床大會。一君二臣在朝堂戲謔。這話早傳出朝門外。惱了一位正直之臣。咬牙切齒的道。朝廷紀綱之地。都如此胡言亂語。是何道理。陳國之亡。屈指可待矣。遂復身入朝門進諫道。正是。

自古忠邪難並立。　徒憐比干志節高。

却說一君二臣正在朝堂戲謔。忽見一人執笏趋進朝門。三人瞪目視之。見是泄冶。孔儀二人素憚泄冶正直。今日不宣自至。必有規諫。遂先辭靈公而出。靈公抽身欲起御座。泄冶連忙上前。拉其衣而奏曰。臣聞君臣主敬。男女主別。今君臣宣淫。忽(互)相標榜。失君臣之敬。無男女之別。倫滅已極。亡國之道也。君必改之。靈公自覺汗顏。❸隨曰。卿勿

❹多言。行且悔之矣。泄冶辭出朝門。孔儀二人尚在門外打聽。見泄冶怒氣沖沖而出。閃入人空中避之。泄冶早已看見。將二人喚出。責之曰。君有善。臣宜宣之。君有不善。臣宜掩之。今子爲不善。以誘其君。而又在朝堂揚其事。何以爲訓。甯不羞乎。二人不能措對。唯謝教。泄冶去了。孔儀二人又來見靈公。述泄冶責備之語。遂道。主公日後不可遊株林矣。靈公道。卿二人還往否。二人答道。彼以臣諫君。與臣無涉。臣等可往。君不可往。靈公奮(憤)然曰。寡人甯得罪於泄冶。安肯捨此樂地乎。孔儀復奏曰。主公若往竹林。恐難當泄冶強極之諫。靈公道。二卿有何策。令泄冶勿言。孔甯道。除非使他不能開口。靈公道。彼自有口。寡人難禁之不言。儀行父道。孔甯之言。臣知其意。夫人死則口閉。主公何不傳旨殺了泄冶。則終身之樂無窮矣。靈公道。寡人不能。孔甯道。臣使人刺之何如。公曰。卿可自爲。二人出朝。一處商議。行父道。昨日有司奏一犯罪

的強盜。秋後出決。吾見其人兇勇異常。若能赦他死罪。再賞他幾兩銀子。他必欣然願爲。孔甯道。此人叫甚名字。儀行父道。名張黑夜。因獨自進樓院。殺了看家的家丁。因此犯罪。若用此人。必能成功。到了次日。孔甯❺見了靈公。說。有一犯罪強盜。主公若赦他的死罪。必能殺泄冶。靈公沈吟一時。遂寫旨一道。遞於孔甯。孔甯接旨。出了朝門。到了儀行父家中。將旨遞於儀行父。即着人傳旨。速提張黑夜至此處聽審。不多一時。將張黑夜提到儀行父堂下。行父命左右迴避。與孔甯親解其縛。用手扶起。附耳說道。如此如此。到了次日早朝。百官散去。張黑夜遂伏於半途阨要之處。專候泄冶。不提。却說泄冶朝罷。退出朝門。忽然一陣頭昏。目跳肉戰。自己也不知何爲。有跟隨的一個家人。名喚李忠。見主人這等光景。問道。相公是怎的。泄冶道。吾亦❻不知。李忠道。莫非家中有事。李忠遂急扶泄冶上馬。正走之間。忽見一人自松林內跑出。一手將

泄冶扯下馬來。舉刀便砍。李忠看見。大聲喊道。你是何人。輒敢行兇。黑夜看李忠漸漸趕到。即回手一刀。將李忠砍倒在地。泄冶見把李忠殺了。早已魂飛天外。三舞兩弄。被黑夜一刀砍倒。割下頭來。用布包好。匿於懷中。來見行父。行父大喜。賞銀五十兩。縱使歸家。此事只有孔儀二人知道。外人俱不得知。二人又私奏陳侯。陳侯亦喜泄冶死。國人皆認爲陳侯所使。不知爲孔儀二人之謀。史臣有讚曰。

陳喪明德。　君臣宣淫。

簪纓組服。　大廷株林。

壯哉泄冶。　獨天直音。

身死名高。　龍血比心。

自泄冶死後。君臣更無所憚。三人不時同往株林。一二次還是私偷。以後習以爲常。公然不避。國人作株林的詩以諷之。詩曰。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

匪適株林。從夏南。

徵舒字是子南。詩人忠厚。不曰夏姬。而曰夏南而來也。陳侯君臣三人。和局間歡。未知將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只」原作「直」，據六卷本改。

❷「三」原作「二」，據六卷本改。

❸「汗顏」原作「顏汗」，據文義改。

❹「勿」原作「當」，據六卷本改。

❺「簾」原作「儀」，據六卷本及下文改。

❻「吾亦」原作一「你」字，據六卷本加改。

且說儀行父的夫人吳氏。乃是屠人女。稍有二分姿色。其性淫蕩。在家未娶時。即與人私通。有了身孕。服藥打下。後被他爹娘知道。要將他活埋。還是他嫂子替央下。適有人與他說媒。說與儀行父爲妻。那時儀行父與孔甯。本是個屁股孩子。因得幸於靈公。故封爲大夫。這吳氏嫁於行父。倒也對路。二人如膠似漆。夫恩婦愛。後來日久❶怕吳氏知道自己底理。(細)所以有些懼內。自行父通了夏姬。遂於吳氏疎淡。吳氏鬱悶。全未知是何緣故。一日。行父醉而歸家。見了吳氏。也不睬他。便自己睡去。吳氏愈加愁悶。暗怒道。人有野花。便不思家花。丈夫或有外交。所以他不睬我。待他睡醒時。我以言挑之。看他如何。到了半夜時候。行父醒來。叫道。快拿茶來我吃。吳氏叫起丫鬟。與他烹茶。行父又叫道。我

渴得緊。茶不用烹。拿涼水我用便了。丫鬟慌忙送過一碗涼水來。行父接過。一飲而乾。原來行父這日與夏姬交歡。酒醉歸家。竟把那事忘了。呵(喝)了一碗涼水。遂生起陰症來。頃刻間肚腹疼痛。面目改色。就在床上磕頭打滾的痛起來了。夫人道。你是怎的。行父道。我是腹痛的甚。夫人快救我。吳氏道。你與誰做那不長進的事。叫我救你。佯裝睡着。任他喊叫。並不睬他。丫鬟聞聽此言。忙道。老爺雖然有些外事。今日疼痛如此。那有見死❷不救的道理。吳氏聞聽此言。也覺說的有理。遂說。既然如此。你可將他腳上攬筋。用口咬住。咬得他出汗即愈。這丫鬟原是行父姦過的。一聞此言。遂即上床。咬住攬筋不撒。夫人起來。見儀行父果然急的一身冷汗。肚中即不疼了。鼾鼾睡去。到了次日。夫人起來。梳洗已畢。將房門緊閉。拿了一根棒錘。用手揭起被來。問行父。你在外邊交通那個淫婦。快快說來。免得老娘動手。這行父見夫人動怒。夜間

生陰。又有實證。私通夏姬之事。從實說了一遍。吳氏聞聽此言。掩面痛哭。罵道。你相與這個淫婦。遂把老娘忘了。今日沒有別的。你寫一張休書於我。你娶那個淫婦。我另嫁便了。行父慌忙道。夫人莫哭。我今後再不往夏家去了。如何。夫人道。你若不去。除非對天說誓。我方肯信。行父即說誓道。我若再往夏家去時。教強鬼拉去。萬世不得人身。那時任憑夫人嫁於何人。夫人道。你果有眞心。我就不打你了。遂把棒鎚擱下。到了後來。孔甯等三人同淫夏家。被夏徵舒殺了陳靈公。又被楚莊王殺了。孔(甯)儀(行)父歸國之時。白日見徵舒泄冶等一夥鬼魂。索命而死。由(應)了他的誓。此是❸後話。不提。却說儀行父雖然如此說了。只是要哄過夫人。到了病愈。仍天天同靈公留宿夏家。與❹夏姬百般淫樂。回來對夫人說。朝中有事。夫人心中狐疑。一日拷問。囑咐過的應道。這些時。朝中事忙。遂只在朝房住下。夫人大怒道。料想你不肯實說。

叫丫鬟拿一根竹板來。將那小廝打了二十。小廝被打不過。遂將衙門大事說了一會。以證語實。希圖免打。那吳氏那裡肯信。又打了二十。小廝只得將行父常往竹林之事。從實說了一遍。夫人聞聽。遂命丫鬟拿繩子來。將他綑住。等老爺來時。好叫他對證。果然行父又從夏姬家回。夫人迎着問道。朝中今日又有何事。行父一時不及對詞。說的半晌不語。夫人道。好好。你在夏家去。莫道我不知。行父說。我對夫人說誓。豈有還往他家去的。夫人說。現有干證在此。叫人牽出那個小廝來。行父一見。即知事犯。問道。他是怎樣說的。夫人將拷打之事。說了一遍。行父道。他是受打不過。特謊言搪塞。夫人不要聽他。吳氏那裡肯依。說道。我也不管你去不去。你寫一張休書與我。任我改嫁便了。行父猶豫不肯。夫人越吵越發。越鬧越惡。行父無奈。只得勉強寫一張休書。遞與夫人。夫人道。你得念❺於我聽。行父念道。立休書。儀行父因夫婦不和。夫人情

願。將他休了。行父另娶。吳氏改嫁。永無悔言。立休書存證。夫人聽罷。接來一看。說道。上頭並無脚手印。如何直得休書。行父即與他打上脚手印。夫人方才收了。遂收拾箱籠。回娘家去。行父不忍目覩。避在一傍。夫人毫無戀戀心意。窮日之力。悻悻回到吳家。其爹娘遂與夫人改嫁了一個木匠。因他陽〔物〕甚微小。又私通了同行的木匠。名喚怯保。陽物九寸有餘。那時怯保尚未娶親。摸着這個對頭。不知好歹。盡力一頂。吳氏着重。流血滿褥。昏迷而死。這話暫且不表。却說儀行父自從休了吳氏之後。遂逐日同孔甯引着靈公。在夏家淫樂。那夏姬本是個淫極之婦。一人單來。不足其遂。飲酒中間。向三人說道。今日白晝之間。春心忽動。那位情郎與奴快樂快樂。三人聞聽此❻言。一齊爭上。夏姬笑道。何必如此。咱大家同樂。何如。衆皆許諾。遂各脫衣服。大白日裡赤身露體。閉上外門。夏姬仰臥床上。靈公先扒上去。摟住了腰。對準牝口。將陽

物往前一頂。吃的一聲。金莖直入。一進一出。唧唧的響。行父看得急了。聽得窗外似有人笑。知是荷花。遂將門開開。跑出來。荷花轉身欲去。行父向前抱住後腰。扯開褲子。隔山討火。弄將起來。只聽靈公說道。早已洩了。你們來罷。儀行父捨了荷花。欲淫夏姬。誰知半夜起身早。又有早行人。此時早被孔甯挺鎗上馬。口對香腮。叫了聲親親。抽扯起來。渾身亂動。弄了半日。不分勝負。儀行父着了急。一手把孔甯掀下馬來。遂翻身上去。抽扯之聲。比前大不相同。因他陽物較二人頗大。又有助戰的春方。遂大開旗鼓。一衝一撞。弄的個夏姬哼哼的浪語。不住的叫親親。行父又叫他騎在自己身上。己却仰在下面。說道。娘子。我與你做牛油倒澆燭。二人正弄的熱鬧。又被孔甯把夏姬推倒。覆身上去。大弄大戰。儀行父見他幹起。遂怏怏❼穿上衣服。出門去了。孔甯也不管他。竟自與夏姬獨戰半日。到了點燈時候。方才洩了。孔甯同靈公穿衣而去。要

知儀行父去後端底。且聽下回。自然明白。

校記

❶ 下文原書左右二半頁（各四四八字）顚倒，今據文義及六卷本訂正。

❷「死」原作「事」，據六卷本改。

❸「是」原作「事」，據六卷本改。

❹「與」字原無，據六卷本加。

❺「得念」原作「念得」，據六卷本改。

❻「此」原作「之」，據六卷本改。

❼「怏怏」原作「快快」，據文義改。下同。

第七回　儀行父獨占花林　夏徵舒怒殺平國

話說靈公與孔甯去後。夏姬暗想道。儀行父怏怏而去。必定見怪於我。不如今夜趁着他二人去了。無人爭競。把他接來。與他獨自快樂快樂。豈不是好。遂命荷花夤夜去接行父。那行父被孔甯推下馬來。鬱鬱不樂。回到家中。正欲打點安歇。忽聽得有人叫門。行父急忙開門來看。見是荷花。遂一把摟住。親一個嘴道。我〔的〕親親。你夤夜來此。是何緣故。荷花道。主公與孔大夫俱去。我主母叫奴來請大夫。獨樂一宵。不知大夫意下何如。儀行父又親一個嘴道。我的親親。你主母好知我心也。荷花道。主母心急。望大夫速行。行父即時換了青衣小帽。同荷花走到株林。夏姬坐在繡樓上。見行父到了。就如得件珍寶的一般。叫荷花忙備酒饌。與行父對飲。夏姬道。適才孔甯強量。使郎君不得盡興。奴家惶

恐。故特請郎與奴快樂一夜。行父道。孔甯那廝。只知獨樂。不能共樂。那廝竟這般絕戶樣。但午間之事。與娘子無干。何必惶恐。以後我三人同來時。只候他們去後。二人再樂不遲。說着。廚上已端上飯來。二人用過戰飯。即將樓房門緊閉。脫得渾身淨光。荷花也脫了衣服。三人坐床上。赤身飲酒。行父道。這酒盅兒端的人不耐煩。不如在你那個去處。我把頭來低下飲着。豈不便易。夏姬聞聽。遂即仰臥。將兩腿抬的高高的。行父將酒杯擱在牝口上。令荷花執壺酌酒。行父用口接飲。這行父酒量過大。飲了十餘杯。才有些酒意。即將酒杯拿出來。用手指挑弄其花心。那夏姬的牝口。緊原是緊的。剛剛下去一個手指即滿了。行父挑弄了一回。陽物昂然堅硬。遂向衣帶取出了一包淫器。打開拿出一個圈兒。名喚銷陽圈。套在玉莖根上。又拿出一包藥丸來。名久戰長陽丸。又拿出一個東西。有四五寸長。與陽物無異。叫做廣東膀。遞與荷花。說道。我

與你主母幹事。你未免有些難過。此物聊可解渴。荷花接過來道。這東西怎樣弄法。行父道。用熱水泡泡。他便硬了。荷花用熱水一泡。果然堅硬如玉莖一般。往牝口一捅。禿的一聲。便進去了。荷花又問道。怎樣制（掣）出他來。行父笑道。不是如此弄法。你將那上頭紅繩。綁在脚上。往裡抽送就好了。荷花果然如法。拴在脚上湊對牝口。用手拿着往下一按。便進去了。往上一抬。就出來了。一抽一送。甚覺有趣。行父見他收拾妥當。方才將那丸藥。呑在肚內。那陽物❶登時青筋暴露。長了一寸。粗了好些。夏氏仰臥。把腿擱在床欄杆上。自己的腿却從夏姬的腿空裡靠定。湊準那個縫裡。加力一頂。僅進去半個頭兒。又一送。便送不動。夏姬道。怎麼只是弄不進去。行父道。娘子的牝口太緊。夏姬就命荷花推着行父的兩腿。道。兩人之力。定無弄不進去的。果然荷花在後。兩人一齊用力。頂的唧唧呀呀的。方才全根盡沒。早尋着夏姬。行父只覺牝

內滾熱。並無一點間空。妙不可言。遂將玉莖頂住。不肯少動。夏姬道。快些抽送。我陰中癢起來了。行父即將玉莖提起。抽幾抽。又不動了。夏姬見他如此淘氣。即運起氣來。兩足用力。往前挺了一挺。牝內自起自落。兩人絕不動轉。那玉莖左揉右擺。如抽送的一般。弄了一會。行父精雖未洩。渾身氣力都盡。纔要暫出葫蘆。夏姬用力一夾。箍的挺結實。那裡退的出來。只得就勢往裡聳了一聳。那玉莖仍自跳躍起來。弄了一會。行父道。我遍身酸的受不得了。夏姬方才把腿落下來。還(運)一口氣。行父便把玉莖拔出少歇。那牝口即合上。仍舊是緊緊的。不多一時。行父慾火又動。挺鎗插入。夏姬便不肯運氣。那牝口覺寬了些。行父抽送如意。正到熱鬧的時節。那邊荷花覺着牝內如火燒的一般。使上力氣。將那廣東貨兒。不住的抽送。也是該他倒運。弄的太緊了些。只聽的叱的一聲。把那繩兒斷了。那膀弄到裡頭去了。外面一點踪跡也看不

見。手足冰冷。兩眼不住上翻。行父瞧見。說。不好了。他把繩兒弄斷了。忙把玉莖拔出。跳下床來。將荷花扶起。叫夏姬從下面與他討。夏姬討了一會。那裡討得出來。還是行父用手按住了小肚子。往下一擠。才出來了。荷花漸漸的甦醒過來。行父從新與夏姬又弄。至日上三竿。方才停戰而散。且說夏徵舒。漸漸長大成人。見其母之所爲。心如刀刺。又是干礙着陳侯。無可奈何。每見陳侯欲往株林。往往托故避去。落得眼中清淨。那一般淫惡的男女。以徵舒不在爲方便。光陰似箭。徵舒轉眼十八歲。生得身材雄偉。多力善射。靈公欲悅夏姬之心。使爲司馬。執掌兵權。徵舒謝恩回株林拜見其母。夏姬道。此君上恩。汝當恪恭乃職。爲國分憂。不必以家事爲念。徵舒稟了母親。入朝理事。一日。靈公與孔甯儀行〔父〕二人。復遊株林。徵舒因賜官之恩。特地回家。設席款待靈公。夏姬因其子在坐。不敢出陪。酒酬之後。復相嘲謔。手舞足蹈。徵舒厭惡其

狀。退入屏後。潛聽其言。靈公謂行父道。徵舒身材魁偉。有些像你。莫不是你生的。孔甯從旁插口道。主公與大夫年紀小。生他不出。他的老子最多。是那個所生。夏大夫記不起了。三人拍掌大笑。徵舒聽見此言。不覺羞惡之心勃然難遏。正是。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暗將夏姬鎖於內室。却從便門溜出。分付隨來的軍士。把內室圍住。不許走了陳侯與孔儀二人。軍士得令。團團圍住夏府。徵舒戎裝披掛。手執利刀。領着得力的家丁數名。大喊了一聲。叫。快拿淫賊。陳侯還在那裡不三不四的耍笑飲酒。却是孔甯聽見了。說道。主公。不好了。徵舒此席。不是好意。如今引兵殺來。要拿淫賊。我君臣快跑罷。行父道。前門圍斷。須從後門逃走。靈公即往後跑。指望入內室求救於夏姬。見中門鎖斷。慌上加慌。急向株林逃走。記得東邊馬廐。有短牆可越。遂望馬廐而走。徵舒喊道。昏君休走。扯起弓來。一箭却射不中。陳侯愈慌愈不能走。徵舒愈趕愈近。

又復了一箭。未知陳侯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物」字原無，據六卷本加。

且說這徵舒一箭。正中靈公當心。靈公大叫一聲。臥倒在地。瞑目而死。孔甯儀行父見陳侯向東邊走。知徵舒必然追趕。遂望西邊奔入射圃。徵舒果然只趕陳侯。孔儀二人遂從狗洞中逃出。空身奔入楚國去了。徵舒既射殺陳侯。擁兵入城。只說陳侯酒醉。暴疾而亡。遺命立世子午爲君。是爲成公。成公心恨徵舒。力不能制。隱忍不言。徵舒亦懼諸侯來討。乃強逼陳侯往朝於晉。以結其好。按下徵舒不表。却說楚國使臣。奉命約陳侯赴盤辰陵。來到陳國。聞亂而返。孔儀二人恰好逃到。見了楚王。瞞着自己淫亂之情。只說夏徵舒逆殺陳侯。與使臣之言相合。楚王遂集羣臣商議。其中有一位公族大夫屈氏。名巫。字是子靈。屈蕩之子。此人儀容美秀。文武全才。只有一件毛病。貪淫好色。專講彭祖房

〔中〕之術。數年前曾出使陳國。夏姬出遊。窺見其貌。且聞其善於採戰。心甚慕之。聞徵舒弒逆。欲借端淫納夏姬。因力勸莊公興師伐陳。莊遂傳檄一道。至於陳國。檄上寫道。

楚王示爾少西氏。弒其君。神人共憤。爾國不能討。寡人爲爾討之。罪有專歸。其餘臣民。靜聽勿擾。

楚王傳檄於陳國。見了檄文。人人歸咎於徵舒。巴不能夠假手於楚。遂不爲禦敵之。楚莊王親〔率〕六軍。帶領公子嬰齊。公子側。屈巫。連尹襄老。一千大將。雲倦（捲）風馳。直到陳國。如入無人之境。所至安慰居民。秋毫無犯。夏徵舒知人心怨己。潛奔株林。時陳成公往朝晉國未回。大夫轅頗乃命其子僑如。統兵往株林擒拿徵舒。僑如未行。楚兵已下陳國。久無政令。況陳侯不在國中。百姓就主張開門迎楚。楚王整隊而入。諸將將轅頗擁至莊王面前。楚王問徵舒何在。轅頗道。在株林。楚

王道。誰非臣子。如何容此逆賊。轅頗道。非不欲討。力不足也。莊王即命轅頗引道。大軍往株林進發。却留公子嬰齊一軍。屯紮城中。楚王圍住株林。陳兵不肯迎敵。當將徵舒拿住。莊王命囚於後車。問何以不見夏姬。使將士搜其家。於園中得之。荷花逃走去。不知所之。夏姬再拜言曰。不幸國亂家亡。賤妾命懸❶大王之手。倘賜再生。願充婢役。夏姬容色妍麗。語又詳雅。莊王一見。心先迷惑。向諸將道。楚後宮雖多。如夏姬者絕少。寡人意欲納之。以備嬪妃。諸將以爲何如。屈巫諫曰。不可不可。吾主用兵於陳。討其罪也。若納夏姬。是貪其色也。討罪爲義。貪色爲淫。以義始而以淫終。伯王舉動。不如是也。莊王曰。子靈之言甚正。寡人不敢納矣。只是此婦如何安放才是。時將軍公子側在旁。貪夏姬美色。跪而請曰。臣中年無妻。乞我王賜臣爲室。屈巫又奏曰。吾王不可許也。公子側怒曰。子靈不容我娶夏姬。是何緣故。屈巫道。此婦乃天地間不祥之

物。據吾所知者言之。子蠻爲伊人而死。陳侯爲伊人而被弑。泄治爲伊人而遇害。陳國大亂。皆此人之所致也。不祥莫大焉。天下美人多矣。何必娶此淫物。以貽後悔。莊王曰。子靈之言甚是。公子側曰。既如此。我也不娶了。只是一件。你說主公納不得。我娶不得。難道你娶了不成。屈巫連聲道。不敢不敢。❷莊王曰。物無所主。人必爭之。聞連尹襄老近日喪偶。賜爲妻室可也。時襄老引兵於後隊。莊王召至。以夏姬賜襄老。公子側曰。倒也罷了。只是屈巫暗暗叫道。可惜可惜。又暗想道。那夏姬是淫極之婦。這個老兒如何當得起。少不得一年半載。仍做寡婦。到那時我再圖之。這話暫且不表。却說楚王在竹林一宿。次日仍至陳國。便將徵舒囚出軍門。車裂以殉。史臣有詩曰。

陳主荒淫雖自取。 徵舒殺君亦曰逆。
陳國臣民皆束手。 莊王弔伐如時雨。

莊王號令已畢。將陳國版圖檢查。滅陳以爲楚縣。拜公子嬰齊爲陳公。使守其地。陳楚兩國大夫。俱來朝賀。即轅頗少知義理。也只得勉強拜喜。獨有申叔時。使齊未歸。這一差還在未伐陳以前。及莊王歸楚三日之後。申叔時方回國復命而退。並無慶賀之言。莊王使內侍責之曰。夏徵舒弒其君。寡人討其罪而戮之。版圖藏於國中。義聲聞於天下。諸侯無不稱賀。汝獨無一言。豈以寡人討陳之舉爲非耶。申叔時聞之。隨使者來見莊王曰。王聞蹊田奪牛之事乎。莊王曰。未聞也。申叔時道。今有人牽牛。取徑於他人之田者。踐其禾稼。田主怒。奪其牛。此獄若在王前。何以斷之。莊王道。牽牛踐田。所傷未多也。奪其牛太甚矣。獄宜薄責牽牛者而還人之牛。卿以爲當否。申叔時道。王何明於斷獄。而昧於斷陳也。夫徵舒有罪。其國無罪。王討其罪足矣。又取其國。此與奪牛何異。又何賀乎。莊王頓起道。善哉此言。立召陳大夫轅頗。轅頗曰。微臣向往齊

國。祖國淪夷。臣實不知。今既蒙大王伐罪弔民。王以義始。當以義終。祖國社稷。惟在大王。莊王曰。吾欲復封汝國。汝可迎陳君而立❸之。世世附楚。勿有二心。又復分付孔儀二人。放汝歸國。共輔陳君。三人一同拜謝而行。將出楚道。正遇陳侯午自齊來歸。聞陳國已滅。亦欲往楚而見楚王。轅頗乃述楚王之意。君臣並駕至陳。公子❹嬰齊已接得楚王之命。召還楚國。遂將版圖還陳。歸楚而去。此乃楚王的一件事。有詩爲證。

絶陳誰知復封陳。佑舜還從一念新。
南楚義聲馳四海。須知侯主刺侯臣。

校記

❶「懸」原作「悪」，據六卷本改。

❷「不敢不敢」原作「不敢」，據文義及六卷本加。

❸「立」下原衍一「立」字，據六卷本刪。

❹「子」字原無，據六卷本加。

繪圖株林野史卷之三

第九回　泄大人陰府封王　夏徵舒地獄伸寃

話說楚王聽申叔時之言。復立陳成公。孔儀二人亦各歸國。孔甯回到家中。才住了十餘日。一日早起。厠中淨手。剛剛走出門來。忽見一陣陰風凄凄。撲面而來。孔甯打了一個寒噤。於濃露中間。見夏徵舒遍體血汚。手執兩刀。咬牙切齒。大罵道。孔甯。快快還我命來。又見徵舒後邊靈公。披髮跣足。正中心帶着一枝狼牙箭。向孔甯說道。你害的我好苦。後邊跟着四五個惡鬼。俱是手拿鐵鎖。蜂擁而來。孔甯一見。魂飛天外。魄散九霄。急忙入戶內。早被徵舒走近面前。劈頭一刀。砍倒在地。手足直挺挺的。叫他不應。面如土色。家中人皆無法。只得扶他起來。大家抬到床上。住了半天。到了日中之時。方才漸漸醒來。大叫頭痛不止。家人不

知何故。孔甯立起身來。跳到床下。二目開張。兩眼直視。用手拿起一把椅子。將家人亂打。衆人方知覺他瘋了。大大小小。俱各亂跑。也有害怕跑不動的。俱被孔甯打傷。孔甯有一老母。六旬有餘。被孔甯一椅打倒。昏迷在地。登時氣絕。孔甯只有一兒。年方六歲。亦被孔甯一椅打死。其餘家人。俱各逃散。只剩一個劉三。聞聽他主人如此。拿了一根短棍。跑進房來。那短棍把椅子架開。奪過椅子來。將孔甯抱住。扶出門外。家人等方才放心。及看老母小孩俱死。合家不由大哭。孔甯聞得哭聲。在外邊越跳得利害了。也是孔甯該死。一跳跳到荷花池邊。身子往裡一閃。閃到池中。劉三等看見。急忙來救。及至救上來。已死得挺挺的了。劉三視之。不勝悽慘。家人無奈。只得叫劉三買了棺木。殯葬他三人。不提。且說孔甯死後。儀行父正在床上睡熟。只覺夢中看見靈公。孔甯。夏徵舒。來勾他到帝廷對獄。夢中大驚。翻倒床下。氣絕而亡。正應他與吳氏說

誓之言。孔儀二人死後。大夫轅頗等聞之。痛快之極。因又奏於陳成公道。孔儀二人。乃先帝幸臣。勾引先帝淫遊株林。以至喪命。俱係二人之罪。今無疾暴死。可見天不容罪人於其世也。主公宜順天之意。將二人棺木打開。磚其首級。禁其死屍。抄其家私。洩主公之恨。以告先帝之靈。成公准奏。即刻命轅頗帶領二百兵丁。至孔儀二人之家。將府第團團圍住。抄出家私。將二人棺木打開。屍首用鎗挑出。剁爲肉泥而去。這儀行父家。已無老小。只有孔甯的妻在。見這光景。只得披髮赤足。自後門逃出。後成公又貼出一張告示來。凡孔儀兩家家眷。到處不准收留。如或容匿。一例同罪。後孔甯妻同他一個女兒。到處無收留。乞食亦無人給他。七日飢餓而死。這話暫且不提。且說這孔甯池中溺死。遂同陳靈公夏徵舒等。捉了儀行父。一些寃鬼。往陰曹地府而走。走到鬼門關。把門小鬼合他要買路錢。這孔儀二人。本是無人與他燒紙錢的。那有銀

錢與他。那小鬼見他無錢。拿過鐵蒺藜便打。還是靈公與他說個情。門上小鬼方才放他過去。過了鬼門關。往前又走酆都城。孔甯抬頭一看。見左邊一人。項帶大鎖。手中俱是長釘釘了。兩個小鬼在那裡亂打。及詳細看。認的是張黑夜。遂叫道。黑夜。你怎此間受苦罪。黑夜回頭一看。見是孔儀二人。切齒大罵道。都是你這狗才。使我至此。孔甯道。怎麼是我害你。黑夜道。我在陽世三間。殺人放火。亦有罪的了。處斬之後。到陰司無罪矣。只因你叫我殺了泄冶。放我歸家。誰知泄冶死了。上帝說他是個忠臣。封他做陰司城隍。他即着一夥鬼。將我拿來。先是上油鍋烹我。烹了一會。沒烹死。又把我拿大鎖鎖了。手脚俱是長釘釘了。欲死不能死。欲活不得活。豈不是你害了我麼。孔儀聞聽此言。唬得毛骨悚然。急急跑過。又往前走。走了不遠。儀行父就見兩個小鬼在那裡推磨。行父叫道。鬼哥。你推的却是何人。小鬼道。這是儀行父的妻子吳氏。因他

在陽間不賢。所以拿磨研他。你們莫非與他送小禮的麼。行父不敢回答。竟自往前走去。只聽那磨上小鬼罵道。閒扯談。不是與他送小禮。問我怎的。這一夥陰鬼。又往前走。走了許久。見一高台。台下有四五個小鬼守着。見孔儀二鬼來到。忙叫道。你二人快來。上台看看家中。這叫做望鄉台。二鬼聞言。即隨着小鬼上到台上。孔甯望他家中。見轅頗領帶兵卒。發他的棺木。剝他的屍首。房宅盡焚。屋宇皆傾。行父見家中也是如此。不覺一陣心酸。昏倒在地。半天才起來。耳中聞有竹板聲。二人張目一看。見一新來的小鬼。在那裡跳跳鑽鑽。手拿竹板在那裡唱蓮花兒調。二人說道。此是甚麼去處。你還在這裡歡喜。你在陽間是個甚麼人。小鬼道。我在陽間是個推小車的。因我路上救了一個女子。死後無罪。叫我脫生富貴之家去了。我爲何不樂。二人說道。咱兩個陽世做了一世顯官。死後連這推小車的也不如。閻王見咱。還不知加甚麼罪哩。

說完。二鬼大哭不止。守台的小鬼見他這個光景。忙唱(喝)道。你兩個還不下台。遲了時刻。我們是有罪的。拿起棍子。將他兩個趕下台來。靈公徵舒接着。又往前走。說着。走到閻羅殿下。進了大門。又進了儀門。上面坐着閻王。威風凜凜。下邊站着許多鬼卒。孔甯偷眼一看。見內中也有老母和他兒子。俱在那裡鎖着。孔甯也不敢言語。只見拿他的一個小鬼。手執令牌。上前跪道。小人奉命。拿孔儀二人。今已拿到。閻王怒氣沖天。拍案叫道。快與我拿上來。小鬼即將孔甯儀行父帶上。一聲喝道。跪下。孔儀只得跪下磕頭。上面又叫道。陳平國夏徵舒俱帶上來。只見小鬼又將他二人帶上。只聽閻王說道。陳平國在陽世係一國之君。暫准平身聽審。又見靈公站起侍立一旁。只見閻王拍案道。陳平國雖係無道昏君。其淫樂點(當)不至如此之甚。都是孔儀兩個狗才。逢君之惡。淫了夏姬。殺泄冶。罪惡滔天。今到吾殿下。尚有何說。二人叩首

道。小人引君淫樂。罪固難逃。夏徵舒擅殺人主。也該有罪才是。閻王道。徵舒雖殺平國。也是他羞惡之心。發於難已。且被楚莊王車裂。以殉其罪。已加刑矣。凡罪不甚重者。陽司加刑。陰司即可開釋。你二人罪惡重大。陽間又得善終。不可不重懲的。叫小鬼每人打四十大板。送到城隍泄老爺那邊落監便了。鬼卒答應一聲。一齊將孔儀二人扯倒在地。每人打了四十。叫呼連天。鮮血滿地。鬼卒打完。遂上了大鎖。扯着就走。煞時間走到城隍台下。泄公一見孔儀二人。不由怒髮沖冠。大罵道。你們陽世三間。淫人婦女。殺害忠良。奸賊奸賊。怎麼也有今日。不容分說。命小鬼拿鋼叉挿到油鍋內。立刻烹死。鬼卒即時燒滾油鍋。二人挿入鍋內。直烹得頭脚直挺挺的。方才了事。又吩咐道。靈王無道。不聽忠言。信❶服奸佞。論罪宜打在九層地獄。受罪十年。姑念前世君臣之情。教他成一個窮秀才。教學終身。以抵其罪。夏徵舒弑君之罪。不得免的。但念

陽間車裂之苦。命他還陽。脫生一樵夫。打柴終身。泄治將此犯法衆鬼發落已畢。退堂而去。後人有詩曰。

陽世作惡不自憐。　陰司報應豈能寬。
縱然未到臨頭日。　奸佞聞之自悚然。

要知夏姬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信」原作「乃」，據六卷本改。

第十回　死裏老黑對蒸母　娶夏姬巫臣逃晉

按下三人陰司對獄不提。且說連尹襄老娶了夏姬。方才一年。即從莊王出征。被晉荀息射死。莊王着人對他兒子黑對說知。黑對平日看見這個斷弦後續的母氏。身材窈窕。有傾國傾城之色。西施太眞之容。早有蒸淫之心。但礙着他老爹。不便下手。今日聞聽此信。假裝悲痛。掛孝舉哀。其實心中却無限的欣喜。暗道。少不得這塊肉。是我口裡的了。那邊夏姬又是個好事的女子。自從嫁了襄老。見他年紀衰殘。陽物微小。到了交戰之時。三兩弄就不濟事。心中大不如意。見他兒子黑對。生的肥胖。身大力不虧。知他必能長戰。有心注意於他。住了一年。襄老死在陣上。這佳人是暗暗暢快。不提。這黑對本與侍女秋月有首尾。是日正與夏姬在❶房中閒話。忽見秋月進來。黑對使個眼色與秋月。秋月尙

未看見。黑對就別夏姬。抽身到樓❷下等候。少時梧桐月出。朗如明鏡。等了多時。不見秋月到來。無聊之極。心中又牽掛夏姬。此時慾心如火。乃脫了上下衣服。露出那又粗又長的一個東西。手攢住。將身眠在醉翁椅上。把他消遣。那夏姬與秋月閒說一回。已有一更天氣。自歸房中安歇。這秋月不知黑對等他。自去睡❸了。那夏姬到二更時候。忽渴了。想茶吃。叫。秋月。可有茶麼。喚了幾聲。不見答應。罵道。小賤人。這等好睡。因自己起來。執着燈光。出房門喚個來烹茶。從❹樓梯下徑(經)過。黑對只當是秋月。舉目一看。却是他繼母。假意裝做睡着。下面陽物。却直挺挺的豎起。夏姬一眼瞧着。吃了一驚。暗叫。這廝小小年紀。倒生的好大一副本錢。看看他是睡着的。抽身便走。忽又想道。他獨自在此做甚。必定秋月私約在此等候。也未可知。又把燈光近身一照。不覺春心大動。慾火難止。以前口渴。到此時也忘了渴了。想的淫水流滴。竟不顧羞

恥。吹滅了燈。卸了下裳。跨上身去。兩手拉開花心。湊準龜頭。輕輕一頓。已推進半個。研研擦擦。就全弄進去了。此時夏姬十分爽快。淫水如注。一落一起。套了一陣。又恐驚醒他。不像樣子。住了手。跨下馬來。就要偷跑。黑對想。這上門的生意。若輕放他過去。後邊倒要費力。不如將計就計。遂假喚了一聲。秋月。你幾時來的。伸起兩手。抱牢了下面。撅起臀尖。突的一挺。沒頭沒腦。亂頂亂送。夏姬便將錯就錯。假裝秋月。又不壞自己名頭。落得受用。倒箍了肩頭。憑他在下一顛一聳。弄得花心發癢。有趣之極。黑對在下面。終不暢意。抱牢了翻身。把夏姬仰臥於床上。分開兩股。抬在兩膀。挺緊腰跨(胯)狠狠抽送。夏姬在下面運動採戰之法。亂迎亂送。嬌喘時聞。細腰活潑。黑對見他興動。❺伏倒身上叫道。心肝。你今夜分外❻有趣。又提起他金蓮來摸摸。道。心肝。你這雙脚小得有趣。我心愛的很。你今夜竟像他的了。夏姬只不回言。又摸他陰戶。生

的高高。緊若處女。把龜頭緊靠在花心裡。只管研擦。連叫❼有趣。今夜快活煞我也。夏姬恐怕露出冒名生員來。推開了要去。黑對揣知其意。自己又怕秋月撞見。各有心緒。就住了不弄。夏姬尚未出樓。黑對又挑一句道。秋月。今夜不濟事。我不盡興。叫我那裡去另尋主顧。夏姬低聲道。尋你心愛的。黑對假意道。你知我心愛那個。夏姬放一條門路道。方才你自說愛他脚小的那個人。黑對摟住。親了一個嘴道。我依你說。今夜去做個賊去偷偷。看是如何。夏姬說。使得。夏姬回到房中。暗自思想道。或者他當眞來哩。虛掩房門。脫光了衣服。仰臥在床上等他。黑對慢慢摸到房門口。門是不關的。全不費力。走至床邊。伸手往床上一摸。赤條條仰臥着。好似專等那事的。黑對抽身上床。覆到身上。便把陽物插入牝中。儘力抽送。夏姬假作驚醒之狀。叫道。呵呀。不好了。那個如此大膽。黑對便答道。不是外人。夏姬道。你好作怪。趁我睡熟了。公然如此無

禮。該當何罪。黑對道。你好作怪。見我睡了。公然如此知心。該當何罪。夏姬見他識破。便輕打了一下道。滑油賊。怎知道方才是我。黑對道。秋月沒有這樣溫柔典雅。風流情趣。夏姬道。滑油賊。已知道了。斷不可露出風聲來。以後須要小心些。黑對點點頭。拿過繡枕。墊在他腰下。提起小脚。沒頭沒腦。盡力抽送。顚狂了一陣。陽物跳了幾跳。便覺洩了。黑對少歇了一時。慾火又動。翻身上馬。洩了又洩。一夜七回方休。以後天亮而出。映月而入。只望瞞着家人。常言說的好。要得人不知。除非己不爲。這事漸漸傳出。遠近皆知。且襄老屍首尙在晉國。黑對要戀美色。不去迎屍。國人頗有議論。夏姬自知羞恥。欲借迎屍之名。謀歸鄭國。黑對長了一個惡瘡。名喚魚口。睡倒在床。一月不能動身。這信傳到屈巫耳內。屈巫遂賂其左右。使暗傳於夏姬道。申公想慕甚切。若❽夫人朝歸鄭國。申公早晚即來聘矣。又道屈巫的武藝高強。有老子採煉❾之法。夏姬

心動。歸鄭之心愈切。屈巫又使人告鄭襄公道。夏姬欲回宗國。盍往迎之。鄭人果然遣使來迎夏姬。楚王問於諸大夫曰。鄭人迎夏姬何意。屈巫奏道。夏姬欲收襄老之屍。鄭人任其事。以爲可得。故使姬往迎之耳。莊王曰。屍在晉。鄭從何得之。屈巫對道。荀罃[10]者。荀首之愛子也。罃爲楚囚。首念其子甚切。今首新佐中軍。而與鄭大夫皇戌相交甚厚。其心欲借皇戌。使請解於楚。而以王子及襄老之屍同還。鄭君以宓之戰。懼晉行討。亦將借此以獻媚於晉。此眞情見露矣。話猶未畢。夏姬入朝辭楚王。奏聞歸鄭之故。言之淚珠雨灑。若不得屍。妾誓不還。楚莊王憐而許之。夏姬方行。屈巫遂致書於襄公。求聘夏姬爲內室。襄公不知莊王及公子嬰齊欲娶前因。以屈巫方重用於楚。欲結爲姻親。乃受其聘。楚人無知之者。屈巫後使人於晉。送信於荀首。叫他將二屍易荀罃於楚。楚信屈巫之言爲實。不疑其爲他[11]故也。及晉人伐齊。齊公請求於楚。

楚值新喪。未發兵救應。後聞齊兵大敗。國佐已及晉盟。當時楚恭(共)王即對羣臣道。齊之收也。因楚未救之故。非齊志也。寡人當伐衛魯以雪寃恥。誰能爲吾達此意於齊侯者。屈巫應聲道。小臣願往。共王道。卿此去經鄭國。就便約鄭兵。以冬十月之望。在衛境會齊。即以此期告於齊侯可也。屈巫領命歸家。托言往新邑收賦。先將家屬及財帛運出城外。自己乘輅車在後。星夜往鄭國而去。到了鄭國。致共王師期之命。遂與夏姬在館成親。後人有詩諷之曰。

佳人應是老妖精。到處偷情舊有名。

採戰一雙今作配。這回鏖戰定輸贏。

要知二人端底。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在」原置「正」字下，據六卷本改。

❷「樓」字原無，據六卷本加。

❸「睡」字原無，據六卷本加。

❹「從」原作「赴」，據六卷本改。

❺「動」字原無，據六卷本加。

❻「外」字原無，據六卷本加。

❼「叫」字原無，據六卷本加。

❽「若」原作「莫」，據六卷本改。

❾「煉」原作「練」，據六卷本改。

❿「畚」原作「坌」，據《左傳》改。下同。

⓫ 下文原書遺漏三十字，據六卷本補。

第十一回　巫臣醉戲芸香姐　佳人大鬧牡丹亭

且說巫臣把夏姬娶在館舍。向夏姬仔細一看。果然生的面似海棠春月。目若星朗。秋波翠黛。初舒楊柳。朱唇半吐櫻桃。窈窕輕柔。丰姿仙雅。雖然年近五旬。猶如二八之女。暗自喜道。這也不枉費了我心。到了晚間。大設酒宴。與夏姬對飲。燈光之下。但見夏姬面似芙蓉。眉如楊柳。妝成如畫春山。目底盈盈秋水。風姿飄逸。媚態迎人。不覺慾火上升。陽物昻然挺起。飲酒中間。早將老子三陽丹吞在肚內。這陽物又粗了好些。又長了好些。趁着酒興。遂將婦人摟在床上。夏姬脫得赤條條的。巫臣便拉開兩腿。仰起肚腹。但見酥胸[1]微露。俏眼橫斜。粉臂平拖。鬆抱一彎秋月。脂香暗竊。輕搖三寸金蓮。巫臣遂將那物插入牝中。左拘右攔。十分高興。那夏姬陰戶聳得高高的。龜頭往左亦往左。龜頭往右亦往

右。淫聲浪語。好不風流。俄而屈巫把陽物拔出。仰身臥着。昂然竪起五六寸長這大東西。夏姬遂翻身跨上去。把陰戶湊着龜頭。往下一坐。套了個到底。屈巫捧着他雪白的個屁股。一起一落。夏姬在上。不住的一吞一吐。弄了許久。又一個翻身。將夏姬按在底下。拿起兩隻小脚來。看玩多時。連呼有趣。然後雙手提起兩腿。眼光注重山口。看大將軍葫蘆戰谷。七擒七縱。進退出入之勢。以致咕咕唧唧一片響聲迎耳。夏姬只叫爽快不絕。直弄到四更以後。方才收雲歇雨。夏姬枕畔間問屈巫道。此事曾稟知楚王否。屈巫將莊王及公子嬰齊之事。訴說一遍。下官爲夫人費了許多心計。今日得諧魚水。生平之願足矣。但下官不敢回楚。明日與夫人別尋安身之處。諧老百年。豈不便易。夏姬道。原來如此。但君不回楚。那使齊之命如何消繳。屈巫道。我修表章一道。叫人送與楚國。方今晉楚相抗。我與夫人赴晉。便得庇身。說罷。二人交頭而眠。次日

起來。修下表章一道。付與從人。寄復楚王。遂與夏姬同奔晉國。晉景公以兵敗於楚爲恥。聞屈之來。喜曰。此天以此人賜我也。即日拜爲大夫。賜以釆邑。屈巫乃領命去了。以巫爲氏。因名巫臣。將夏姬名芸香。二人自此安身於晉。不提。却說楚王。忽接得巫臣來表而看之。略曰。

蒙鄭君以夏姬賜臣。臣不肖。遂不能辭。恐君王見罪。暫往晉國。使齊之事。望君王別遣良臣。死罪死罪。

共王見表大怒。召公子嬰齊公子側。使觀之。公子側曰。晉楚世仇。今巫臣適晉。是反叛也。不可不討。公子嬰齊道。黑對蒸母。爾是有罪。並宜討之。共王從其言。乃使公子側領兵。抄滅巫臣之族。使公子嬰齊領兵。拿黑對而斬之。兩族家財。盡爲二人分得享用。巫臣聞其家族被誅。乃寄書於二將。略曰。

爾以貪殘事君。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等疲於道路而死。

嬰齊等秘其書。不使聞於楚王。巫臣爲晉謀策。請通好於吳國。因以車載之法。教導❷吳人。教其子❸狐庸仕於吳。爲行人。使通晉吳之信。往來不絕。自此吳勢大強。兵力日盛。盡取楚東方之附國。楚邊境被其侵淩。無寧歲矣。此是後話。不提。且說巫臣到晉。遂蓋了一所花園。正值春和天氣。名花開放。桃李爭榮。內有一所別院。非常雅致。前後左右俱是牡丹。正中蓋一所亭子。名曰牡丹亭。日與夏姬宴飲其間。一日。巫臣不在亭中。芸香偶然走到牡丹花下。賞玩一會。遂到亭中。時值月色當空。照得亭中如銀似玉。景致甚佳。遂令小娟❹搬過一條春櫈。自己坐下。又令小娟拿過一張瑤琴。纖手輕舒。玉腕徐展。將瑤琴搏❺弄。彈了一會。復輕啓朱唇。低低唱道。

一夜輕風。香蓮墜小紅。逗螢燈數點朦朧。夜涼水涼魚潑刺。

人倚石欄東。溽暑旋消空。瀼瀼露氣濃。憶去年酒滿荷筒。吹

罷清音江浦上。般冶❻在柳陰中。

右調唐多令

芸香在亭上正唱之時。巫臣早已走到亭外。忽聞歌唱之聲。遂立住了脚。細聽之。如鶯簧巧語。好鳥和鳴。知是芸香妻在此消遣。遂在亭外立聽他說些什麼。只聽芸香唱完。叫小娟接過琴去。自己脫了外衣。只穿小衣。睡在床上。又見小娟往後庭取茶。巫臣遂躲着小娟緩走。走至亭中。高聲道。夫人唱的好曲子也。芸香見巫臣走來。遂立起身來說道。不敢言好。聊以消遣耳。巫臣道。今夜月色光明。下官與夫人就在亭中歇息。何如。夫人道。有理。說着說着。小娟捧出茶來。夫人用茶已畢。遂命小娟取出香衾繡枕。鋪在籐子床上。打發小娟去訖。巫臣向芸香說。今夜月朗之下。與夫人大戰一場。何如。芸香聞聽。情興大動。脫去了小衣服。仰臥在床上。將繡枕墊在腰下。巫❼臣把陽物顛了三顛。昂然高舉。又

吞下丸藥。登時間分外長大了好些。急忙跨上馬❸去。却將玉莖擱在陰戶。欲入不入。故意的揉擦。把個芸香弄的牝內如火燒一般。下面淫水涓涓不絕。急問道。這是什麼故事。可急死奴家了。巫臣道。這叫做聞香不到口。俄而月上紗窗。照在芸香身上。光艶潤澤。如一團白玉。有趣之極。巫臣慾心如熾。遂弄入牝中。直頂到花心以上。少頃又略提一提。將玉莖滿牝內亂攪。如攪轆轤的一般。芸香問道。這叫做什麼故事。巫臣道。這叫做獅子滾繡球。一會又叫夫人起來。用手扶住了春欃。自己在他後身。用手扣住兩胯。連抽了數百次。弄了一會隔山取火。終覺有些不妙。遂走到床上。自己仰臥於上。叫夫人爬上去坐着。將臀擨起。往下坐。咕唧的一聲。就全進去了。芸香此時勢不由己。遂一起一落。淫聲浪語。不住的哼哼。巫臣問道。夫人曉得這個名色否。芸香道。莫不是朝天一柱香乎。巫臣道。然也。於是二人你親我愛。通宵不寐。誰知隔窗原

有耳。牆外豈無人。情景都被小娟聽見了。你道他怎樣聽見。這小娟與夫人鋪了床。知他二人情動。遂不去睡。他在亭子後邊。聽他二人上馬的時節。方才走到窗下。暗暗竊聽。一五一十。都聽在心內。也是一夜未睡。到了臨明之時。方才走回自己房中去眠。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酥」字原無，據六卷本加。

❷「導」原作「道」，據六卷本改。

❸「子」字原無，據六卷本加。

❹「小娟」字原作「小婢」，據六卷本改；下文多作「小娟」，偶作「小婢」、「小涓」，均予統一。

❺「搏」原作「搏」，據六卷本改。

❻「冶」原作「治」，據文義改。

❼「巫」原作「不」，據六卷本改。

❽「上馬」原作「右二」，據六卷本改。

且說小娟聽了一夜。回到房中去睡。那裡睡得着。細思窗下所聽之言。心癢難受。一時間恨不得有個俊俏男子。摟在懷中。與他搗搗那件東西才好。想了一回。忽然想起一個人來道。呵。有了。我想看門的李福。二十八九。正在強壯之時。又無妻子。自己睡在耳房。不知怎樣想這件事兒哩。常言說的好。男挑女如隔山。女挑男如隔紙。趁着天色未明。主人尚睡。與他快樂快樂。豈不妙哉。遂穿上小衣。悄悄走到耳房邊。見房門緊閉。窗戶開了半扇。伸頭往裡一看。見李福仰臥在床上。赤身露體。挺着那四五寸長的東西。青筋暴露。在那裡酣睡。小娟一見。不由的春心搖蕩。慾火上炎。看了看。四下無人。遂即跳入窗戶裡頭。復將窗戶緊閉。脫下小衣。赤身扒上床去。騎在李福身上。將牝口湊準龜頭。往下一坐。

進去半截。小娟本是未經人事的。未免有些疼痛。只因情急。又黑夜裡聞聽那事。牝口帶着好些淫水。不甚覺苦。遂慢慢將身子往下磨擦。漸漸到底。李福在夢中覺得快活。醒來看時。❶却是內宅使女騎在身上。急問道。姐姐你從那裡來。我李福好造化也。小娟終是個閨女。見李福醒來問他。不覺滿面通紅。下馬欲逃。李福起來。一手拉住道。誰叫你來的。怎的又要走。一手按在床沿上。將玉莖頂入牝中。李福動的急了。不管好歹。往裡直搗。一口氣抽了一二百回。那小娟那裡忍受得起。遂央道。哥哥慢慢些。我那裡頭疼得很。李福見他嬌言美語央他。遂慢慢的抽送。不多一時。李福慾火大動。將身子挺直。往裡直搗。扯的一片聲水響。那小娟下面苦苦的央告。李福也聽不❷見了。將玉莖往裡一聳。直到花心上。緊抽數十抽。方才洩了。唧的一聲。將那物拔出。看看小娟下邊。早已鮮血淋漓。天已大明。李福見他不能動轉。方才忙了手脚。問道。

你何時來的。怎麼來到我房。小娟將窗外竊聽之事。一五一十。說了一遍。說的李福興動。又要再戰。小娟道。戰不的了。再弄就弄死了。你快與我穿上衣服罷。李福也不敢相強。扶起小娟。與他穿衣。這小娟將身一起。牝內如刀攪一般疼法。復又臥倒。李福方與穿衣。未及穿完。院內書童一片的叫李福。李福未回答。書童早已走到窗外。叫道。李大哥你好睡。到如今你還不起來。老爺在亭中立等你說話。李福跑出門外。才要關門。書童往裡一望。早已看見小娟赤身睡着。遂向李福說道。好事。這樣一個鮮桃。却叫你獨自受用。李福道。好兄弟不要言語。二人走到亭外。問道。老爺叫小人何用。巫臣道。牡丹花有些枯旱。叫你澆灌澆灌。你怎麼盡不來。李福道。小人起的遲了。巫臣罵道。狗才狗才。李福去澆牡丹。不提。那小娟睡了一個時辰。方才疼的輕了。慢慢的扒下床去。穿上小衣。往外一步一步的走。只望走到自己房內去穿衣服。再去伏侍太

太。誰知芸香從亭內叫他。撞了個滿懷。芸香怒道。小淫婦。你往那裡去。叫我各處叫你。小娟聞言。不覺赤耳紅腮的答道。往廁中去淨手來。芸香見他面上發紅。知道有些古怪。遂叫小娟。隨我來。小娟下部發疼。難以支持。雖往前強走。只走不動。芸香即一手拉過來。照臉一掌。說道。你對我說。你幹的何事。我便饒你。小娟道。實是往廁中去。芸香道。爲何這等走法。小娟道。廁中有塊磚頭。把脚扭了。芸香那裡肯信。又要拷打。小娟見不能瞞。遂跪下道。小娟實是往李福房中去來。芸香道。去做什麼。小娟只得從實說了一遍。芸香也不甚怒。笑而罵道。小淫婦。你本是未開的鮮花。如何當的他那浪蜂狂採。既然如此。待我與你老爺說知。把你給李福爲妻。你願否。小娟磕一個頭道。難得太太如此寬洪。謝太太的恩典。衆位你道芸香爲何不甚怒。因他本是個淫貨。日後倘有差錯。恐怕小娟與他洩漏。故而如此。這是後話。不提。且說芸香領小娟走回

亭中。見了巫臣。將小娟之事。說了一遍。巫臣也笑個不了。芸香道。小娟尚無男人。李福亦無家室。不如把小娟賞他爲妻。巫臣道。這也使得。即時喚過李福來。罵道。你這狗才。幹了這事來。本當重打。姑念你是個舊人。暫且恕過。你可知罪麼。李福道。小人知罪。巫臣又道。如今你太太將小娟賞你爲妻。快與太太磕頭謝恩。又同小娟二人。並立向主人磕頭。遂成夫婦。這話暫且不提。且說那荷花。自從在花園避楚兵去後。即逃出園外。走到一所莊村。渾身汗流。喘吁吁的。甚覺難走。且喜莊頭上有一座大門。遂坐階上歇息。這正是。

千里有緣來相會。　無緣對面不相逢。

且說這家人家姓羅。老頭叫做羅彥。是個財主人家。秉性極好。如遇着事。一毛不拔。人皆稱他爲羅肉頭。到了四十歲上。生了一個兒子。名喚愛奇。老兩口子。愛子如珍寶。此時愛奇已長到十八歲了。不好攻書。終

日在外眠花宿柳。賭博窩娼。不作好事。人知他如此。也無有與他說親的。這肉頭愛財帛。只因溺愛過甚。也就不肯管他。只❸聽其所爲便了。此時愛奇正欲出門。只見荷花坐在門首。遂立住脚。仔細端詳。見荷花年紀有三十餘歲。生的面目白嫩。身材窈窕。金蓮止有三寸。又見他呼呼氣喘。知道他是遠方來的。遂問他家鄉姓名。荷花想一想道。我眞姓名。是說不得的。因答道。我婆家姓張。丈夫張仁。在許家莊住。離此地約有五百餘里。只因遭了天火。合家俱已燒死。只逃出我一人。我要赴娘家去。走的迷了路徑。故來到尊府。暫歇片時。好趕路程。愛奇復問道。你娘家何處。荷花道。在荆州。愛奇道。你家太遠。在我舍下歇息二日。我備了驢子送你去。荷花道。非親非故。怎好取宿。愛奇道。救人之急。原是好事。有何不可。荷花也情知其意。故意的推辭一番。愛奇強扯他進去。到了自己的坐客書房裡。背着爹娘。買酒買肉。與荷花吃了。到了晚間。荷

花假意相辭。被愛奇一把拉住道。白吃我東西麼。遂把荷花抱到床上。解去衣服。雲雨起來。那荷花是久戰疆場的。並無懼色。二人一槍一刀。直戰至天明方休。如此住了幾日。老兩口也知道了。竟無可奈何。及看看荷花。果然俊俏。遂把荷花認做媳婦。叫他兒子與荷花拜了天地成親。住了一年有餘。也是羅家該着倒運。忽然進去了六七個強盜。拿着羅彥。點着一個秫稭。用火燒着。與他要銀子。羅彥本是個捨命不捨財的。大聲叫道。老婆子。他就燒死。總別對他說銀子去處。老婆說。我知道了。那賊聞言大怒。將老頭一刀揮爲兩段。前去殺他老婆。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時」字原無，據六卷本加。

❷「不」字原無，據六卷本加。

❸「他」、「只」二字原缺，據六卷本補。

第十三回　授故主天假機緣　結姊妹同享富貴

話說那一夥強盜殺了羅彥。遂將他老婆殺害。跑至愛奇的門。又將門一刀劈開。賊人進去。見是他兩小口在那裡睡覺。將愛奇一把提起。問道。你實對我們說。你家銀子。究在何處。我便饒你。愛奇唬得不能說出話來。賊人只道他不肯說。又一刀結果了性命。荷花見他行凶。恐怕殺害自己。遂掌着膽道。銀子的去處我知道。賊人問在何處。荷花道。在樓梯邊。衆賊聞言。叫他領着去找。荷花渾身精光。抱着一床綾被披在身上。慌忙之中。早把白生生的陰戶露出。荷花也顧不得羞恥。跑到樓上。指着樓梯下罎子。衆賊一齊打開。見是雪花的銀子。即將繩捆了。加上扛子。抬了就走。荷花見他們去了。方才到房中。穿上衣服。喊叫起來。衆

位鄉親都跑到羅家來。看見羅家四口。只落一個在那裡啼哭。衆人忙問道。小娘子。這是怎的。荷花應道。夜間來了一夥賊人。把銀子拿去。將合家殺了。才領着衆人去看屍首。原來荷花口甜。衆人俱喜他。遂一齊道。待我們與你伸寃。於是叫了地方。達上報單。官府親自來驗了。令荷花具棺木。將他三人成殮。衆人幫他治辦喪具。官府回衙着捕役四外緝訪。不提。且說荷花將他三口殯葬已畢。獨守清閨。已覺寂寞。又夜間聞聽鬼叫。不勝恐懼。一日。在門前閒站。見門首坐一行路之人。見荷花出來。即便站起來道。行人渴甚。望賜一杯水吃。荷花命往內宅取水。遂問那人。你是那裡去的。那人道。我乃晉國申公巫臣的家將。往吳國小主人那邊送字去的。荷花道。昔楚國有個申公屈巫。怎麼晉國也有個申公巫臣。那人道。這個申公巫臣。就是那申公屈巫。荷花道。既是屈巫。他怎麼又到了晉國。那人道。娘子有所不知。他爲私娶了個夏姬。不敢

回楚。因仕於晉。荷花忙問道。那個夏姬。那人道。就是夏徵舒的母親。荷花驚問道。那夏姬可還無恙。那人道。我主母如今還壯健多哩。說着。使女端了茶來。那人吃了。說道。多謝。就要起身。荷花道。你是才往吳國去。可是自吳國回來。那人道。自吳國回來了。荷花道。我就是你主母的使女。我久訪問主母。未知去向。今天假其便。咱們同往如何。那人道。如此甚好。遂把家中細軟東西。收拾收拾。裝載一輛大車。與家將同行。荷花問他姓名。他說。我姓高名強。高強又問荷花。家中如何無人。荷花把被賊之事。前後說了一遍。高強也歎息不已。曉行夜住。行不多幾日。來到晉國。荷花下❶車。進了申公府內。見了主母。放聲大哭。芸香問他前後之事。荷花細說了一遍。芸香不覺淚流滿面。遂令人將他車上東西。盡搬在內宅。就叫荷花仍歸服侍他。遂叫荷花與巫臣磕頭。巫臣問他的來歷。芸香替他說了一遍。巫臣聞聽。❷咨嗟不已。到了晚間。巫臣與芸

香對飲。荷花侍立於旁。巫臣見荷花的容顏未衰。有意收他。遂問夫人道。荷花丈夫已死。下官欲給他招個女婿。不知夫人心下如何。芸香道。是那個。巫臣道。就是下官。何如。芸香就叫荷花與巫臣磕頭。荷花遵命行禮。又與夫人行禮。芸香一手拉起。往後咱莫論主僕。只以姊妹相稱。遂叫荷花就坐。三人開懷暢飲。飲到許酣之時。遂與兩個夫人同入帷帳。巫臣道。今夜要弄個明白的。遂將桌上燭台遞於芸香。各將衣服脫去。用燭光一照。見荷花牝兒白生生的。陰毛稀少。因大動情興。不用分說。抱將過來。推倒仰臥。高合(抬)兩足。騰身上馬。挺矛直入。芸香執燭在手。喜孜孜在旁觀風。但見荷花酥胸微露。俏眼半斜。粉背(臂)橫拖。柳腰頻轉。巫臣儘着本領。弄的荷花如風中擺柳。摟緊腰肢扇擺。叫快不絕。芸香看了多時。不由春心搖蕩。陰戶內就如蟲鑽一般。把兩雙腿緊緊夾住。尙然奈不過去。伸手將巫臣身上着實掐了一把。巫臣

知他興動。遂發狠把荷花頂了一會。撒開荷花。又將芸香燭與荷花拿了。將芸香放倒。架起金蓮。看清了那條❸細的縫兒。挺着陽物。往裡一聳。唿的一聲。已進去了。直抵花心。緊頂在牝蕊上研擦。遂淺抽深送。忽落忽提。芸香才覺津津有味。俏眼含情。玉肩伸舒。燭光之下。照得身上非常嫩嬌。巫臣十分興動。佳趣倍增。捧掐酥乳兩峯。軟如糯潤。拿起金蓮看玩。見他穿着滿花繡鞋。小的可愛。伸手摸入陰戶。緊緊箍箍的。間不容髮。妙不可言。遂連頂幾頂。又摟定粉項。伏於他身上。臉對着臉。吐送舌尖。〈芸香〉吮了幾吮。芸香以舌答之。彼此含吮了一會。又叫荷花擱下燭台。扒到床上。拔出玉莖。又挿在荷花牝內。左旋右抽。弄了百十餘回。巫臣用上修煉之方。一夜也不洩。芸香亦用採戰之術。通宵不疲。就是荷花。也常經大敵。丈夫死後。一月有餘。今夜得了這個甜(甜)頭。怎覺困倦。到了次日巳時。三人尚然高興。因小娟窗外說話。

方才各自起來。梳洗已完。巫臣遂外邊去了。芸香叫廚上做了一桌筵席。與荷花接風賀喜。忽見一對燕子。飛在梁上。❹如相識的一般。芸香道。妹妹。你看那對燕子。呢喃暢（唱）和。咱二人詩思久廢。今日何不作詩。以暢情懷。荷花道。姐姐先賦。芸香搦管寫道。

遶梁燕子故飛飛。　紫燕舊期又入帷。
圖閣歸巢猶彷彿。　主人情與尚依稀。
呢喃若訴經年別。　飄泊欣逢此日歸。
待得秋深如客去。　更期來歲莫相違。

寫畢。荷花稱贊不已。亦搦管道。

鶯花斜日布芳姿。　乙鳥春歸樣影遲。
若爲主人尋舊約。　肯從薄命倖新知。
他年弱縷飛香處。　此日班荆入暮時。

爲爾消魂三月暮。　含情疑故説相思。

寫完。芸香接來一看。呀。妹妹詩思高遠。匪夷所思。❺二人正彼此稱獎。

只見書童跑來道。晉君十八公主明日請太太赴席。未知可否。且聽下

回分解。

校記

❶「下」字原無，據六卷本加。

❷「聞聽」原作「問爾」，據六卷本改。

❸「條」原作「茶」，據《巫山艷史》第九回改。

❹「飛在梁上」原作「飛花一上」，據六卷本改。

❺「匪夷所思」原作「匪伊所息」，據文義改。

第十四回　芸香欒府說風情　佳人潛地訂私約

話說❶芸香與荷花正在彼此稱贊。書童跑來。手執柬帖。說道。公主明日請太太赴席。芸香說。你對來人說。明日即去。書童去回覆來人。不提。荷花問芸香道。十八公主卻是何人。芸香道。他是晉君的妹妹。下嫁欒書爲妻。昨日我曾請他。今日是還席了。明日我與妹子同去。如何。荷花道。使得。到了次日。二人起來。打扮的如天仙一般。坐了轎子。前去赴席。二人坐的原是亮轎。走到街市上。引得街坊上的人。爭着亂看。都低聲暗語誇獎。二人以爲得意。不多一時。來到欒府。公主打扮的如桃似玉。出來迎接。三人賓主而進。芸香荷花來至後堂。一齊謝道。蒙公主盛情。只得取擾。二人斂衽。拜了四拜。公主急忙還禮道。今日接來一敍。何敢言擾。於是三人分賓主坐下。公主因指荷花。問芸香道。姐姐。此位是何

人。芸香道。此是愚妹子。昨日方才來到。公主說。不知是姐姐的令妹。失敬了。遂命丫鬟獻茶。三人同飲茶。吃畢。公主遂引二人到花園玩耍。二人進園。仔細觀看。只見羣花爭秀。百鳥和鳴。眞一所好花園也。園中有亭子一座。朱紅亮格。亭內八仙桌一張。椅子四把。三人走到亭子內坐下。時値春和天氣。日色暄華。惠風和暢。花色奪目。百卉鋪錦。公主道。二位姐姐公(工)於賦詩否。二人答知一二。未敢初言。公主聞言大喜。即命使女取出筆硯來。道。今日來至花園。望各賜一律。增輝此地。二人道。既蒙見愛拙句。○○○○○○○○○○○○○○○公主道。二位姐姐請先。愚妹隨後可也。芸香道。還是主人先賦。愚妹妹方可出醜。公主道。說那裡話來。還是姐姐先作。芸香謙讓不過。只得先賦一首。

九十韶華面面通。　南園綠綠復紅紅。

定知行處心如醉。　烏雀爭啼一徑通。

荷花亦賦一首。

春來爭得幾時閒。　花事引人到此間。

去去不知芳徑在。　多情好鳥又關關。

二人賦畢。公主接來一看。拍案❷叫好。說二位姐姐詩才出衆。小妹甘拜下風矣。芸香道。俚句何勞過獎。請姐姐賜教。以開茅塞。公主也賦一首。

和日羣芳遍錦城。　亂紅連絡不分明。

烏聲斷續來何自。　知是花陰囀處清。

公主寫完。遞於芸香。二人接過看完。一齊稱贊不已。三人作詩已畢。公主遂叫人擺上酒宴。在亭中與二位小飲。敍起年庚。芸香說。我五十四歲了。荷花說。我今年四十八了。公主道。小妹今年二十一歲。容顏已覺

漸改。荷花姐姐。萬不像四十八歲。還像二十七八歲的。惟有芸香姐姐。今年已五十四歲。自小妹看來。不過像十六七歲的閨女。姐姐必有個却老還少的方兒。與小妹說說。可乎。這芸香只因有了酒力。又見公主與他投契。因含羞答道。姐姐有所不知。當初小妹爲閨女時。夢見一個仙人。自稱浪遊神。與我交媾。教我以素女採戰之法。交接之時。採取陽精。暗助陰氣。故能容顏不衰。反老還少。公主道。如此說來。男人一定吃虧了。巫大夫怎麼却還如此健壯。芸香笑道。他也有個方兒。故能如此。說到此處。就不說了。公主被芸香一席話說的心癢。遂叱退左右。問道。巫大夫有何方兒。快與我說。芸香道。他昔時遇一道人。教他彭祖修煉久戰。一夜能御十女。其精不洩。公主復問道。令妹❸來此何爲。芸香道。他原是我從幼使女。因在他家。被楚王將我拿去。他就跑到一名(個)大戶人家。後有人與他做媒。嫁了羅家。羅家被強盜打劫。殺個

精光。他又投了我來。昨日方到。就被我那不長進的勾。說了個勾。住下。又不說了。公主道。勾甚麼。此地無人。只管說說。咱聽何妨。芸香笑道。就被他勾上了。因此我二人就不論主奴。結爲姊妹。公主聽他說到此處。越發難過。牝內滴滴水溜。又問道。姐姐你三人今(合)夜。你事情說說我聽。芸香不肯說出。荷花從旁揷口道。咱三人同是女人。就說不妨。待我告訴於公主聽聽。遂說道。先是他把我推倒在床。叫我姐姐執燈。看其出入之勢。弄了一會。我姐姐情動。他就又把我姐姐推倒床上。叫我執燈。也如前照看。怎樣揉擦。怎樣抽搗。細細說了一遍。說的個公主下面直流。遂向芸香說道。不想巫大夫有如此本領。眞是姐姐們修的。芸香道。欒大夫本事如何。公主(道。)差多了。交接之時。只好兩個時辰。也就洩了。於是向芸香耳邊低聲說道。聽姐姐之事。我心神俱亂。何時將小妹提拔提拔。他與小妹。會合一次才好。姐姐幸勿見阻。芸香道。

那有忌妒之時。等到改日。我下帖請你。就說還要住幾日。姐姐可說與丈夫知道有理。就是多費姐姐請勞神的。說速速。廚上早已將菜熟。山珍海味。錯擺的滿桌都是。公主陪着二人用飯已畢。出了亭子。往花園觀花。且說欒書淸晨起來。就上朝去了。知道今日請芸香。下朝時遇着申公巫。就一把扯到他家去吃午飯。欒大夫吃的醉醺醺的。方才回家。正走到金魚池邊。見公主陪着二位女眷。在那裡賞花。就知是申公的夫人芸香。那一個却不認的是誰。仔細端詳。那芸香眞是花容月貌。西子楊妃。那一個不若芸香。也自嬌媚動人。欒大夫看了一會。竟坐在荷花池邊。猷猷的看起來了。誰知他三人賞花已畢。竟到池中來看金魚。那欒書未及躲藏。早被芸香看見。遂叱道。你是何人。在此探望。未知欒書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說」下原衍一「見」字，據六卷本刪。

❷「案」字原無，據六卷本加。

❸「令」原作「今」，據六卷本改。「妹」字原無，據文義加。

第十五回　設巧計引魚香餌　欒嬌娥易內爲歡

話說欒書在荷花池邊。被芸香看見。吃了一驚。尚未回言。公主遂接口道。這就是你妹夫。芸香道。原來是欒大人。適才不知。得罪大人。望乞息怒。欒書遂立起身來。問公主道。這就是巫家嫂子嗎。公主道。然也。遂又問道。這位是誰。公主道。是巫家二嫂子。欒書道。未聞巫大夫喜納寵。此位是何日娶的。芸香笑道。是昨日娶的。欒書道。若知巫大人昨日納寵。早去擾喜酒了。四人遂同到亭子內坐。談了一會。芸香就要辭別回家。公主再三款留。芸香道。家中無人。只得早回。遂拜別公主。又拜別欒書。〔欒書〕連忙還禮。目下轉睛。兩個眼直看芸香。芸香的秋波也覺留情。衆位你道爲何。原來巫臣年老。欒書才二十三四。生的眉清目秀。一表非俗。如何能不動情。不但芸香動情。就是荷花。也是不消說的。他三

人你我相顧。彼此有意。這光景早被公主看破。他却也不明言。二人出外上轎。公主隨後送出。這欒書躲在公主身後偷觀。二人早已看見。彼此又遞個眉眼。然後上轎而去。欒大夫見他二人去了。悵悵如有所失。走了多時。他還站在那裡。往外眺望。公主笑道。美人走遠了。欒書尚未聽見。公主又大聲說道。美人走遠了。欒書才回顧頭來。若夢初醒。公主道。我們同進內宅去罷。欒書方才<呆>獃獃的進去。後有詩爲證。

酒不醉人人着醉。　色不迷人人自迷。

試看欒書遙望日。　世間那個不如伊。

且說欒大夫回到內宅。方才醒轉過來。與夫人說道。剛才我迷糊了。怎麽芸香這般俊俏。眞是人間未有之色。怪不得申公爲他費許多心機。方能到手。我欒書若有福力。與他睡上兩三夜。就死也甘心。公主笑了一笑。伏耳說道。我有一計。使他與你會合。欒書道。夫人有何妙計。公主

又伏耳說道。如此如此即可。只是❶一件。欒書道。那一件。公主道。必須我先在他家住幾日。他方不疑。欒書貪着芸香的美色。遂不顧好歹。說道。也罷。認個綠帽子戴了罷了。夫人也笑個不了。說着說着。夜已起更。夫婦二人遂入房安歇。這欒書脫衣睡下。想起芸香之美。不覺慾火上升。玉莖堅勁如鐵。遂令夫人仰臥。將玉莖插入。抽了一二百回。才覺爽快。用手摸着夫人的陰物。說道。怎麼一個好牝兒。爲什麼叫人家弄。我又捨不得了。夫人恐怕不叫他上巫臣家去。遂接口道。你說我的牝兒好。你不知芸香的牝兒。比我強多了。渠年過五十。不亞處女。欒書道。他有何方法老而還少。公主道。他做閨女時。夢見神人與他交媾。教給他採戰之法。與人交媾。吸陽補陰。曲盡其妙。故能光面。容顏不衰。他那牝兒。就是生子之後。不過三日。仍是這般緊湊。說的欒書好似斷線的風箏。東狂西顛。提起麈柄。〔恣〕意抽頂。歸（婦）人緊緊的迎湊。淫水涓

涓流出。扯的一片聲水響。連床都晃的響了。不多一時。欒書渾身酸麻。就把點子白東西洩出來了。按下欒家不題。且說芸香二人回到家中。見了巫臣。極稱欒夫人之美。巫臣道。這樣好事。你們細細說與我聽。芸香道。我唱個歌兒你聽。便知他的人才。歌道。

他白白的手兒。彎生生的眉兒。紅馥馥的唇兒。黑眞眞的髮兒。小點點❷的脚兒。鼓彭彭的乳兒。滑溜溜的肚兒。更有那緊緊湊湊。正正軟弄弄的一件好東西兒。

巫臣問道。那一件好東西是甚麼。荷花道。不用說。一定是那雙峯溪了。巫臣大笑道。眞個好美人也。芸香道。接來與你睡睡。如何。巫臣道。那娘子豈肯依從。芸香道。他有此心久矣。巫臣道。既如此。接來我睡。芸香道。賊殺的。你好心急。等着茉莉花開了。我接他來看花。就便留他住幾日。那時可成事。巫臣點首道。夫人之言有理。說罷。三人脫衣共寢。一夜恩

情。如魚水❸歡。不必細說。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多幾日。那茉莉花早已盡開。花蕊芬芳。色香超絕。眞個一院好花。有詩爲證。

冰姿蕩漾散香芳。秀態珊珊逗珍粧。
玉色分明無汚染。而今直欲作冰郎。

且說巫臣見茉莉花開。遂催夫人去接公主。芸香即具帖。着書童去請。書童連忙持帖至欒府。欒書正在家中。見書童持帖來請。即拿來與公主看。公主久知就裡端底。就把書童叫至宅內。問道。是誰叫你來的。書童道。小人奉太太之命。請公主玩花。還要請公主住幾日。公主笑着向欒書道。叫我去否。欒書道。你去要勾了人來。不要叫人勾了你的。公主道。那裡這便易到你手。公主即命外廂伺候。坐了小轎。不多時。來至申公門首。且說欒書見公主去後。細想道。此去一定捨了本錢。不如把申公請來。明說與他換過夫人。快樂幾日。豈不甚好。主意已定。即命家將

去請申公。家將聞命。即往申公衙門去請。且說巫臣見公主到來。欲在窗中偷看。忽見李福跑來說道。欒府着人來請。有要事相商。望老爺即同他去。恐怕遲誤。巫臣只得穿了衣服。叫書童備馬。一同到了欒府。欒書接着。讓至後堂坐下。叫人獻茶。巫臣即問道。有何見教。欒書道。今日無事。特請兄來小飲。別無他事。遂令人在亭子上排酒。就讓巫臣在亭子上坐了。飲酒中間。二人提起風月事情。欒書即將易內之事。慢慢說起。巫臣本是個浪蕩性情。一聞此事。遂呵呵大笑道。有趣有趣。小弟回去。即把拙荊送來。咱二人要使盡本領。不要告怯。欒書道。小弟是不怯的。只怕兄有幾歲年紀。還要告怯是實。巫臣道。不怯。又痛飲了一回。方才辭別而去。未知如何換法。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只是」原作「使見」，據文義改。

❷下「點」字原無，據六卷本加。

❸「水」字原無，據六卷本加。

且說巫臣回到家中。即與芸香說知。芸香也是顧(故)意的不肯。荷花一力贊成。方才叫李福抬轎。書童跟着。往欒府而來。到了欒府。即叫李福回去。自己往內宅去了。李福書童二人俱生疑惑。李福問書童道。不是公主往咱家去了麼。書童道。眞個去了。李福道。怎麼咱家太太却往他家來。書童道。這事甚是悶人。回家問問李大嫂。或者知道。李福道是。但我問他(不)便。不言他二人疑惑。且說芸香來至欒府。已到掌燈時候。欒大夫接着。引到繡樓上。叫衆人俱各散去。獨自與芸香飲酒。飲到高興之時。見芸香醉容紅鮮。嬌媚無比。遂把芸香摟將過來。親了一個嘴道。我嬌嬌妹子。可叫你想殺我了。芸香道。自花亭一見郎君。奴也是如此想法。但不知今日之計。出自何人。欒書道。賤內先與下官說。

你要會芸香。除非你假作出門遠去。却只在家中藏匿。我請他來伴。那時申公不疑。方可到手。誰知拙荆往巫臣去後。我請申公。與他面說易內之事。他竟應允〔焉〕用委曲之計乎。說罷。二人脫衣上床。欒書知芸香有些法術。大展旗鼓。立意要戰敗了他。誰知道此將利害。拿兩把明晃晃鋼刀。左右衝擋。大殺一陣。殺的他腰軟骨痲。不覺洋洋而洩。芸香道。怎的如此不奈長。欒書無奈。只得告敗而退。按下芸香不表。且說巫臣與公主那邊大戰。那巫臣原是個長勝將軍。公主那裡敵得過。弄到二更天時候。就怯陣告退。荷花又迎往接戰。巫臣使盡了本領。一連抽了四五〔百〕抽。又把荷花戰敗。那公主看的心癢。復又上馬迎戰。這巫臣看見公主渾身白如玉。軟如綿。那牝兒生的緊暖。不捨這口美味。復又策馬趕上。一❶鎗直刺花房。頂在花心以上。向公主說道。我的親親。今日弄得你快活否。公主道。可快活死我了。我的親親的哥哥。快

拔出來罷。巫臣那裡肯聽。提起金鎗。一連又一二百鎗。直弄得公主手足癱軟。粉面不住的搖擺。又苦苦央告。巫臣方把玉莖拔出。又與荷花弄搗。如此欒氏夫婦。三戰三北。申公夫婦。一月報捷。方才各回本家而去。且說他兩家情景。弄得上下人等俱各知道。一日。欒書在花園閒遊。見一個小廝與侍女私語。只道他議論主人的事情。遂動怒把小廝重打。小廝懷恨。即跑至趙孟家。將他主人與巫臣之事。細細的說了一遍。趙孟大怒。即刻寫了本章奏上。晉君閱過本章。不覺拍案大叫道。氣死我也。當命趙孟點起御林軍。前去將申公巫臣宅第團團圍住。盡與我拿來。待朕親問。諸將去拿欒書。不提。且說那芸香。夜作一夢。見一青面紅髮的神人。手執大刀。罵道。你這個賤人。淫慾無度。害死多少好人。說罷。提刀便砍。忽然走出一個偉丈夫。知是幼年與他交媾的浪遊神。一手攬住。道。他雖有罪。奈小神與他交道一次。望聖上看小神分上。將他

恕過。日後小神還該與他有緣。那一青面神道。既然如此。我便不管了。遊神又向芸香說。明日午時。你有大禍。待事急時。我來救你便了。但此事不可洩漏。又云。明日絕早。你把公主接到你家。連荷花不可遠離。明午。將你三人救去了。說罷。將夫人推了一把。芸香猛的醒來。唬了一身冷汗。連夢三次。俱是如是。芸香暗想道。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到了次日。果然將公主接來。同在一處。按下不提。却說晉君親自領兵。圍了駙馬府。欒書被拿。又各處尋找公主。竟是再尋不着。遂問欒書。公主何往。欒書道。公主往申公衙門去了。晉君聞言。即領兵往申家而來。走至半途。方見趙孟兵來。晉君即與他合兵一處。不多一時。來至申公衙門。晉君傳令。把宅第圍了。衆軍得令。吵的一聲。把巫臣宅圍了個鐵桶相似。晉君問道。誰與我拿出巫臣那個淫賊來。旁邊過來一員將官。躬身施禮道。小將願往。晉君一看。乃是中軍副元帥之子。名叫荀罃。晉君道。

你到院內。把那一夥男女。俱要拿獲。不得走脫一人。荀罃答應一聲。得令。即帶領二十名兵將。走進巫府。只見巫臣在廳上。睡尚未覺。李福書童旁邊伺候。荀罃命衆軍上前。將他三人綑縛。巫臣正在夢中。覺得綑縛得緊。醒來一看。見渾身已上繩索。又見荀罃在旁。指畫軍士收羅。忙問道。小將軍爲何拿我。荀罃道。你與公主私通事犯。主公親來拿你。你的妻子並公主在於何處。快快說來。巫臣害怕。遂低頭不語。書童素日惡荀花不與他私通。遂用手指道。在花園牡丹亭內。荀罃即命軍士。將他三人解至軍前。自己向花園牡丹亭內。忽然一陣妖風。自東南來。飛沙走石。黑霧四塞。對面看不見人。荀罃只得立住了腳。聽得空中笑語之聲。一人說道。荀罃不要拿他們了。我已救他走也。荀罃睜目一看。只見黑霧中。一男三女。冉冉往西北而去。❷荀罃急跑到牡丹亭內。毫無踪跡。只得回來復命。至說晉君在外面圍着。忽然一陣狂風。將軍士刮

得七顚八倒。空中之言。俱各聞見。荀罃回來奏道。公主等三人。俱被妖風收脫。晉君也信以爲然。却把〈一〉欒書巫臣帶至朝中嚴審。二人受刑不過。只得從實說了。晉君命牽到市曹。將二人處斬。李福打杖四十。令他歸家。書童爲他指亭之功。將他放了。後來。芸香等三人。也杳❸無踪跡。閒窗披史。有此一段奇聞。故編以傳云。

校記

❶「一」字原無，據六卷本加。

❷下文至「將他放了」凡一三四字原無，據六卷本加。

❸「杳」原作「査」，據六卷本加。

AUTORISATION DE PUBLICATION

Je soussigné, Michel CARTIER, responsable de l'URA 1067 ("Etudes historiques et littéraires chinoises") du CNRS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FRANCE-, déclare autoriser, Taiwan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Books Co., LTD, à publier la collection de romans érotiques des Ming et des Qing (cinquante titres), dont le travail de compilation et le travail d'édition ont été réalisés par M. CHAN Hing-ho, chercheur au CNRS, et membre de l'URA.

S'agissant des conditions d'édition, elles seront définies par contrat.

Michel CARTIER Res
A Paris, le 19 Seprembre 1994

授權書

本人以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l'URA1067--C.N.R.S.)負責人名義，授權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由本研究組成員，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研究員陳慶浩先生所主持編纂之《明清豔情小說叢書》(計五十種)。出版問題，依合約規定辦理。

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
(l'URA 1067-C.N.R.S.)
負責人
賈永吉
1994年9月19日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巫山艷史；株林野史／（清）不題撰人.--初版.--臺北市：臺灣大英百科，1995［民84］
面；　公分.--(思無邪滙寶；20)
ISBN 957-8592-33-7(精裝)

857.44　　84004899

思無邪滙寶〔貳拾〕

巫山艷史・株林野史

發 行 人／葉松田
主　　編／陳慶浩・王秋桂
執行編輯／陳益源
編　　輯／吳秀梅・羅文翠
美　　編／許瓊禧
校　　對／薛淑敏・陳櫻瓊・林帥月
封面製作／里安工作室
編輯製作／成易圖書公司
出版發行／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復興北路 2 號A棟 14 F
電　　話／(02) 7730868
傳　　眞／(02) 7764299
排　　版／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錦龍印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裝　　訂／偉仁裝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羅明通律師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3101 號
初　　版／1995 年 5 月

全套定價：41200 元
ISBN957-8592-12-4(一套；精裝)
ISBN957-8592-33-7(單册；精裝)

思無邪滙寶。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
中國文史研究組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